

古今詩話





國家圖書館藏 古籍題跋叢刊

國家圖書館 / 編

GUO JIA TU SHU GUAN CANG
GU JI TI BA CONG KAN

第3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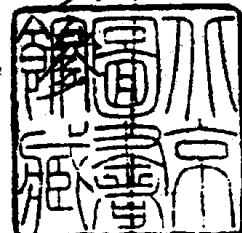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

第3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讀書引卷之三

新建曹孚先集少



金谿王謨仁圃輯

男詒安泰常校

論語序

魏何晏撰

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
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
賢及子元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
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

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詁漢末大司農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

爲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至於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冲。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附錄朱子論語要義序略曰。魯論語二十篇。古論語二十一。一篇齊論語二十二篇。魏何晏等集漢魏諸儒之說。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本朝至

道咸平間又命翰林學士邢昺等取皇甫偁疏約而修之以爲正義其於章句訓詁名器事物之際詳矣熙寧中神祖垂意經術始置學官以幸學者而時相父子逞其私智盡廢先儒之說妄意穿鑿以利誘天下之人而塗其耳目一時文章豪傑之士蓋有知其是非而傲然不爲之下者顧其所以爲說又未能卓然不叛於道學者趨之是猶舍夷貉而適戎蠻也當此之時河南二程先生獨得孟子以來不傳之學於遺經其以教人者亦必以是

爲然其所以言之者則異乎人之言之矣。熹年
十三四時受其說於先君。未通大義而先君棄諸
孤。中間歷訪師友以爲未足。於是編求古今諸儒
之說。合而編之。誦習旣久。益以迷眩。晚親有道竊
有所聞。然後知其穿鑿支離者固無足取。至於其
餘。或引據精密。或解析通明。非無一辭一句之可
觀。顧其於聖人之微意。則非程氏之傳矣。隆興改
元。屏居無事。與同志一二人從事於此。慨然發憤。
盡刪餘說。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補緝訂正。以

爲一書。目之曰論語要義。蓋以爲學者之讀是書。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若其要義。則於此其庶幾。

孟子題辭

漢趙岐撰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旣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

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杜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濶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

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耻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荅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

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疇。曾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鎔鑄。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家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過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

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宏深
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
也。孟子旣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
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
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
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
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
之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殫切。而意以獨至。其言
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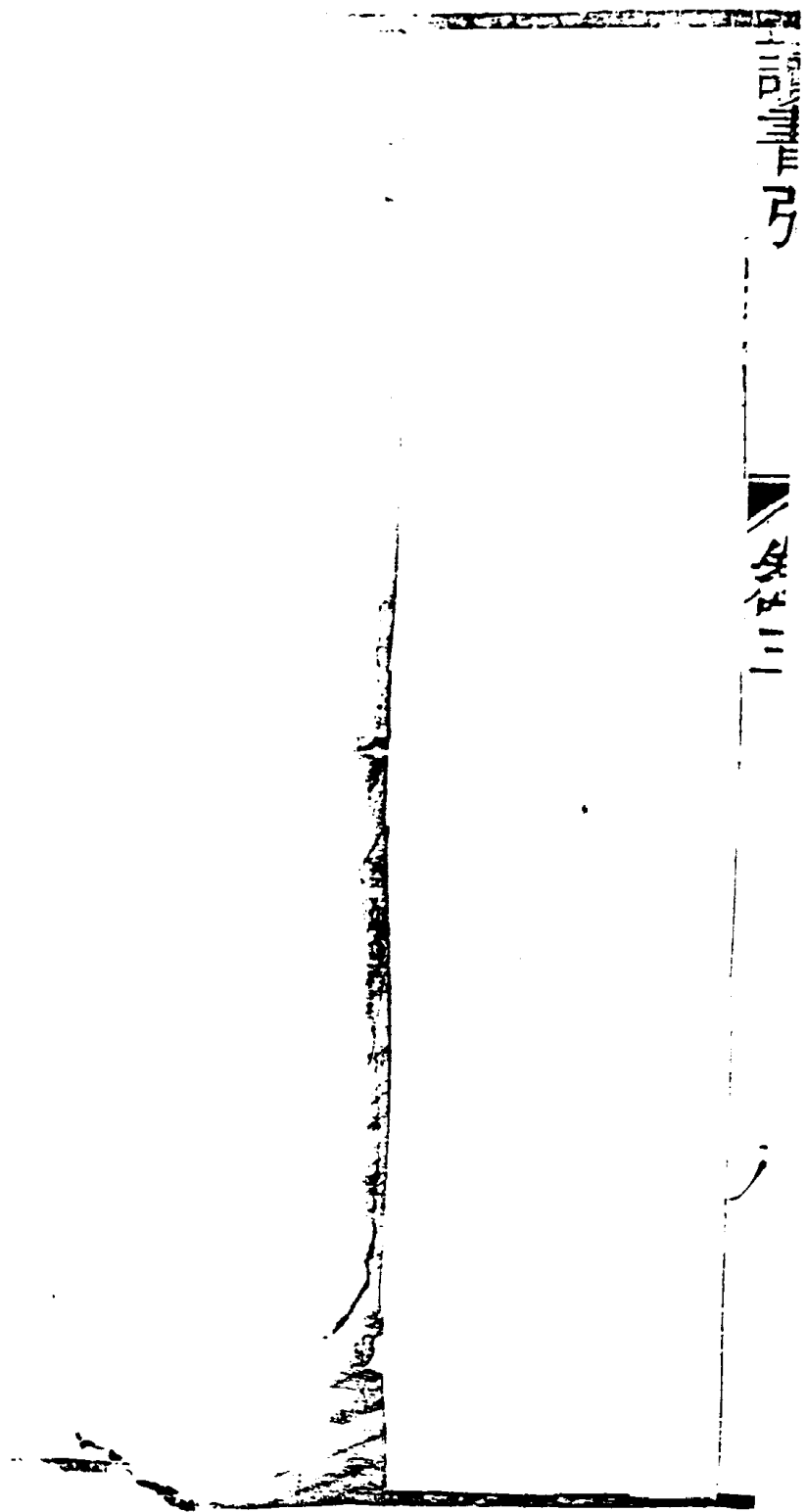
言言下
卷三
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於天。邁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瘁。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

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闕
遠微妙。縕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已所聞
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爲上下
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
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
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文獻通考曰。趙岐註孟子十四卷。晁氏曰。岐字臺
卿。後漢人。爲章指析。爲十四篇。韓愈以此書爲第
子所會集。與岐之言不同。今考其書。載孟子所見

諸侯皆稱諡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
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諡軻無恙時所見
諸侯不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
十七年軻始見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
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爲之明矣則岐之言非也荀
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弟子問之曰我先攻
其邪心楊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
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散軻也多矣
岐謂秦焚書得不泯絕亦非也或曰豈見於外書

邪若爾則岐又不當謂其不能洪深也。



孟子正義序

宋孫奭撰

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並作。儀衍肆其詭辯。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涖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

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註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爲之音。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惟是音釋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則稱識指歸。僞謬時有。若非再加刊正。詎可通行。臣龔前奉勅與同判國子監王旭。國子監直講馬龜符。國子學說書吳易直。馮元等。作音義二卷。已經進呈。今輒罄淺聞。隨趙氏所說。仰效先儒釋經。爲之正義。凡理有所滯。事有所遺。質諸經訓。與之增明。雖仰測至

言莫窮於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於發揮謹上

文獻通考曰孟子正義十六卷孫奭撰古今註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善經奭撰正義以趙註爲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執中爲子等無執中之類太中祥符中書成上於朝因學紀聞正義序云孫奭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皆無之朱文公謂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書不似疏

卷三

三

一

大學章句序

宋朱子撰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

於庶人之子。第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藝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

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
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
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時則有若
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
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第
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
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
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
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

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克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

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旨。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採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附錄朱子小學書題曰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以爲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
幼穉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
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
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
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頗蒐輯以
爲此書授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
萬一云爾又許魯齋小學義略曰自始皇焚書已
後聖人經籍不全無由考較古人爲學之次第班
孟堅漢史雖說小學大學規模大略然亦不見其

閒節目之詳也。千有餘年。學者各以己意爲學。高者人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雖苦心極力。博識多聞。要之不肯於古人者鮮矣。近世新安朱文公以孔門聖賢爲教。爲學之遺意。參以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輯爲小學之書。其綱目有三。立教明倫。敬身。次稽古。所以載三代聖賢已行之迹。以實前篇。立教明倫。敬身之言。其外篇嘉言善行。載漢以來賢者所言之嘉言。所行之善行。其綱目亦不過立教明倫。敬身也。衍內篇之言。以合外篇。則知外篇

者小學之枝流約外篇之言以合內篇則知內篇者小學之本源合內外而兩觀之則小學之規模節目無所不備矣

中庸章句序

宋朱子撰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

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

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

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

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尙幸此書之不泯。故程
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子載不傳之緒。得
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
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
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
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
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
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早歲卽嘗受讀。而竊疑
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得其要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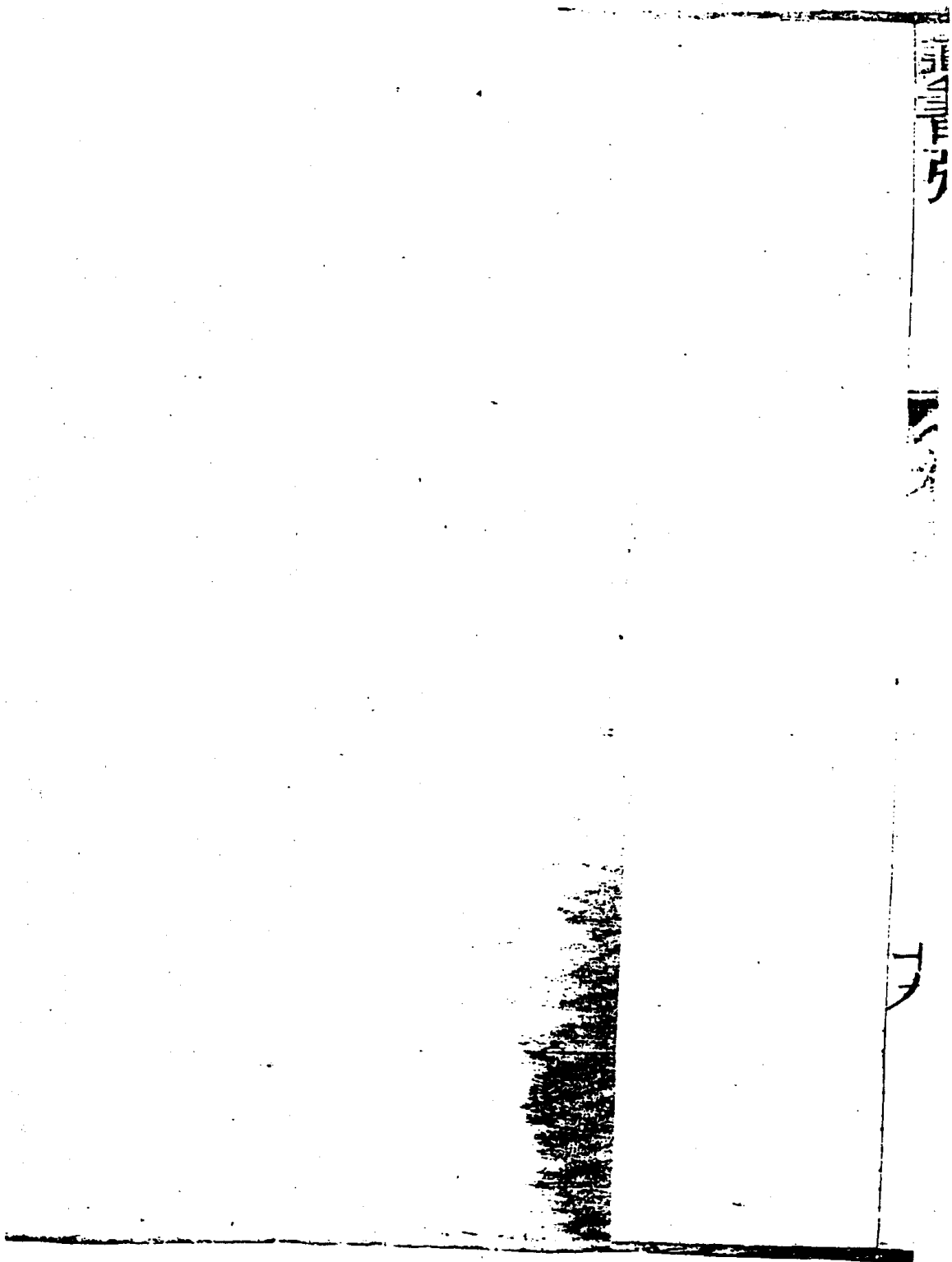
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家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盡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

附錄朱子中庸集解序略曰。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

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旣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爲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擎誦。然旣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

程夫子又得其遺者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二夫子於此。旣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唯呂氏游武楊氏侯氏爲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爲編。或頗雜出他說。

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
而會其同也。熹之友會稽石君翥子垂乃始集而
次之。合爲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
錄如右。而屬熹序之。



孔子家語序

漢孔安國撰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
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旣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
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
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
論辯疏判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
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叙述首尾
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旣沒而
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

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爲枝葉。唯孟軻荀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歛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於時京師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

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秘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沒於是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爲四十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附錄晉博士孔衍上家語表曰臣祖故臨淮太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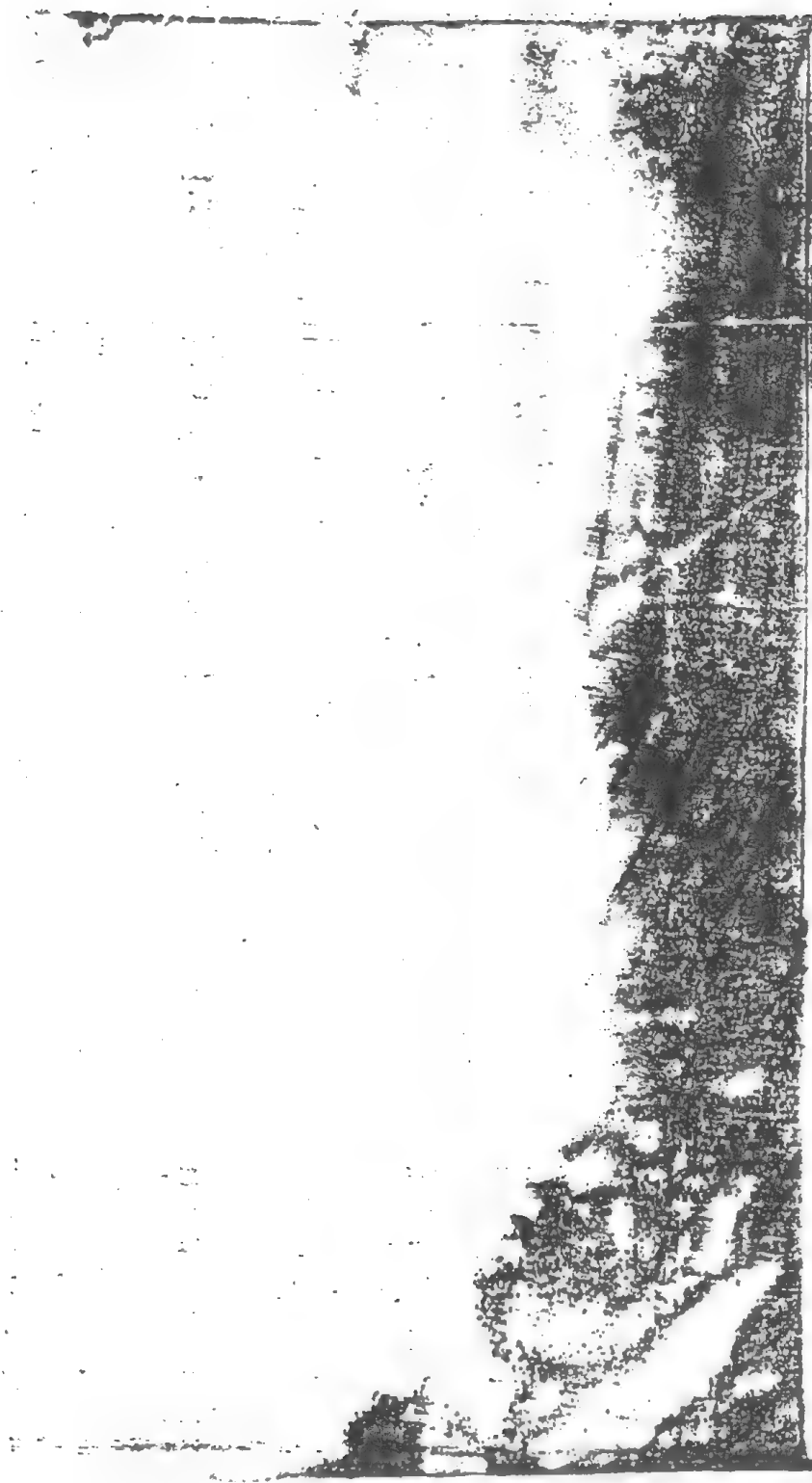
安國建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尙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爲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旣畢。詎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相傳者。不可同日而論也。光祿大夫向以其爲時所未施之故。尙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記。况孔子家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皆近世小

儒以曲禮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
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証今見其已
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爲滅其原而存
其末也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爲宜如此爲例。皆記
錄別見故昧冒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卽論定而
遇帝崩衍又病亡遂不果立。

讀書

卷三

三



孔子家語註序

魏王肅撰

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於學。而學鄭氏學。突然尋文責實。攷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不謂其苟駁前師。以見異於前人。乃慨然而嘆曰。余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克焉。豈得不開而闢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經禮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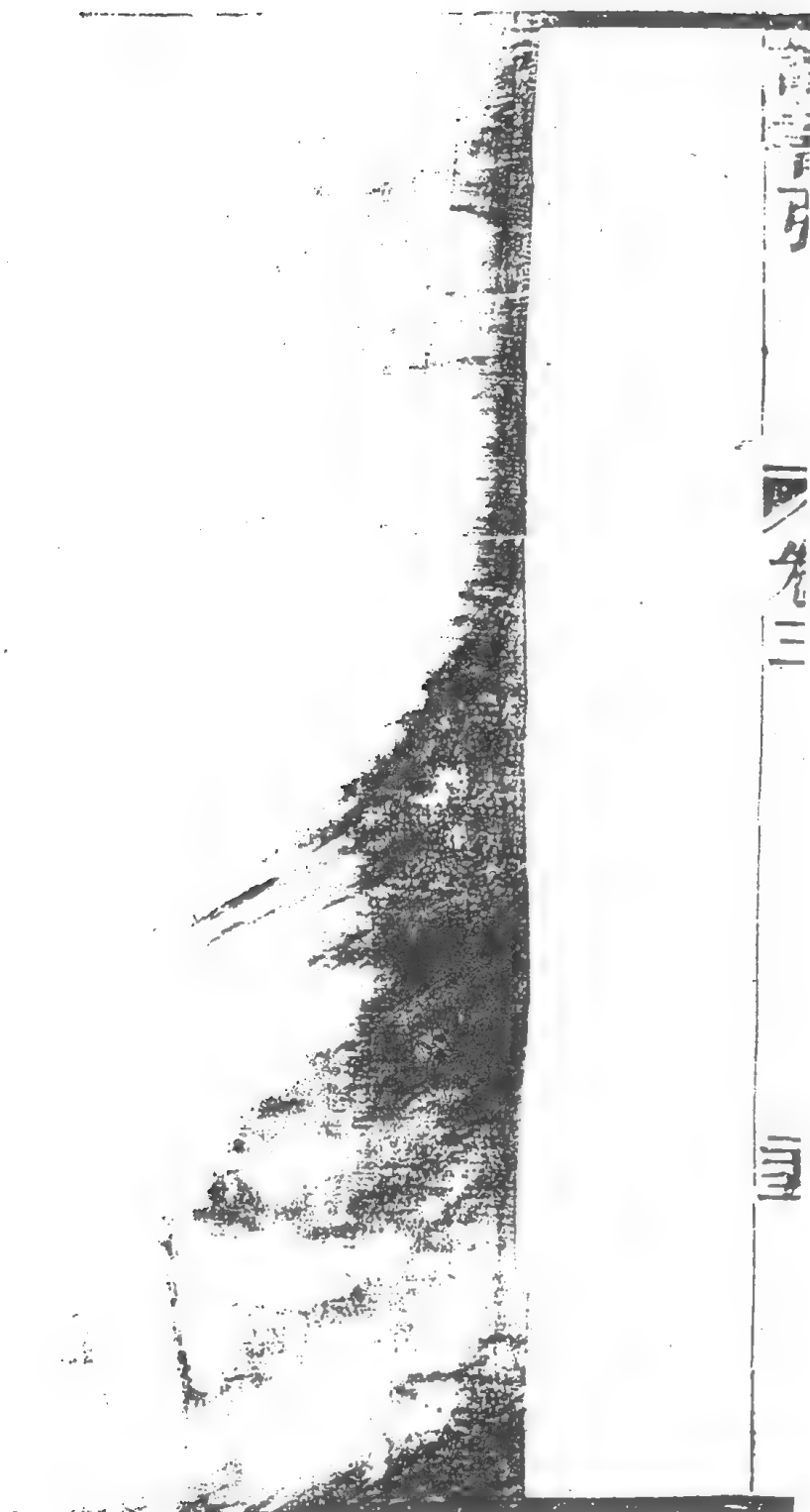
家方取已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昔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言天喪斯文。故令已傳斯文於天也。今或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令從予學。而予從猛得斯論。以明相與孔氏之無違也。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絕。故特爲解。以貽好事之君子。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子張衛人也。宗魯死。將往弔。孔子止焉。春。

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堯五載一巡狩五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以五也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孔子說論五帝各道其異事於舜云巡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寧可言周臨民十二乎孔子曰堯以火德王天下而尚黃黃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

附錄李燦孔叢子序曰孔叢子世傳漢孔鮒撰鮒字子魚一名用魏相子順之子也秦并六國召鮒

爲魯國文通君。拜少傅。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斯議
令燔書。鮒懼遺典之滅亡也。方來之無徵也。違令
之禍烈也。乃與其弟子襄歸藏書壁中。隱居嵩山
之陽。無何。陳涉起爲楚王。聘鮒爲博士。鮒以目疾
辭。退而著是書。乃蒐輯仲尼而下。子思及子上。帛
子高。宓子順。慎之言行。列爲六卷。至漢孝武朝太
常孔臧。又以所著賦與書合爲一卷附焉。曰孔叢
子云。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嗚呼。是書也。果鮒之
手筆否耶。按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

雜家有孔甲盤孟二十六篇宋晁氏謂孔叢子疑
卽漢志所謂孔甲盤孟者也然考顏監註云甲黃
帝史或曰夏帝孔甲疑皆非又史稱田蚡學盤孟
書註亦云黃帝史謂鮒著盤孟豈徵信哉朱子云
其文軟弱不類西京多似東漢人語愚謂或子豐
季彥輩集先世遺文而成之故其書東京始行謂
爲盤孟書則不可知其自孔子則無疑也



孝經序

唐明皇撰

朕聞上古其風樸。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並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元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形於四海。嗟乎。天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

垂。况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遞屬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爲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觀彛經舊註。踳駁尤甚。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磻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僞。且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覘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在茲。六言何必求人。

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註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文獻通考曰。孝經遭秦焚書。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尙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

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闕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爲二十二章孔安國爲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並爲之註又有鄭康成註唐天寶中元宗自註元行冲造疏授學官宋咸平中祭酒邢昺取行冲疏刪定正義行焉

附錄馬融忠經序曰忠經者蓋出於孝經也仲尼說孝者所以事君之義則知孝者俟忠而成之以答君親之慝明臣子之分忠不可廢於國孝不

可弛於家孝則有經忠則有關故述仲尼之說作
忠經焉。今皇上含庖軒之姿韞勛華之德。弼賢俾
能無遠不舉忠之與孝天下攸同。臣融巖野之臣
性則愚樸沐浴德澤其可默乎。作爲此經庶少俾
補。雖則辭理薄陋不足以稱忠之所存存於勸善
勸善之大何以加於忠孝者哉。夫定高卑以章
引詩書以明綱。吾師於古曷敢徒然其或異同者
變易之宜也。或對之以象其意或遷之以就其類
或損之以簡其文或益之以備其事。以忠應孝亦

言言
三
著爲十有八章。所以洪其至公。勉其至誠。信本爲
政之大體。陳事君之要道。始於立德。終於成功。此
忠經之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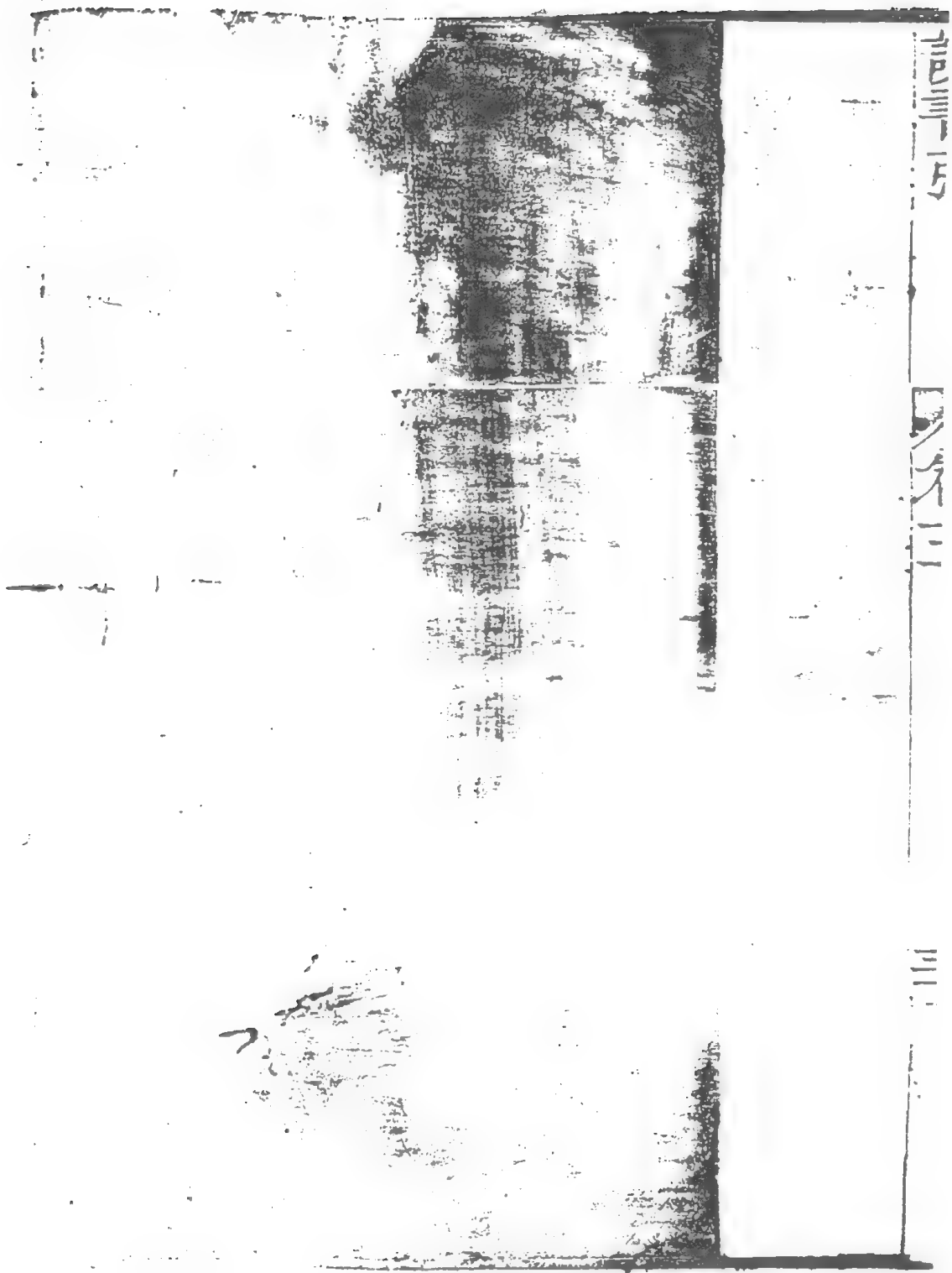
爾雅註序

晉郭璞撰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叙詩人之興詠總絕代之離詞辯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摘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旣辯其業亦顯英儒瞻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爲之義訓璞不揆樛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備並多紛謬有所漏略是以復綴

集異聞。會稗舊說。考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
孫博關羣言。剗其瑕礫。舉其蕭稷。事有隱滯。援據徵
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爲音圖。用祛未寤。輒復擁
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爲亦有涉乎此也。
文獻通考曰。爾雅三卷。晉宏農太守河東郭璞景
純注。按漢志。爾雅二十篇。今書惟十九篇。志初不
著撰人名氏。璞序亦但稱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而
已。至陸氏釋文。始謂釋詁爲周公所作。其說蓋本
於魏張揖所上廣雅表。言周公制禮以道天下。著

爾雅一篇以釋其義今俗所傳二篇或言仲尼所
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
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舊有
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學今惟郭氏行於世又小
雅一卷孔鮒撰蓋卽孔叢子第十一篇也曰廣詁
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鳥廣獸凡
十章又度量衡爲十三章又博雅十卷隋曹憲撰
魏張揖嘗採蒼雅遺文爲書名曰廣雅憲因揖說
附以音解避煬帝諱更爲博雅云



爾雅疏序

宋邢昺撰

夫爾雅者先儒授教之術後進索隱之方誠傳註之
濫觴爲經籍之樞要者也夫混元闢而三才肇位聖
人作而六藝斯興本乎發德於衷將以緝民於善洎
夫醇醖既異步驟不同一物多名繫方俗之語片言
殊訓滯今古之情將使後生苦爲鑽仰豈是聖賢間
出詰訓遞陳周公倡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蟲魚草
木爰自爾以昭彰禮樂詩書盡由斯而紛郁然又時
經戰國運歷挾書傳授之徒審微發揮之道斯寡諸

篇所釋世罕得聞。惟漢終軍獨深其道。豹鼠旣辨。斯
文遂隆。其後相傳。乃可詳悉。其爲註者。則有犍爲文
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東晉
郭景純用心幾二十年。註解方畢。甚得六經之旨。頗
詳百物之形。學者祖焉。最爲稱首。其爲義疏者。則俗
間有孫炎。高瓊。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今旣奉勅校
定。考索其事。必以經籍爲宗。理義所詮。則以景純爲
主。雖復研精覃思。尙慮學淺意疏。謹與尙書駕部員
外郎直秘閣臣杜鎬。尙書都官員外郎秘閣校理臣

舒雅太常博士直集賢院臣李維諸王府侍講太常
博士兼國子監直講臣孫奭殿中丞臣李慕清大理
寺丞國子監直講臣王煥大理評事國子監直講臣
崔惺佺前知洺州永年縣事臣劉士元等共相討論
爲之疏釋雖上遵唐旨共竭於顓蒙而下示將來尙
慙於疏略謹序

附錄陳止齋爾雅疏跋曰古者重小學爾雅所爲
作也漢興除秦之禁嘗置博士列於學官至今漢
儒書行於世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楊氏方言之

類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不
課於舉子。由是浸廢。韓退之以古文名世。尚以注
蟲魚爲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國初諸儒。獨追古
法。郭氏注爲之疏。爾雅稍稍出。比於熙豐三經行
學者。非字說不學。自先儒注疏皆罷。繼而爾雅益
廢。余憶爲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問題者。余用能
辨鼠豹。不識蜚蜚爲對。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
驚嘆以爲博也。

說文自序

漢許慎撰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禹、湯，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史、墨、獸蹄、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父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表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而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

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書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

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已。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畝。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

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艸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尙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時召通蒼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愛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

侍郎楊雄采以作訓纂篇。凡蒼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卽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

言言
卷三
三
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
許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故
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
世。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蒼頡時書云。
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
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
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
籀。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
字例之條。怪舊執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爲祕妙。究洞

聖人之微情。又見蒼頡篇中。幼子承詔。因號古帝之
所作也。其辭有神仙之術焉。其迷誤不論。豈不悖哉。
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也夫。蓋非其不知而不
問。人用已私。是非無正。巧說褻辭。使天下學者疑。蓋
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
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
也。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
證。稽撰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情。分

別部居不相雜用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
明以諭其傳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
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於其所不知盡闕如也

附錄李巽岩說文繫傳序略曰漢和帝永元十二
年太尉祭酒許叔重字子真始爲說文解字十四篇凡

五百四十部其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後二十一年
當安帝建光元年叔重子冲乃且以獻晉東萊愷
令呂忱繼作字林五卷以補叔重所闕遺者於叔
重部敘初無移徙忱書甚簡顧爲它說掇亂且傳

寫訛脫學者鮮通。今往往附見說文。蓋莫知自誰氏始。陳左將軍顧野王更因說文造玉篇三十卷。梁武帝大同末獻之。其部敘既有所升降損益。其文又增多於叔重。唐上元末處士孫強復修野王玉篇。愈增多其文。今行於俗間者。強所修也。叔重專爲篆學。而野王雜於隸書。用世既久。故篆學愈微。野王雖曰推本叔重。而追逐世好。非復叔重之舊。自強以下。固無譏焉。大歷間李陽冰獨以篆學得名。時稱陽冰更刊定說文。仍祖叔重。然陽冰

意詆訶許氏學者恨之南唐二徐兄弟實相與反
正由舊故錯所著書四十篇總名繫傳蓋尊許氏
若經也惜其書未布而錯亡本朝雍熙三年錯兄
鉉初承詔與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詳校說文今
三十卷內繫傳往往錯見豈其家學同源果無異
派歟錯亡時鉉苦許氏偏旁奧密不可意知因
令錯以切韻譜其四聲庶幾檢閱力省功倍又爲
錯篆名曰說文韻譜其書當與繫傳並今韻譜或
刻諸學官而繫傳訖莫光顯余乃因司馬光所上

類篇依五音先後悉取說文次第安排。使若魚貫然開編可了。類篇者司馬光治平末所上也。先是景祐初宋祁鄭戩建言見行廣韻乃陳彭年卬雍等景德末重修繁省失當有誤科試乞別刊定卽詔祁戩與賈昌朝同修而丁度李淑典領之寶元二年書成賜名集韻度等復奏集韻添字極多與彭年雍等前所修玉篇不相參協乞別爲類篇卽以命洙洙尋卒命胡宿代之宿奏委掌禹錫張次立同加棧讐宿遷又命范鎮代之鎮出而光代之

乃上其書。自集韻類篇列於學官。而廣韻玉篇微矣。然小學放絕。講習者寡。獨幸其書具存耳。所謂廣韻。則隨仁壽初。陸法言等所共纂。次而唐儀鳳後。郭知元等又附益之。時號切韻。天寶末。陳州司法孫愐者。以切韻爲謬。復加刊正。別爲唐韻之名。在本朝太平興國及雍熙景德。皆嘗命官討論。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今號集韻。則又寶元改賜也。切韻廣韻。皆不如集韻之最詳。故司馬光因以修類篇。集韻部敘。或與廣韻不同。錯修

韻譜尙因之。今五音先後並改從集韻蓋類篇亦
以集韻爲定故也。

讀書引卷之三 終

讀書引卷之四

新建曹孚先集少參

金谿王謨仁圃輯

男詒寧靜常校

周子通書序

宋朱子撰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或莫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固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所樂。而發其吟風弄

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裡。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旣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旣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卽幸得其遺編。

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深厚。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

文獻通考曰。周子通書一卷。太極圖說一卷。朱子曰。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而先生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

之士得以探討。服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潘清逸誌先生之墓。敘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則此圖當爲先生書首無疑也。然先生旣手以授二程。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

之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指。闇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种放穆修而來。而五峯胡氏作序。又以爲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爾。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

者二公益未嘗見此誌而云云爾

言部

糸部

下

張子正蒙後序

朱范育撰

張夫子之爲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氣。語大至於無間。語小人於無朕。一有窒而不通。則於理爲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疑者通之。衆者二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

言三
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說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盡矣。

文獻通考曰。正蒙書十卷。張載子厚撰。張舜民嘗乞追贈載於朝。云橫渠先生張載著書萬餘言。名曰正蒙。陰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方之前人。其孟軻

楊雄之流乎。此書是也。初無篇次。其後門人蘇昞等區別成十七篇。又西銘集解一卷。初作訂頑砭愚二銘。後更曰東西銘。其西銘卽訂頑也。大抵發理一分殊之旨。

附錄蘇昞後序曰。先生著正蒙書數萬言。一日從容請曰。敢以區別成誦何如。先生曰。吾之作是書也。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克榮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晬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如何爾。於是輒就其編。會歸義例。略效論語孟子篇次。

章句以類相從爲十七篇

程氏遺書後序

宋朱子撰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而其傳寢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旣久。殆無全編。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

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况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

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尙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文獻通考曰。程氏遺書二十五卷。附錄一卷。外書

十三卷朱子集錄二程門人李籲端伯而下諸家
所聞見問答之語附錄行狀哀詞祭文之屬八篇
其年譜朱公所撰述也外書則又二十五篇之所
遺者又朱子答張欽夫書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
通秀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質慤精
深尤耐咀嚼

皇極經世序

宋邵伯溫撰

皇極經世書凡十二卷。其一之二。則總元會運世之數。易所謂天地之數也。三之四。以會經運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帝堯至於五代歷年表。以見天下離合治亂之迹。以天時而驗人事者也。五之六。以運經世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自帝堯至於五代書傳所載興廢治亂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而驗天時者也。自七之十。則以陰陽剛柔之數窮律呂聲音之數。以律呂聲音之數窮動植飛走之數。易所謂萬物之數也。

其十一之十二。則論皇極經世之所以爲書。窮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數。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陰陽之消長。古今之治亂。較然可見矣。故書謂之皇極經世。篇謂之觀物焉。文獻通考曰。皇極經世書十二卷。邵雍堯夫撰。雍隱居博學。尤精於易。世謂其能窮作易之本原。前知來物。其始學之時。睡不施枕者三十年。此書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起於堯卽仁之二十一年甲辰。終於周顯德六年己未。編年紀興亡治亂之事。以

符其學。後又有繫述敘篇。其子伯溫解。陳氏曰。其學出於李之才。挺之之才受之。穆修伯長修受之。种放明逸放受之。陳搏蓋數學也。

卷之三

三

易學啟蒙序

宋朱子撰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著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爲著也。分合進退縱橫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啟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旣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

象數者又皆牽合傳會。而或以爲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

文獻通考曰。晦庵易傳。易本義。易學啟蒙。傳十一卷。本義十二卷。啟蒙一卷。陳氏曰。晦庵初爲易傳。用王弼本。復以呂氏古易經爲本義。其大指略同。而加詳焉。首列九圖。末著揲法大略。兼義理占象。而言啟蒙之目。曰本圖書原卦畫明著筮考變占。凡四篇。

家禮自序

宋朱子撰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禮。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綱紀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官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

變更爲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蓋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敦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

而於國家所以敦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文獻通考李氏曰先生居母祝令人憂居喪盡禮
蓋自始死以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
葬祭禮又推之於冠婚共成一編命曰家禮既成
爲一童行竊之以逃先生易簣其書始出今行於
世楊氏曰初先生所定家鄉邦國王朝禮專以儀
禮爲經及自述家禮則又通之以古今之宜故冠
禮則多取司馬氏婚禮則參諸司馬氏程氏喪禮
本之司馬氏後又以高氏之書爲最善及論祔遷

則取橫渠遺命治喪則以書儀疎略而用儀禮祭禮兼用司馬氏程氏而先後所見又有不同節祠則以韓魏公所行者爲法若夫明大宗小宗之法以寓愛禮存羊之意此又家禮之大義所繫蓋諸書所未暇及而先生於此尤拳拳也

附錄朱子乞修三禮劄子曰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

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

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鐘律之制。則士友閒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

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卽乞下臨安府差撥貼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賞。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取進止。嘉定丁丑八月甲子日。孤在泣血謹記曰。先君所著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今刊於南康道院。其曰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蓋先君晚歲之所親定。是

爲絕筆之書。次第具見於目錄。惟書數一篇。闕而未補。而大射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諸侯相朝禮八篇。則猶未脫藁也。其曰集傳集註者。此書之舊名也。凡十四卷。爲王朝禮。而卜筮篇亦闕。餘則先君所草定。而未暇刪改者也。今皆不敢有所增益。悉從其藁。至於喪祭二禮。則嘗以規模次第屬之門人黃榦。俾之類次。它日書成。亦當相從於此。庶幾此書始末具備。顧念先君蚤歲卽嘗有志於是書。昨在經筵。嘗具奏欲請於朝。乞招致生徒。置局編

次而不果上然其著述之旨意具存此篇今謹繕錄如右讀者當有以識其心之所存矣禮闕樂壞千有餘年今幸討論粗見端緒而天不假之年使不克究其大全而所就者止此嗚呼已矣其可爲千古之恨也夫

三十三

卷四

三



律呂新書序

宋朱子撰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末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爲法。猶未容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寢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况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黜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

之憤。猶有未據。是固不遑於稽古禮樂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鍾律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傳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今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圖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

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者。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囿於習熟見聞之近。卽肆其胸臆。妄爲穿穴。而無所據依。季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互考尋。用其平生之力。

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理。管括機要。闡究精微。不爲浮詞濫說。以汨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此之時。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於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爲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

由了其指趣。獨以予之頑頓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
僅得指意之彷彿。季通以是亦許予爲能知己志者。
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族
被之管絃。別爲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
武侯六十四陣之圖。續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歷。以大
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儻及見之。
則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

讀書

卷四

三



大學衍義自序

宋真德秀撰

臣始讀大學一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嘆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旣又考觀帝王之治。未有不本諸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概以傳記目之而

已求治者旣莫之或者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翱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議論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翱而亦不知爲聖學之淵原治道之根柢也况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成章句或問以析其義憲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

者。故劉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
典。臯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
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楊雄

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外乎此也。

以上論帝王爲

治之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

王之學。庶幾乎此者。漢唐賢君之學。已不能無悖乎

此矣。而漢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

甚謬乎此者也。

以上論帝王爲學之本

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

亡。皆繇是出。臣故以爲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

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

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

明道術之目有四。曰天性人心之善。曰天理人倫之正。曰吾道異端之分。曰王道霸術之異。辨人材之目亦有四。曰聖賢觀人之法。曰帝王知人之事。曰奸雄竊國之術。曰儉邪罔上之情。審治體之目有二。曰德刑先後之分。曰義利重輕之別。察民情之目亦有二。曰先靈向背之由。曰田里戚休之實。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

崇敬畏之目有六。曰修己之敬。曰事天之敬。曰

臨民之敬。曰治事之敬。曰操存省察之功。曰規儆箴戒之助。戒逸欲之目有五。曰沉湎之戒。曰荒淫之戒。曰盤游之戒。曰奢移之戒。而先之謹言行。正威儀者。以總綸者。所以兼戒四者之失也。修身之要也。二事無其目。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

者齊家之要也

重如匹之目有四曰謹選立之道曰

奪之失嚴內治之目有四曰宮闈內外之分曰宮闈

預政之戒曰內臣忠謹之福曰內臣預政之禍定國

本之目有四曰建立之計宜早曰諭教之法宜豫曰

嫡庶之分宜辨曰廢奪之失宜鑒教戚屬之目有三

曰外家謙謹之福曰外家驕溢之禍

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

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

得失之鑑炳然可觀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

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

曰大學衍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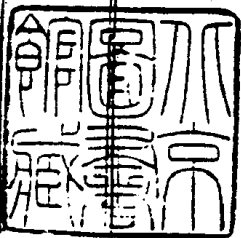
讀書弓

卷四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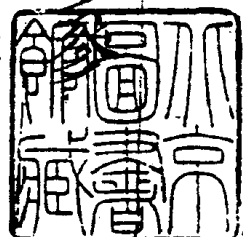
讀書引卷之四

終



讀書引卷之五

新建曹孚先集少



金谿王謨仁圃輯

男詒定淡常校

國語解序

吳韋昭撰

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邱明因聖言以
攄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淵源深大。沈懿雅麗。可謂命
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
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

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爲經藝並陳。非特諸子之倫也。遭秦之亂。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光祿於漢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繆。至於章帝。鄭大司農爲之訓註。解疑釋滯。昭晰可觀。至於細碎有所闕略。侍中賈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略舉。爲已憭矣。然於文間時有遺忘。建安黃武之間。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尚書僕射丹陽唐君。皆英才。

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見。因賈爲主。而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理釋。猶有異同。昭以末學淺闇寡聞。階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愚心頗有所覺。今諸家並行。是非相質。雖聰明疏達識機之士。知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祛。過切不自料。復爲之解。因賈君之精實。採唐虞之信善。亦所以覺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以世本考其流。以爾雅齊其訓。去非要有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諸家紛錯載述爲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裁

有補益猶恐人之多言未詳其故欲世覽者必察之也

文獻通考曰左邱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別爲語獵其英華作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語草藁具存時人共傳習之號曰國語殆非邱明本志也故其辭多枝葉不若內傳之簡直峻健甚者駁雜不類如出它手蓋由當時列國之史材有厚薄學有淺深故不能醇一耳不然邱明特爲此重複之書何耶先儒或謂春秋傳先成國語繼作

誤矣、

附錄宋庠國語序略曰按班固藝文志種別六經其春秋家有國語二十一篇注左邱明著至漢司馬子長撰史記遂據國語世本戰國策以成其書當漢出左傳秘而未行又不立於學官故此書亦弗顯唯上賢達識之士好而尊之俗儒弗識也逮東漢左傳漸布名儒始悟向來公穀膚近之說而多歸左氏及杜元凱研精訓詁本鐸天下古今真謬之學一旦氷釋雖國語亦從而大行蓋其書並

出邱明自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爲內國語爲外二書相副以成大業凡事詳於內者略於外備於外者簡於內先儒孔晁亦以爲然自鄭衆賈逵王肅虞翻唐固韋昭之徒並治其章句申之注釋爲六經流亞非復諸子之倫自餘名儒碩士好是學者不可勝紀歷世離亂經籍亡逸今此書唯韋氏所解傳於世諸家章句遂無存者然觀韋氏所序以鄭衆賈逵虞翻唐固爲主而增損之故其注備而有體可謂一家之

名學唯唐文人柳子厚作非國語二篇攬摭左氏
意外微細以爲詆訾然未足掩其鴻美左篇今完
然與經籍並行無損也庸何傷於道

三十三

三十三

三

戰國策序

漢劉向撰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揉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

皆定以殺簡書可繕寫敘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

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耻。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旣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尙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旣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損禮讓而貴戰。

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泯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耻。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

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償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崢嶸之阻跨隴蜀

言三
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
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弊。終無信實之誠。無道德之
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賞以爲治。信小術
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六世而下。邈三五
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
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
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

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脫一字。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易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校戰國策書錄

附錄鮑彪戰國策序略曰。國策史家流也。其文辨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而深。太史公之所考

本也。自漢稱爲戰國策，雜以短長之號，而有蘇張縱橫之說。學者諱之，置不論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決擇。楚曰檇杻書，惡也。魯曰春秋，善惡兼也。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有佞幸等列傳，學者豈以是爲不正一舉而棄之哉？矧此書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讐納說之從容，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謀賢，莫尙焉。王斗之愛穀，憂國莫重焉。諸如此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違也。

戰國策序

宋曾鞏撰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載。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

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爲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
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
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
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
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
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
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
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
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

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憾。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

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史記自序

宋司馬遷撰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荊軻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

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阮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於郢。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崩。賸元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二

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
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嘗竊觀陰陽
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
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
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
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
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
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其真。然其正
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

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明
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
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
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
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紬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
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
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
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
拘而多畏。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

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萬民爲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

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

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

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田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見困鄆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印。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

太史也。自上世管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詠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

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予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予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天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

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予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

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

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

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旣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予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

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予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予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予之罪也夫。是予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

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臆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文獻通考曰。史記一百三十卷。漢太史令夏陽司馬遷子長撰。十篇闕。有錄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武紀。禮樂共書。漢興將相年表。三王世家。日

者龜策斲欵傳寬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作武
紀三王世家曰者龜策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
顏師古曰本無兵書張說非也今按此十篇者皆
具在褚所補武紀全寫封禪書三王世家但述封
拜策書二列傳皆猥釀不足進而其餘六篇景紀
最疏略禮樂書膳荀子禮論河間王樂記傳斲列
傳與漢書同而將相年表迄鴻嘉則未知何人所
補也

詞三

卷五

三

補史記序

司馬貞撰

太史公古之良史也。家承二正之業。人當五百之運。兼以代爲史官。親掌圖籍。慨春秋之絕筆。傷舊典之闕文。遂乃錯綜古今。囊括記錄。本皇王之遺事。採人臣之故實。爰自黃帝迄於漢武。歷載悠邈。舊章罕補。漁獵則窮於百氏。筆削乃成於一家。父作子述。其勤至矣。然其敘勸褒貶。頗稱折衷。後之作者。咸取則焉。夫以首創者難爲功。因循者易爲力。自左氏之後。未有體制。而司馬公補立紀傳規模。別爲書表題目。觀

其本紀十二。象歲星之一周。八書有八篇。法天時之
八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句。七十
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其間
禮樂刑政。君舉必書。福善禍淫。用垂炯誠。事廣而文
局。詞質而理暢。斯亦盡美矣。而有未盡善者。其如後
論雖意出當時。而義非經遠。蓋先史之未備。成後學
之深疑。借如本紀敘五帝而闕三皇。世家載列國而
有外戚。邾許春秋次國略而不書。張吳敵國。蕃王抑
而不載。並編錄有闕。竊所未安。又別傳所著。有管晏

及老子韓非。管晏乃齊之賢卿。卽如其例。則吳之延陵。鄭之子產。晉之叔向。衛之史魚。益德不闕。何爲蓋闕。伯陽清虛爲教。韓子峻刻制法。靜躁不同。德刑斯舛。今宜柱史共漆園同傳。公子與商君並列。可不善歟。其中遠近乖張。詞義踳駁。或篇章倒錯。或贊論麤疎。蓋由遭逢非罪。有所未暇。故十篇有錄無書是也。然其網絡古今。敘述懲勸。異左氏之微婉。有南史之典實。所以楊雄班固等。咸稱其有良史之才。蓋信乎其然也。後褚少孫亦頗加補綴。然猶未能周備。貞業

謝顓門人非博古。而家傳是學。頗事討論。思欲續成先志。潤色舊史。輒黜陟陞降。改定篇目。其有不備。並採諸典籍。以補闕遺。其百三十篇之贊。託非周悉。並更申而述之。附於衆篇之末。雖曰狂簡。必有可觀。其所更改。具條於後。至如徐廣唯略出音訓。兼記異同。未能考覈是非。解釋文句。其裴駙實亦後進名家。博採羣書。專取經傳訓釋。以爲集解。然則時有冗長。至於盤根錯節。殘缺紕繆。咸拱手而不言。斯未可謂通學也。今輒按今古。仍以裴爲本。兼自見愚管。重爲之。

註號曰司馬史記然前朝顏師古止註漢史今並
謂之顏氏漢書貞雖位不逮顏公既補史舊兼下新
意亦何讓焉。

附錄司馬貞史記索隱序略曰太史公之書既上
序軒黃中述戰國或得之於名山壞宅或取之以
舊俗風謠故其殘文斷句難究詳矣然古今爲註
解者絕省音義亦希始後漢延篤乃有音義一卷
又別有音隱五卷不記作者何人近代鮮有二家
之本宋中散大夫徐廣作音義一十卷唯記諸本

異同於義少有解釋。又中兵郎裴駙亦名家之子也。作集解註本。合爲八十卷。見行於代。仍云亦有音義。前代久已散亡。南齊輕車錄事鄒誕生亦撰音義三卷。音則尙奇。義則罕說。隋祕書監柳顧言尤善此史。劉伯莊云。其先人曾從彼公受業。或音解隨而記錄。凡三十卷。隋季喪亂。遂失此書。伯莊以貞觀之初。奉敕於宏文館講授。遂采鄒徐二說。兼記憶柳公音旨。遂作音義三十卷。音乃周備。義則更略。惜哉。古史微文。遂由數賢秘寶。故其學殆

絕前朝吏部侍郎許子儒亦作註義不覩其書崇
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此書而無註義貞少從張
學晚更研桑初以殘缺處多兼鄙褚少孫誣謬因
憤發而補史記遂兼註之然其功殆半乃自唯曰
千載古史良難紬繹於是更撰音義重作贊述蓋
欲以剖盤根之錯節遵北轅於司南也凡爲三十
卷號曰史記索隱云

1111

1111

史記集解序

宋裴駟撰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

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駟以爲固之所言。世稱其當。雖時有紕繆。實勒成一
家。總其大較。信命世之宏才也。考較此書文句不同
有多有少。莫辨其實。而世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
貿。真僞舛襍。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衆本。爲作
音義。其列異同。兼述訓解。麤有所發明。而殊恨省略。
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豫是
有益。悉皆抄內。刪其游詞。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
數家兼列。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姓氏。今直云瓚。

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時見微意有所裨補譬疇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以徐爲本號曰集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人心不同聞見異辭班氏所謂疏略抵牾者依違不悉辯也愧非胥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妄言末學蕪穢舊史豈足以關諸畜德庶賢無所用心而已。

附錄張守節史記正義論例曰太史公作史記起黃帝高陽高辛唐堯虞舜夏殷周秦訖於漢武帝天漢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作本紀十二象

歲十二月也作表十象天之剛柔十日以記封建
世代終始也作書八象一歲八節以記天地日月
山川禮樂也作世家三十象一月三十日三十輻
共一轂以記世祿之家輔弼股肱之臣忠孝得失
也作列傳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舉全
也餘二日象閏餘也以記王侯將相英賢略立功
名於天下可序列也合百三十篇象一歲十二月
及閏餘也又史記文與古文尚書同者則取孔安
國注若與伏生尚書同者則用鄭元王肅馬融所

釋與三傳同者取杜元凱服虔何休賈逵范甯等
注與三禮論語孝經同者則取鄭元馬融王肅之
注與韓詩同者則取毛傳鄭箋等釋與周易同者
則依王氏之法與諸子諸史雜書及先儒解釋善
者裴駟並引爲注又徐中散作音訓校集諸本異
同或義理可通者稱一本云又一本云自是別記
異文裴氏亦引之爲注也

讀書上

卷二

三

前漢書敘傳

漢班固撰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薈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薈謂虎於薈。故名薈於薈。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始皇之末。班壹避墜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爲字者。壹生孺。孺爲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以茂材爲長子。令回生況。舉孝

廉爲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連最入
爲左曹越騎校尉成帝之初女爲婕妤致仕就第貲
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於長安
況生三子伯旌稱伯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中常侍
出爲定襄太守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
祖冢因召宗族各以親疎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
爲榮長老紀焉道病中風旣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
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愍焉旃博學有俊材以對策爲
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亦早卒有子曰嗣顯名

當世稱少爲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爲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穉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卽位於冀州時隗躡據壘右擁衆招輯英俊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躡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廼定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

於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其勢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紀。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嘆。十餘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

四方求民之瘼。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蹕曰。先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時民復知漢虜。彪旣感蹕言。又愍狂狡之不息。廼著王命論以救時難。知隗蹕終不寤。廼避陸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舉茂材爲徐令。以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爲祿。所如不合。學不爲人。博而不俗。言不爲華。述而不作。有子曰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又以爲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
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
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
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
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
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於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
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
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

文獻通考曰後漢元武司馬班固續司馬遷史記

撰十二帝紀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
於王莽之誅二百三十九年凡八十餘萬字固既
瘦死書頗散亂章帝令其妹曹世叔妻昭就東觀
緝校內八表天文志皆其所補也唐太宗子承乾
令顏師古考衆說爲之注范曄譏固飾王闕蓋亦
不然其贊多微文顧讀者弗察耳劉知幾又詆其
古今人物表無益於漢史此論誠然但非固之罪
也至謂受金鬻筆固雖諂附匪人亦何至是歟然
識者以固書皆因司馬遷王商揚雄歆向舊文潤

色之故其文章首尾皆善而中間頗冗瑣良由商
之才視數子微劣耳固之自敘稱述者豈不謂有
所本歟

後漢書自序

宋范曄撰

吾少嫻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尚耳。自爾以來轉爲心
化。至於所通處皆自得之。胷懷常謂情志所託。故當
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
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觀古今
文人。多不全了。此處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
易於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但多公家之言。
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爲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
未開史書。致恒覺其不可解耳。旣造後漢。轉得統緒。

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唯志可推耳。博瞻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可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中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贊自是吾文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

者故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俾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所不能盡，絃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

附錄余洙後漢書序略曰：按後漢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及建武時功臣列傳，後

言三十五
有劉珍李充雜作建武已後至永初間紀傳又命
伏無忌黃景作諸王王子恩澤侯并單于西羌地
理志又邊韶崔實朱穆曹壽作皇后外戚傳百官
表及順帝功臣傳成一百一十四篇號曰漢紀嘉
平中馬日磾蔡邕楊劇盧植續爲東觀漢記吳武
陵太守謝承作漢書一百三十卷晉散騎常侍薛
瑩作後漢記一百卷泰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取
衆說首光武至孝獻作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
刪定東觀記爲漢後書九十七篇祠部郎謝沈作

後漢書一百三十二卷秘書監袁山松作一百卷
至宋宣城太守范曄益集諸家作十紀十志八十
列傳凡百篇十志未成曄被誅至梁世有剡令劉
昭者補成之唐章懷太子賢招集當時學者右庶
子張太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叅軍韋希元學
士許叔牙成元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同註范曄後
漢書儀鳳初上之詔付秘書省傳之至今

讀書

卷五

三

後漢書注補志序

梁劉昭撰

臣昭曰。昔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班固因廣。是曰十志。大人經緯。帝政紘維。區分源奧。開廓著述。創藏山之秘寶。肇刻石之。貫誠有繁於春秋。亦自敏於改作。至乎永平執簡。東觀紀傳。雖顯書志。未聞推檢舊記。先有地理。張衡欲存炳發。未有成功。靈憲精遠。天文已煥。自蔡邕大宏鳴條。實多紹宣。協妙元卓。律歷以詳。承洽伯始。禮儀克舉。郊廟社稷。祭祀該明。輪駟冠章。車服贍列。於是應譙續其業。董巴襲其軌。司

馬續書總爲八志。律歷之篇。仍乎洪邕所構。車服之本。卽依董蔡所立。儀祀得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籍據前修。以濟一家者也。王教之要。國典之源。燦然略備。可得而知矣。旣接繼班書。通其流貫。體裁淵深。雖難移等。序致膚約。有傷懸越。後之名史。弗能罷意。叔駿之書。是謂十典。矜緩殺青。竟亦不成。二子平業俱稱麗富。華轍亂亡。典則偕泯。雅言遠義。於是俱絕。沈松因循。尤解加創。時改見句。非更搜求。加藝文以矯前棄。流書品採自近錄。初平永嘉。圖籍焚喪。塵消

煙滅爲識者恨。借南晉之新虛爲東漢之故實。是以學者亦無取焉。范曄後漢良史。誠跨衆氏。序或未周。志遂全闕。國史鴻曠。須寄勤閑。天才富博。猶俟改具。若草昧厥始。無相憑據。窮其身世。少能已畢。遷有承考之言。固深資父之力。太初以前。班用馬史。十志所因。實多往制。升入校部。出二十載。續志昭表。以助其間。成父述者。夫何易哉。况曄思雜風塵。心撓成毀。弗克員就。豈以茲乎。夫辭潤婉贍。可得起改。覈求見事。必應寫襲故序例。所論備精與奪。及語入志。頗褒其

美雖出拔前羣。歸相沿也。又尋本書當作禮樂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車服爲名則同。此外諸篇不著紀傳律歷郡國。必依往式。曄遺書自序。應徧作諸志。前漢有者。悉欲備製。卷中發論以正得失。書雖未明其大旨也。曾臺雲構。所缺過乎榱桷。爲山霞高。不終踰乎一壑。鬱絕斯作。吁可痛哉。徒懷續緝理慙鉤遠。廼借舊志注以補之。猥覓寡陋。匪同博遠。及其所值。微得論列。分爲三十卷。以合范史。求於齊王。孰曰文類。此茲闕恨。庶賢乎已。昔褚先生補子長之削少。馬氏接

孟堅之不畢相成之義古有之矣。引彼先志又何猜焉。而歲代逾邈立言湮散義存廣求。一隅未覲兼鍾律之妙。素揖校讐參歷筭之微。有慙證辨星候秘阻圖緯藏嚴是須甄明。每用疑略。時或有見頗邀傍遇非覽正部事乖詳密。今令行禁止此書外絕其有疏漏諒不足誚。

文獻通考曰。後漢書志三十卷。晉秘書監河內司馬彪紹統撰。梁剡令平原劉昭宣鄉補註。曄本書隋唐志皆九十七卷。今書紀傳共九十卷。蓋未嘗

有志也。劉昭所注，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爾。序
文固云：范志今闕，乃借舊志注以補之。其與范氏
紀傳自別爲一書。其後紀傳孤行而志不顯。至本
朝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始建議校勘，但去補亡
借闕而不著其爲彪書也。館閣書目乃直以百二
十卷併稱曄撰，益非是。又三國志六十五卷，晉陳
壽撰，魏四紀二十六列傳，蜀十五列傳，吳二十列
傳，宋文帝嫌其略，命裴松之補注，博採羣說，分入
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王通數稱壽書，細審觀之，

實高簡有法如不言曹操本生而慕夏侯惇及淵
於諸曹傳中則見嵩本夏侯氏之子也高貴鄉公
書卒而載司馬昭之奏則見公之不得其死也他
皆類此但以魏爲紀而稱漢吳曰傳又收漢曰蜀
世頗譏其失至於謂其銜諸葛孔明亮父而爲貶
辭求丁氏之米不獲不立儀廩傳之類亦未必然
也又晉書一百三十卷唐房喬等撰貞觀中以何
法盛等十八家晉史未善詔喬與褚遂良許敬宗
再加撰次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後又命李淳風

考正類例西晉四帝五十四年東晉十一帝一百
二年又爲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十六國共成
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例出於摺天
文律歷淳風專之喬以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
上所自爲故曰制旨又總題御撰焉按歷代之史
唯晉叢冗最甚可以無譏至於取沈約誕誣之說
采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詭異謬妄之言亦不
可不辨

宋書自序

梁沈約撰

臣年十三而孤。少頗好學。雖棄日無功。而伏膺不改。常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爲啟明帝。有勅賜許。自此迄今。年逾二十。所撰之書。凡一百二十卷。條流雖舉。而採掇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秩。建元四年。未終被勅。撰國史。永明二年。又忝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自茲王役。無暇搜撰。五年春。又被勅撰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曰。臣約言。臣聞大禹刊木。跡炳虞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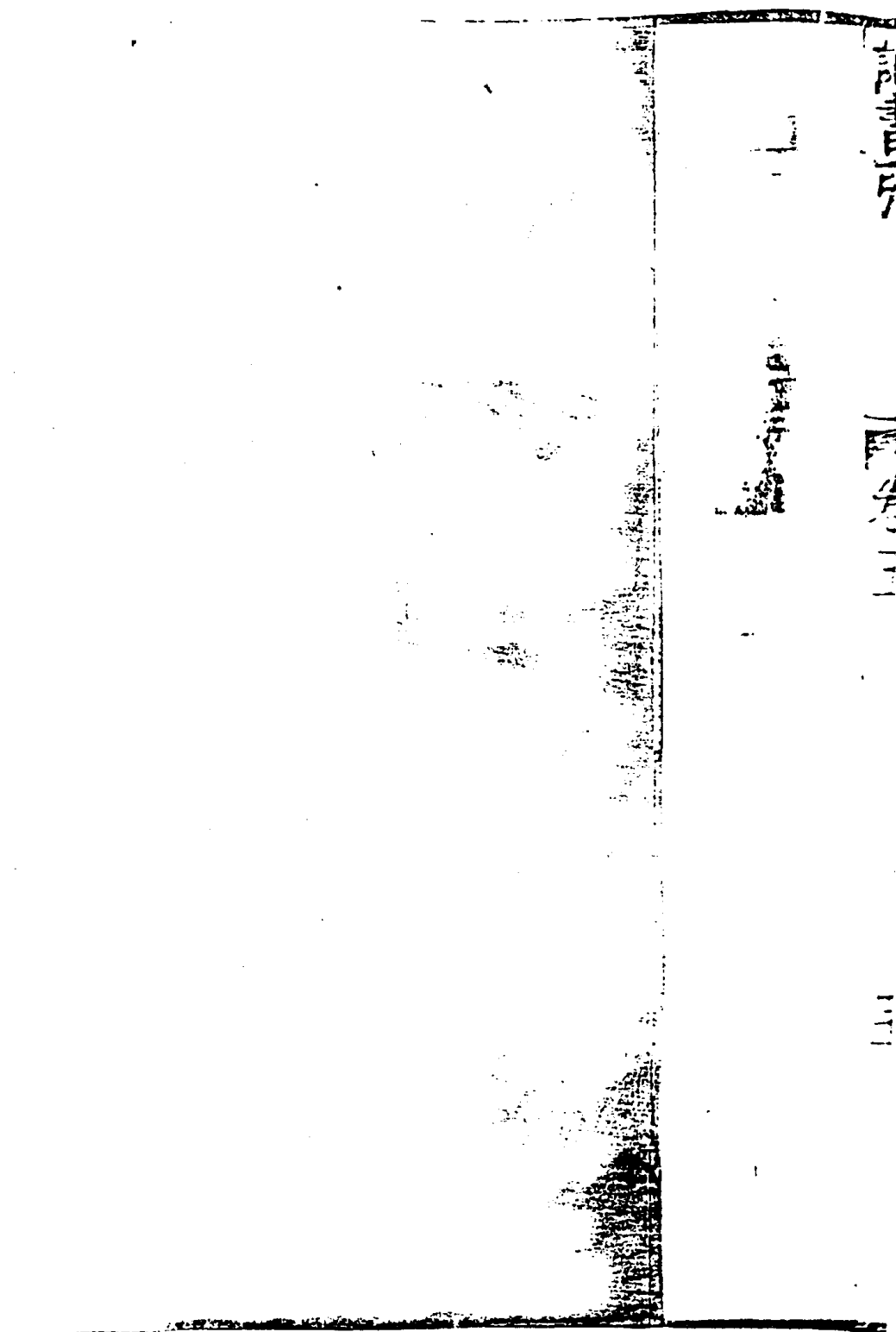
西伯戡黎。功煥商典。伏惟皇基。積峻帝烈。宏深樹德。往朝立勲。前代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嫺之美。自非觀亂。秦餘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臣實庸妄。文史多闕。以茲不才。對揚盛旨。是用夕惕。載懷忘其寢食者也。臣約頓首死罪。竊惟宋氏南面。承歷統天。雖世窮八主。年減百載。而兵車並動。國道屢屯。垂文簡牘。事數繁廣。若夫英主啟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鐘鼎。昭被方策。及虐后暴朝。前王

罕二國受家禍曠古未書又可以式規萬葉作鑒於
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紀傳止於武
帝功臣篇牘未廣其所撰志唯天文律歷自此外悉
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又被詔撰述尋值病
亡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
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
作爰因何蘇所述勒爲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訖於大
明之末至於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所造
自永光以來至於禪讓十餘年內闕而不續一代典

文始末未舉。且事屬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退傍世情。聖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製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桓元譙縱。盧循馬魯之徒。身爲晉賊。非關後代。吳隱謝混。郗僧施。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並刊除。歸之晉籍。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比事。望古慙良。鞠躬踴躍。覲汗亡庸。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臣今

謹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上謹條目錄諸省拜表奉
書以聞

文獻通考曰沈約宋書一百卷頗爲精詳但本志
兼載魏晉失於限斷又王邵謂其喜造奇說以誣
前代如琅琊王妃通小史牛氏生中宗孝武於路
太后處寢息時人多有異議之類是也



המחלקה הכלכלית

המחלקה הכלכלית

המחלקה הכלכלית

南齊書序

宋魯叢撰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敘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懿德非常之迹將闡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橈杌鬼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

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言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聖之性。言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言。故爲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述。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

指者如卽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旣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已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

亦哉是豈可不調明不足以肩萬事之三道不足以
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
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
可不調雋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調明不
足以肩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
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
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
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
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

喜白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旣然故其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文獻通考曰蕭子顯南齊書五十九卷天文但紀

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說表云天文事
秘戶曰不知不敢私載

梁書序

宋曾鞏撰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正觀三年詔
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
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
正其文字又集次爲目錄一篇而叙之曰自先王之
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爲中國之患而在梁爲
尤甚故不得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
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絀雖然彼惡睹
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

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材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耶。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必克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合

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爲天下之通道也故與之爲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旣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爲也其動者應

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羣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其所以爲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

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定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爲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先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התאחדות

התאחדות

התאחדות

陳書序

宋曾鞏撰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譔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遺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譔次而思廉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譔於秘書內省十

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梁齊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

亦不敢損益。特各疏於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蓋偷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化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尙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自爭專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尙不得不列。

以爲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蒼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旣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人遺事。靡不畢譜。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魏書序

宋范祖禹撰

魏書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十志凡一百一十四篇舊
分爲一百三十卷北齊尙書右僕射魏收撰初魏史
官鄧淵崔浩高允皆作編年書遺落時事三不右一
太和中李彪崔光始分紀傳表志之目宣武時邢巒
撰高祖起居注崔鴻王遵業補續下逮明帝其後溫
子昇作莊帝紀三卷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三十
卷魏末山偉以代人諂附元天穆尔朱世隆與蔡儔
更主國書二十餘年事迹蕩然萬不記一北齊文宣

天保二年詔魏收修魏史。博訪百家譜牒。搜采遺轍。包舉一代始終。頗爲詳悉。收所取史官。本欲才不逮已。故房延祐。辛元植。睦仲刁。柔。裴昂之。高孝幹。皆不工。纂述其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啟。咸出於收。五年表上之。悉焚崔李舊書。收黨齊毀魏褒貶肆情。時論以爲不平。文宣命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訴訟者百餘人。評論收始亦辯答。後不能抗。范陽盧斐。頓邱李庶。太原王松年。並坐謗史。受鞭配甲坊。有致死。者衆口沸騰。號爲穢史。時僕射楊

情高正德用事。收皆爲其家作傳。二人深黨。助之抑塞。訴辭不復重論。亦未頒行。孝昭皇建中。命收更加審覈。收請寫二本。一送并省。一付鄴下。欲傳錄者聽之。羣臣競攻其失。武成復敕收更易刊正。收旣以魏史招衆怨咎。齊亡之歲。盜發其冢。棄骨於外。隋文帝以收書不實。平繪中興書敘事不倫。命魏澹顏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九十二卷。以西魏爲正。東魏爲僞。義例簡要。大矯收繪之失。文帝善之。煬帝以澹書猶未盡善。更敕楊素及潘徽褚亮歐陽詢別修魏書。未

成而素卒。唐高祖武德五年。詔侍中陳叔達等十七人分撰後魏北齊周隋梁陳六代史。歷年不成。太宗初。從秘書奏罷修魏書。止撰五代史。高宗時。魏澹孫同州刺史克已續十志十五卷。魏之本系附焉。唐書藝文志。又有張大素後魏書一百卷。義安元。魏書三十卷。今皆不傳。稱魏史者。惟以魏收書爲主焉。孔子稱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三代文章。莫盛於周。東周秦漢。雖戰爭喪亂。前古遺風餘烈。流而未絕。賢君忠臣。蹈道之徒。功業行誼。彰灼顯布。高才秀士。詞章

論議諫諍辯說嘉謀奇策皆可以驚聽動俗爲後世軌範而左邱明司馬遷班固以良史之才博學善敘事不虛美隱惡故傳之簡牘千餘年而不磨滅東漢魏晉去聖人稍遠史官才益淺拓跋氏乘後燕之衰蠶食并冀暴師喋血三十餘年而中國略定雖享國百餘年典章制度內外風俗大抵與劉石慕容苻姚略同道武太武暴戾甚於聰虎孝文之疆不及苻堅其文章儒學之流旣無足紀述謀臣辯士將帥功名又不可希望前世而修史者言詞質俚取捨失衷

其文不直。其事不核。終篇累卷。皆官爵州郡名號。雜以冗委瑣曲之事。覽之厭而遺忘。學者陋而不習。故數百年間。其書亡逸不完者。無慮三十卷。今各疏於逐篇之末。然上繼魏晉。下傳周齊隋唐。百六十年。廢與大略不可闕也。

文獻通考曰。魏收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又北齊書五十卷。唐李百藥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百藥父德林在齊。嘗撰著紀傳。貞觀初。詔分修諸史。百藥因父書續成以獻。

後周書序

宋王安國撰

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篇唐令狐德棻請撰爲書詔德棻與陳叔達庾儉成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今旣鏤板以屬於官而臣等始預其是正又序其目錄一篇曰周之六帝當四海分裂之時形勢劫束毅然有心合天下於一而材足以有爲者特文帝而已文帝詔蘇綽於稠人之中始知之未盡也卧而聽之旣當其意遂起并晝夜諮

諏酬酢。知其果可以斷安危治亂之謀。而詘已以聽之。考於書。唯府兵之設。歛千歲已散之民。而係之於兵。庶幾得三代之遺意。能不駭人視聽。以就其事。而效見於後世。文帝嘗患文章浮薄。使綽爲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然則權在人上。而欲鼓舞其下者。奚患不成。雖然。非文帝之智。內有以得於已。而蘇綽之守。外不詘於人。則未可必其能然也。以彼君臣之相遭。非以先王之道。而猶且懇懇以誘之言矣。况無所待之豪傑。可易以言哉。夫以德力行。

仁所以爲王霸之異。而至於訕已任人。則未始不同。然而君能畜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蓋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實。推之爲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粗爾。然非致其精於已。則其粗亦不能以爲人。惟能自愛其身。則內不欺其心。內不欺其心。則外不蔽於物。然後好惡無所作。而尙何有已哉。能無已。始可以得已。而足以揆天下之理。知人之言。而邪正無以度其實。尙何患乎論之不一哉。於是賢能任使之盡其方。而吾所省者。以天

下之耳目而小人不能託忠以誣君子。又從而爲之
勸禁。則小人忿欲之心已黜於冥冥之際。君子樂以
其類進而摩厲其俗。凜然有耻。君臣相與謀於上。因
敝以新法度。而令能者馳騫於下。有忠信之守。而無
傳會遷就之患。則法度有怫於民而下不以情赶上
者乎。蓋虛然後能受天下之實。約然後能操天下之
煩。垂纓攝衽。俯仰廟堂。無爲以應萬幾者。致其思而
已矣。夫思之爲王者事。君臣一也。而君之勢則異焉。
世獨頌堯舜之無爲。而安知夫人主自宜無爲而思。

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思曰睿，揚雄曰：於道則勞。其不然歟？蓋夫法度善矣，非以道作其人，則不能爲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豐殺，法度有視時而革者，必待人而後謀，則是可不致其思乎？苟未能此而徒欲法度之革者，是豈先王爲治之序哉？彼區區之周，何足以議徒取其能因一時君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効。又况慨然行先王之道而得大有爲之勢乎？是固不宜無論也。臣壽臣安國臣希昧死謹上。

文獻通考曰：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撰。初，德棻

武德中建言近代無正史詔德棻及諸臣論議歷
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二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
收淡二家書爲目詳惟五家史當立德棻與岑文
本崔仁師次周史李百藥次齊史姚思廉次梁陳
史魏徵次隋史房元齡總監而修撰之原自德棻
發之又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等撰紀五列傳五
十五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按隋志極有倫理而
本末兼明可以無憾遷固以來皆不及也正爲班
馬只事虛言不求典故實迹所以三代紀綱至遷

入書固丁志幾於絕緒雖其文彩灑然可喜求其實用則無有也觀隋志所以該五代南北兩朝紛然肴亂豈易貫穿而讀其書則了然如在目良由當時區處各當其才顏孔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序故只令修紀傳而以十志傳之志寧淳風輩所以粲然具舉又南史八十卷北史八十卷李延壽撰延壽父太師嘗謂宋齊逮周隋分隔南北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欲擬吳越春秋編年未就而卒延壽後預修晉隋書因究悉舊事更

言三十一
依馬遷體總序八代北起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
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爲二史刪煩補闕過本史
遠甚今學者止觀其書沈約魏收等所撰皆不行
獨闕本志而隋書有之故隋書亦行於世崇文總
目唐高宗善其書自爲之序序今闕

新唐書序題

宋陳振孫撰

初慶歷中詔王堯臣張方平等別修久而未就至和
初乃命修爲紀志祁爲列傳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
卿劉義叟同編修嘉祐五年上之凡廢傳六十一增
傳三百三十一志三表四故其進書上表曰其事則
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第賞增秩訓詞劉敞原父所
行最爲古雅曰古之爲國者法後王爲其近於已制
度文物可觀故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賢臣相
與經營扶持之其盛德顯功美政善謀固已多矣而

史官非其人。記述失序。使興敗成壞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肆擇廷臣。筆削舊書。勒成一家。具官歐陽修。宋祁。創立紀統。裁成大體。范鎮等。網羅遺逸。厥協異同。凡十有七年。大典乃立。閱富精覈。度越諸子矣。皆讐有功。朕將據古鑒今。以立時治。爲朕得法。其勞不可忘也。皆增秩一等。布書於天下。使學者咸觀焉。舊例修書止著官高一人名銜。歐公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於此書用力久且深。何可沒也。遂於紀傳各著之。宋公感其退遜。今按舊書成於五代。文氣卑陋。

之時紀次無法。詳略失中。論贊多用僵語。固不足傳世。而新書不出一手。亦未得爲全善。本紀用春秋法。削去詔令。雖大略猶不失簡古。至列傳用字多奇澀。殆類虬戶銑谿體識者病之。歐公嘗卧聽藩鎮傳序曰。使筆力皆如此。亦未易及也。然其序全用杜牧罪言。實無宋公一語。然則歐公殆不滿於宋。名銜之著。固惡夫爭名。抑亦以自表異耶。溫公通鑑多据舊史。而唐庚子西。直謂新唐書敢亂道而不好。雖過甚。亦不爲亡謂也。劉元城亦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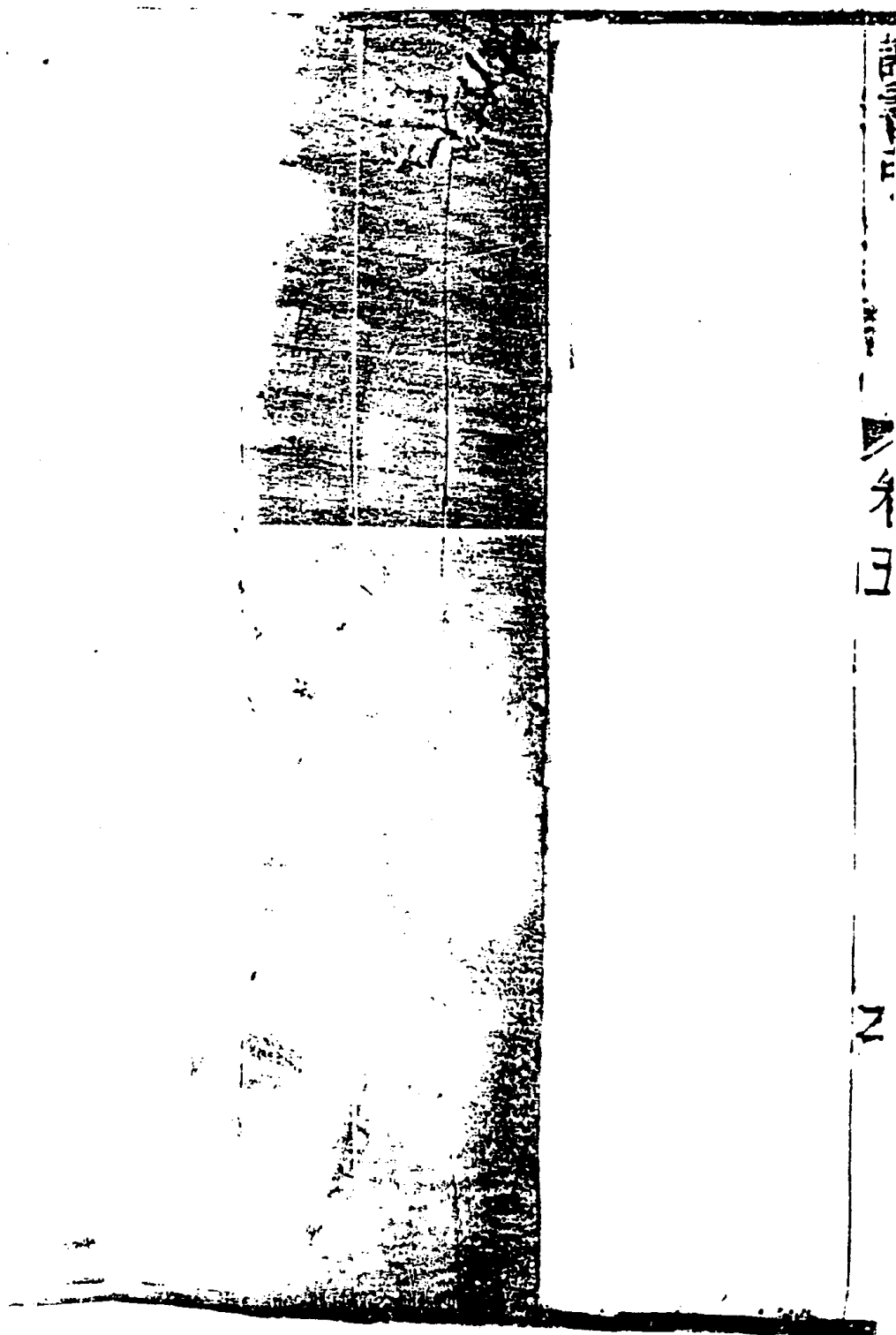
云

考古類編曰唐書舊本唐韋述撰石晉劉昫等增損成之初吳兢撰唐史自創業訖於開元凡百一十卷述因競舊本更加筆削刊去酷吏傳爲紀志列傳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于休烈又增肅宗紀二卷而令狐峘等復於紀志傳後隨篇增緝而不加卷帙至石晉宰相劉昫等因韋述舊史增損撰成帝紀二十列傳一百五十是爲舊史宋嘉祐中曾公亮等被詔刪定歐陽修撰紀志宋

祁撰列傳而范鎮等爲之協修凡二百二十五卷
歷十有七年乃成此則新唐書是也○五代史宋
歐陽修撰初開寶中詔修梁唐晉漢周書盧多遜
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九齡同撰宰相薛居正監
修歐陽修以居正史繁猥失實重加纂定藏本於
家修沒後朝廷聞之取付國子監刊行宋史稱是
書足繼班固劉向人不以爲過○宋史爲元臣附
魯圖脫脫所撰述其實則歐陽元之筆居多計本
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三卷列傳

世家二百二十五卷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多也其自謂辭之繁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蓋欲自成一代書而不敢強附昔人是也但有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者由修之者非一手也遼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金史本紀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二卷雖元脫脫阿魯圖各主其事而實則遴選朝臣徵聘隱逸共爲之者也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修

三史延祐天歷之間屢詔修之以義例未定竟不能成至正三年命脫脫爲都總裁鐵木塔識張起岩歐陽元呂思誠揭傒斯爲總裁官修之或欲如晉書例以宋爲世紀而遼金爲載紀或又謂立國先於宋五十年宋南渡以後常稱臣於金以爲不可待制王理者祖謝端之說著三史正統論以遼金爲北史太祖至靖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宋史各持論不決詔遼金宋爲史凡再閱歲書成上之凡舉例論贊表奏多元屬筆云



元史後記

明宋濂撰

洪武元年秋八月上旣平定朔方九州攸同而金匱之書悉入於秘府冬十有二月乃詔儒臣發其所藏纂修元史以成一代之典而臣濂臣禕實爲之總裁明年春二月丙寅開局至秋八月癸酉書成紀凡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傳六十有三卷丞相宣國公臣善長率同列表上已經御覽至若順帝之時史官職廢皆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爲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縣上之又

明年春二月乙丑開局。至秋七月丁亥書成。又復上進。以卷計者。紀十志五表二傳三十又六。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其時與編摩者。則臣趙彥臣朱右臣貝瓊臣朱世濂臣王廉臣王彛臣張孟兼臣高遜志臣李懋臣李汝臣張宣臣張簡臣杜寅臣俞寅臣殷弼。而總其事者。仍臣濂與臣禕焉。合前後二書。復釐分而附麗之。共成二百一十卷。舊所纂錄之士。其名見於表中者。或仕或隱。皆散之四方。獨壘能終始其事云。昔者唐太宗以開基之主。干戈甫定。卽留神

於晉書。勅房元齡等撰次成編。人至今傳之。欽惟皇
上龍飛江左。取天下於羣雄之手。大統旣正。亦詔修
前代之史。以爲世鑒。古今帝王能成大業者。其英見
卓識。若合符節。蓋如是。於戲盛哉。第臣濂等以荒唐
繆悠之學。義例不明。文辭過陋。無以稱塞詔旨之萬
一。夙夜揣分。無任戰兢。今鏤板訖功。謹繫歲月次第
於目錄之左。庶幾博雅君子。相與刊定焉。

讀書引卷之五

終

讀書引卷之六

新建曹孚先集少參

金谿王謨仁圃輯

男詒實篤常校

前漢紀序

漢荀悅撰

凡漢紀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四十二年一祖
三宗高祖定天下孝惠高后值國家無事百姓安集
太宗昇平世宗建功中宗治平昭景稱治元成哀平
歷世陵遲莽遂篡國也凡祥瑞黃龍見鳳凰集麒麟

臻神馬出。神鳥翔。神雀集。白虎仁獸。獲寶鼎。昇寶磬。
神光見。山稱萬歲。甘露降。芝草生。嘉禾茂。元稷降。醴
泉涌。木連理。凡災異。大者日蝕五十六。地震十六。天
開地裂五。星集於東井各一。太白再經天。星孛二十
四。山崩三十四。隕石十一。星隕如雨。二星晝見。三火
災二十四。河漢水大汎溢爲人害十。河汎一。冬雷五。
夏雪三。冬無冰二。天雨血。雨草。雨魚。死人復生。男子
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子。枯木更生。大石自立。建安
元年。上巡省幸許昌。以鎮萬國。外命元輔征討不庭。

內齊七政。允亮聖業。綜練典籍。兼覽傳記。其三年詔給事中秘書監荀悅鈔撰漢書。略舉其要。假以不直。尙書給紙筆。虎賁給書吏。悅於是約集舊書。撮序表志。總爲帝紀。通比其事。例繫年月。其祖宗功勲。先帝事業。國家綱紀。天地災異。功臣名賢。奇策善言。殊德異行。法式之典。凡在漢書者。本末體殊。大略粗舉。其經傳所遺闕者。差少。而求志勢有所不能盡。餘重之語。凡所行之事。出入省要。刪略其文。凡爲三十卷。數十餘萬言。作爲帝紀。省約易習。無妨本書。有便於用。

其旨云爾。會悅遷爲侍中。其五年書成。乃奏記云。四百有一十六載。謂書奏之歲。歲在庚辰。昔晉之乘楚之檣杙。魯之春秋。虞夏商周之書。其揆一也。皆古之令典。立之則成其法。棄之則墜於地。瞻之則存。忽焉則廢。故君子重之。漢書紀其義同矣。凡漢紀有法式焉。有監戒焉。有廢亂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災異焉。有華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權變焉。有策謀焉。有詭說焉。有術藝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賢臣命世立業羣后之盛勲。

髦俊之遺事。是故質之事實而不誣。通之萬方而不泥。可以興。可以治。可以動。可以靜。可以言。可以行。懲惡而勸善。獎成而懼敗。茲亦有國之常訓。典籍之淵林。雖云撰之者陋淺。而本末存焉爾。故君子可觀之矣。

文獻通考曰。班固作漢書。凡八十餘萬言。獻帝以其文繁。詔悅依左氏傳體。舉要撮總。爲紀三十篇。凡八萬三千四百三十二字。其自序曰。立典有五志焉。曰達道義。章法辭。約事該時。稱嘉史。李巽嚴

曰悅爲此紀固不出班書然亦時有所刪潤如諫大夫王仁侍中王閎諫疏班書皆無之司馬光編集資治通鑑書太上皇崩葬及五鳳郊泰畤之月皆舍班從荀蓋悅修紀時固書猶未訛舛而君蘭君簡端瑞興譽寬竟等字猶兩存之疑以傳疑先儒蓋慎之也自司馬遷創改春秋記事之體爲本紀世家表志列傳而班固因之至悅始能復古袁宏于寶以下皆祖述焉事日月年之相繫在史家固良法也

後漢紀序

晉袁宏撰

予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爲後漢紀。其所綴會。漢紀。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忱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旁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前史闕略。多不次敘。錯繆同異。誰使正之。經營八年。疲而不能定。頗有傳者。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謬。故復探而益之。夫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邱明之作。廣大悉備。史遷剖判六家。建立十書。非徒記事。

而已。信足扶明義教。網羅治體。然未盡之。班固源流
周贍。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遷。無所甄明。荀悅才
智經綸。足爲嘉史。所述當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
之本。帝王高義韞而未敘。今因前代遺事。略舉義教
所歸。庶以宏敷王道。前史之闕。古者方今不同。其流
亦異。言行趨舍。名以類書。故觀其名迹。想見其人。邱
明所以斟酌抑揚。寄其高懷。末吏區區。注疏而已。其
所稱美。止於事義。疏外之意。歿而不傳。其遺風餘趣。
蔑如也。今之史書。或非古之人心。恐千載之外。所誣

者多。所以愴快躊躇。操筆恨然者也。

附錄王銍兩漢紀序略曰。兩漢之事最備者。繇司馬遷班固范曄與夫荀悅袁宏之書俱存故也。其事咸萃於編年。故曰紀。其事分於傳表紀志。故曰書。讀荀袁之紀。如未嘗有班范之書。讀班范之書。亦如未嘗有荀袁之紀也。各以所存。自達於後世。荀悅之作。後於班固。而袁宏之作。先於范曄。或先或後。或略或詳。其體製凡例。則猶黑白之不相涉也。荀袁二紀。於朝廷紀綱禮樂刑政治亂成敗忠

邪是非之際。指陳論著。每致意焉。故其詞縱橫放
肆。反復辯達。明白條暢。既啟告當代。而垂訓無窮。
其爲書卓矣。然比班范二史。缺裂不傳。僅存篇目。
蓋因緣世故。自有次第。而顯晦若有時也。

元經傳序

唐薛收撰

元經始晉惠帝終陳亡凡三百年。蓋聞夫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元經天下之書也。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又曰。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元經抗帝以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然帝衰於太熙。故元經首此。振起之也。中國盛乎皇始。故元經挈名以正其實。嗚呼。天下無賞罰。三百載聖人在下。則追

言三十一
書褒貶以代其賞罰。斯周公典禮使後王常存而行焉。仲尼筆削使後儒常職而述焉。收受經於夫子。何足以究其潭奧。輒爲傳解發明師訓之一二云。

文獻通考曰：元經薛氏傳十五卷，稱王通撰，接收傳阮逸補并注。按河汾王氏諸書，自中說之外，皆唐藝文志所無，其傳出阮逸僞作也。今考唐神堯諱淵，其祖景皇諱虎，故晉書戴淵、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於傳稱戴若思、石季龍，宜也。元經作於隋世，太興四年亦書曰：若思何哉？

宋神宗御製資治通鑑序

光之志以爲威烈王命韓趙魏爲諸侯。周雖未滅。三制盡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効。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教。斷以邪正要於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凡十六代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

附錄資治通鑑事略曰治平三年四月辛丑命龍圖直學士侍讀司馬光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初光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欲上自戰國下迄五季正史之外旁采他書關國家興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依左氏傳體爲編年一書名曰通志遂約戰國至秦二世爲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書置局秘閣以劉恕趙君錫同修四年十月己酉初御邇英甲寅初進讀賜名資治通鑑神宗親製序面以賜光元豐七年十

二月戊辰書成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戰國下終五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總目錄三十卷叅攷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迄今始成凡十九年詔書獎諭賜銀帛衣帶靴馬上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以光爲資政殿學士輔臣請觀之遂命付三省

文獻通考載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說之曰此書成蓋得人焉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父三國歷九朝

而隋則劉道原唐迄五代則范純甫其在正史外
楚漢事則司馬彪荀悅袁宏南北則崔鴻十六國
春秋蕭方三十國春秋李延壽南北史太清記亦
足採建康實錄以下無譏焉柳芳唐歷最可喜唐
以來裨官野史暨百家譜錄正集別集墓誌碑碣
行狀別傳亦不敢忽也其書大抵不采俊偉卓異
之事如屈原懷沙自沈四皓羽翼儲君嚴光足加
帝腹姚崇十事開說之類皆削去不錄然後知公
忠信有餘蓋陋子長之愛奇也致堂胡氏曰司馬

公六任冗官。皆以書局自隨。歲月既久。又數應詔上書。論新法之害。小人欲中傷之。而光行義無可訾者。乃唱爲浮言。謂書之所以久不成。緣書局之人利尙方。筆墨絹帛及御府果餌金錢之賜耳。旣而承受中貴人陰行檢校。乃知初雖有此言。而未嘗請也。光於是嚴課程。省人事。促修成書。其表有云。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簡牘盈積。浩如淵海。其間牴牾不敢自保。今讀其書。蓋自唐及五代。采取微冗。日月或差。良有由也。張新叟言洛陽有資治通

鑑草藁盈兩屋。黃魯直閱數百卷。訖無一字草書。此溫公所調平生精力盡於此書也。又通鑑舉要歷八十卷。溫公撰通鑑奏御之明日。輔臣亟請觀焉。神宗出而示之。每編始末。識以睿思殿寶章。蓋尊寵其書如此。公尙患本書浩大。故著此。又通鑑外紀十卷。劉恕撰。溫公作通鑑。託始於周威烈王。命韓魏趙爲諸侯。下訖五代。恕嘗語光曷不起上古。或堯舜光答以事。包春秋不可。又以經不可續。不敢始於獲麟。恕意謂闕漏。因撰此書。起三皇五

帝止周共和載其世次而已起共和庚申至成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爲一編號曰外紀猶國語稱春秋外傳也通鑑書成恕已亡范淳父奏恕於此書用力最多援黃鑑梅堯臣例官其子且以書賜其家。

小治政の発展

二ノ

資治通鑑音註序

元胡三省撰

古者國各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檇杻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旣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太史公因春秋以爲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爲六國年表。三代則爲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牒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

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慎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爲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略甚。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

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爲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朝英宗皇帝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爲編年一書。神宗皇帝以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鑑。且爲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以爲是書。治平

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書局爲事其忠憤感慨不能自已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於黃幡綽石野豬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遯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爲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

弊。史可少歟。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
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通鑑。
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子而不知通鑑。則
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
創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
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
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於平王
之四十九年。左邱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
子。蒍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

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溫公徧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擿幽隱。薈粹爲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歆。三國汔於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爲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羣書之異同。俾歸於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緯。不

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錄者。粲然有別而已。前代歷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著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錄觀邪。先君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讀史不暫置。洒血漬書。遺跡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註解多矣。章懷註范史。裴松之註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備。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苹。董衝。吾無取焉。徐無黨註五代史。龔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炤。馮時

行爲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本大同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爲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呬之教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乖刺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乙巳先君卒。盡瘁家蠱。又從事科舉業。史學不敢廢也。寶祐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游宦遠外。率攜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爲廣註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略敘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壩

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韙之。禮致諸家。俾讐校通鑑。以授其子。弟爲著讐校通鑑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旣而軍潰。間道歸鄉里。丙子。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註。始以考異及所註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註焉。汔乙酉冬。乃克徹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外。謬悉改而正之。著辨誤十二卷。

嗚呼。註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辯其當否。臣瓚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己見。至小顏新註則又譏服應之疎紊。尙多蘇晉之割斷蓋勘。皆臣瓚以差爽詆蔡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構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註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嘻。有志焉。然吾衰矣。

元史類編曰胡三省字身之浙江天台人博學能
文章尤篤於史學登宋寶祐四年進士德祐元年
以賈似道辟從軍蕪湖言輒不用及師潰間道歸
宋亡隱居不仕著資治通鑑音註及釋文辨誤百
餘卷今行於世

三、

卷二

二

資治通鑑綱目序

宋朱子撰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藁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彙括以就此編蓋

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槩舉而鑑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

端以俟後之君子云

文獻通考曰通鑑綱目五十九卷自昔注書首尾多不相照雖資治通鑑亦或未免此病綱目條貫至善今草本行於世者於唐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亦由門人綴緝前後不相顧也又自唐武德八年以後至於天祐之季甲子並差考求其故蓋通鑑以歲名書之而文公門人大抵多忽史學不熟歲名故有此誤

通鑑紀事本末跋

宋朱子撰

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紀載。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故左氏於春秋既依經以作傳。復爲國語二十餘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爾。然自漢

以來爲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固不復講。至司馬溫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然後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編年繫日。如指諸掌。雖託始於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起於智伯。上系左氏之卒章。實相受授。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十百年之間。不相綴屬。讀者病之。今建安袁君機仲乃以暇日作爲此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乃或病其於古無初。而區別之外。

無發明者顧第弗深考耳機仲以摹本見寄熹始得而讀之爲之撫卷太息因記其後如此以曉觀者

文獻通考曰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工部侍郎袁樞機仲撰又續通鑑長編一百六十八卷禮部侍郎眉山李燾仁父撰長編云者司馬公之爲通鑑也先命其屬叢目叢目旣成乃修長編然後刪之以成書唐長編六十卷今通鑑惟八十卷耳熹所上表自言未可謂之通鑑止可謂之長編故其書雖繁蕪而不嫌也

三ノ

三ノ

三

史通自序

唐劉知幾撰

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其職今上卽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修史皆如故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秘書少監自惟歷事二主從官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司其憂不遑啟處嘗以載削餘暇商榷史篇下

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予旣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爲目。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爲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日久。博采衆議。爰定茲名。凡爲二十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於時歲次庚戌。景龍四年仲春之月也。

文獻通考曰。知幾長安神龍間。三爲史官。頗不得志。乃以前代書史序其體法。因習廢置。掇其得失。述作曲直。分內外篇。著爲評議。備載史策之要。當

時徐堅深重之云居父職者宜置座右元宗朝詔
其家錄進上讀而善之宋子京稱唐舊史之文猥
釀不綱謂知幾工訶古人而拙於用已觀此書知
子京之論不誣又史通析微十卷唐柳璨撰璨以
史通妄誣聖哲評湯之德爲僞迹論桀之惡爲厚
誣謗周公云不臣褒武庚以徇節其甚至於彈劾
仲尼因討論其舛謬共成五十篇

讀書

卷二

三

路史自序

宋羅泌撰

太史公作史記。蘇子述古史。自黃戲而上不遘曰仲尼不遘也。予違太史公藐千三百載矣。又上誅之萬載之前。非取鑒於聖人也。以卒昔猶欲言也。神翰雄之書。輶軒黃車之錄。克棟連牀。曜聯而穀繫矣。然心術或蔽。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故觸途而輒寃。皇甫謐之世紀。譙周之史考。張惜之系譜。馬總之通歷。諸葛耽之帝錄。姚恭年之歷帝紀。小司馬之補史。劉恕之通鑑外紀。亦粗詳矣。而其學狹淺不足取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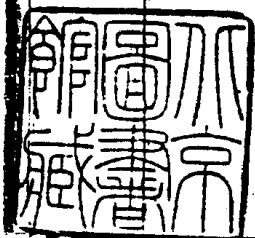
太史公丁孤羸威學之後。首掇隧緒。旣足通遺而蘇子所述。第發明索隱之舊。茲固未足爲全書。而予之路史所爲起也。嗟乎。人者天地之英。而聖人之道與天地並。春生夏長。天地有不至。聖財成焉。賞善罰惡。天地有不及。聖輔相焉。其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者。至矣。是故天地雖大。非聖人有不立。三皇五帝。又聖之出類。而人道之極摯者也。然其猷爲制度。反菴藹而不昌。得亡惜乎。或曰。古今異道。古之不可施於今。猶燭之不可用於旦也。吁。亦廬臧爨獲蒙蒙亡志。

屏見余道一而已。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自伏羲以來。
炎黃小顓顓嚳陶唐姚虞伯禹。俱以是傳。以今重之。
雖前乎千萬載。稽符合節。是旦暮之轍也。風容皐葵
之徒。英霸猶在。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時。方其所表
見。可得而言矣。曷古今之異哉。雖然。清穆之編。詎宜
辱於樛鋤之手邪。式爲抄類。而獲奇絕。且太史公來
百千賢之論。話詳矣。語留千載。此其時也。故予論也。
天皇以還。尼於有夏。以綱太史公蘇子之亡。其有所
明。則諉之私屬。疏之下方。夢雋之論。餽誚碩人。亦徒

以移衆云

江西通志曰羅泌字長源廬陵人學博才宏侈遊
墳典廼搜集百家成路史始自遠古有夏之後弗
傳前紀九卷後紀卷十有四國名紀八卷發揮六
卷餘論卷十通計四十二卷集成於乾道間西蜀
費輝序行於世男萃能世其學嘗爲路史註

讀書引卷之六終



讀書引卷之七

新建曹孚先集少



金谿王謨仁圃輯

男詒守典常校

通典自序

唐杜佑撰

佑少嘗讀書。而性且蒙固。不達術數之藝。不好章句之學。所纂通典。實采羣言。徵諸人事。將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曰財。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曰。倉廩實。知

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也。夫
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
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
致治之大方也。故設職官。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隳然
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是
以食貨爲之首。卷十二選舉次之。卷六職官又次之。卷二十
禮又次之。卷百樂又次之。卷七刑又次之。卷五大刑用甲兵。卷十
卷八州郡又次之。卷十四邊防末之。卷十六或覽之者。庶知
篇第之旨也。本初纂錄止於天寶之末。其有要須議論者。亦便及以後之事。

文獻通考曰。通典二百卷。唐宰相杜佑撰。先是劉秩採經史。自黃帝迄天寶末。制度沿革廢置。論議得失。倣周禮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才過劉向。佑以爲未盡。因廣之。參以新禮。爲二百篇。以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刑法州郡邊防八門分類叙載。世推該洽。三十六年成書。德宗時上之。又續通典二百卷。翰林學士承旨大名宋白太素等撰。咸平三年。奉詔。四年九月書成。起唐至德。初迄周顯德末。王欽若言。杜佑通典。上下數千載。爲二百

卷而其中四十卷爲開元禮。今之所載二百餘年。亦如前書卷數。時論非其重複。又國朝通典二百卷。不著名氏。或言魏鶴山所爲。似方草創。未成書也。凡通典會要前書及館閣書目皆列之類書。按通典載古今制度沿革。會要專述典故。非類書也。

通志自序

宋鄭樵撰

百川異趣。必會於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入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爲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仲尼旣沒。百家諸子興焉。各效論語。以空言著書。至於歷代實蹟。無所紀繫。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司馬氏

世司典籍。工於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爲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茲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遺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且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於七

八種書。所可爲遷恨者博不足也。凡著書者。雖採前人之書。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盡楚人之辭。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間以俚語。良由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墮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挿雜言。所可爲遷恨者雅不足也。大抵開基之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之士。爲之彌縫。晉之乘。楚之檇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乘檇杌無善後之人。故其書不行。春

言事下
秋得仲尼挽之於前。左氏推之於後。故其書與日月並傳。不然。則一卷事目。安能行於世。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班固者。浮華之士也。全無學術。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儻臣鄰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固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而已。儻臣鄰皆如此。則奏議何取焉。肅宗知其淺陋。故語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

也。固於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材。將何著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彊立差等。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廁於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由其斷漢爲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爲慚。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爲耻。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爲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後世衆手修書。

道傍築室。掠人之文。竊鍾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業如此。後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服。何能測其淺深。遷之於固。如龍之於猪。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孝武至於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已如已之續遷。旣無衍文。又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閫奧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

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爲褒貶也。間有及褒
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且紀傳之中。旣載善惡。足
爲鑒戒。何必於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生決科
之文。安可施於著述。殆非遷彪之意。况謂爲贊。豈有
貶辭。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銓。或謂
之評。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劇論固也。司馬談有其書。
而司馬遷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業。而班固不能讀
父之書。固爲彪之子。旣不能保其身。又不能傳其業。
又不能教其子。爲人如此。安在乎言爲天下法。范曄

陳壽之徒繼踵。率皆輕薄無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筆削而爲信史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斷代爲史。無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聖。亦莫知其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語其同也。則紀而復紀。一帝而有數紀。傳而復傳。一人而有數傳。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範五行者。一家之書。而世世序五行傳。如此之類。豈勝繁文。語其異也。則前王不列於後王。後事不接於前事。郡縣各爲區域。

而昧遷革之源。禮樂自爲更張。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類。豈勝斷綆。曹魏指吳蜀爲寇。北朝指東晉爲僭。齊史稱梁軍爲義軍。謀人之國。可以爲義乎。隋書稱唐兵爲義兵。伐人之君。可以爲義乎。房元齡董史冊。故房彥謙擅美名。虞世南預修書。故虞荔虞寄有嘉傳。甚者桀犬吠堯。吠非其主。晉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於魏者。目爲叛臣。王凌諸葛誕母邱儉之徒。抱屈黃壤。齊史黨齊而不有宋。凡忠於宋者。目爲逆黨。袁粲劉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噫。天日在上。安可如

斯似此之類。歷世有之。傷風敗義。莫大乎此。遷法既失。固弊日深。自東都至江左。無一人能覺其非。惟梁武帝爲此慨然。乃命吳均作通史。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書未成而均卒。隋楊素又奏令陸從典續史記。訖於隋書。未成而免官。豈天之靳斯文而不傳與。抑非其人而不祐之與。自唐之後。又莫覺其非。凡秉史筆者。皆準春秋。專事褒貶。夫春秋以約文見義。若無傳釋。則善惡難明。史冊以詳文該事。善惡已彰。無待美刺。讀蕭曹之行事。豈不知其忠良。見莽卓之所爲。豈

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國之大典也。而當職之人。不知留意於憲章。徒相尚於言語。正猶當家之婦。不事簪殮。專鼓唇舌。縱然得勝。豈能肥家。此臣之所深耻也。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不比紀傳。紀則以年包事。傳則以事繫人。儒學之士。皆能爲之。惟有志難。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曄陳壽之徒。能爲紀傳。而不敢作表志。志之太原起於爾雅。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意。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餘史並承。

班固謂之志。皆詳於浮言。略於事實。不足以盡爾雅之義。臣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生民之本。在於姓氏。帝王之制。各有區分。男子稱氏。所以別貴賤。女子稱姓。所以別婚姻。不相紊濫。秦并六國。姓氏混而爲一。自漢至唐。歷世有其書。而皆不能明姓氏。原此一家之學。倡於左氏。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又以字以謚。以官以邑。命氏邑亦土也。

左氏所言。惟茲五者。臣今所推有三十二類。左氏不得而聞。故作氏族略。書契之本。見於文字。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文有子母。主類爲母。從類爲子。凡爲字書者。皆不識子母。文字之本。出於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字也。原此一家之學。亦倡於左氏。然止戈爲武。不識諧聲。反正爲乏。又昧象形。左氏旣不別其源。後人何能別其流。是致小學一家。皆成鹵莽。經旨不明。穿鑿蠡起。盡由於此。臣於是驅天下文字。盡歸六書。軍律旣明。士乃用命。故

作六書略。天籟之本自成經緯。縱有四聲以成經。橫有七音以成緯。皇頡制字。深達此機。江左四聲反沒其旨。凡爲韻書者。皆有經無緯。字書眼學。韻書耳學。眼學以母爲主。耳學以子爲主。母主形。子主聲。二家俱失所主。今欲明七音之本。擴六合之情。然後能宣仲尼之教。以及人面之俗。故作七音略。天文之家。在於圖象。民事必本於時。時序必本於天。爲天文志者。有義無象。莫能知天。臣今取隋丹元子步天歌。句中有圖。言下成象。靈臺所用。可以仰觀。不取甘石本經。

惑人以妖妄。速人於罪累。故作天文略。地理之家。在
於封圻。而封圻之要。在於山川。禹貢九州。皆以山川
定其經界。九州有時而移。山川千古不易。是故禹貢
之圖。至今可別。班固地理主於郡國。無所底止。雖有
其書。不如無也。後之史氏。正以方隅。郡國併遷。方隅
顛錯。皆因司馬遷無地理書。班固爲之創始。致此一
家俱成謬學。臣今準禹貢之書。而理川源。本開元十
道圖。以續今古。故作地里略。都邑之本。金湯之業。史
氏不書。黃圖難考。臣上稽三皇五帝之形勢。遠探四

夷入蠻之巢穴。仍以梁汴者四朝舊都。爲痛定之戒。南陽者疑若可爲中原之新宅。故作都邑略。謚法一家國之大典。史氏無其書。奉常失其旨。周人以諱事神。謚法之所由起也。古之帝王存亡皆用名。自堯舜禹湯至於桀紂皆名也。周公制禮。不忍名其先君。武王受命之後。乃追謚太王王季文王。此謚法所由立也。本無其書。後世僞作周公謚法。欲以生前之善惡。爲死後之勸懲。且周公之意。旣不忍稱其名。豈忍稱其惡。如是則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不可行乎周。

公矣。此不道之言也。幽厲桓靈之字。本無凶義。謚法欲名其惡。則引辭以遷就。其意何爲。皇頡制字。使字與義合。而周公作法。使字與義離。臣今所纂。並以一字見義。削去引辭。而除其曲說。故作謚略。祭器者。古人飲食之器也。今之祭器。出於禮圖。徒務說義。不思適用。形制旣乖。豈便歆享。夫祭器尙象者。古之道也。器之大者。莫如罍。故取諸雲山。其次莫如尊。故取諸牛象。其次莫如彝。故取諸雞鳳。最小者莫如爵。故取諸雀。其制皆象其形。鑿項及背。以出內酒。惟劉沓能

知此義。故引魯郡地中所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尊。及齊景公冢中所得牛尊象尊以爲證。其義甚明。世莫能用。故作器服略。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仲尼編詩爲正樂也。以風雅頌之歌爲燕享祭祀之樂。工歌鹿鳴之三。笙吹南陔之三。歌間魚麗之三。笙間崇邱之三。此大合樂之道也。古者絲竹有譜。無辭。所以六笙但存其名。序詩之人不知此理。謂之有其義而亡其辭。良由漢立齊魯韓毛四家博士。各以義言詩。遂使

聲歌之道日微。至後漢之末。詩三百僅能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之聲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至於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自鹿鳴不傳。後世不復聞詩。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興衰而存亡。繼風雅之作者。樂府也。史家不明仲尼之意。樂府不收。乃取工伎之作以爲志。臣舊作系聲樂府以集漢魏之辭。正爲此也。今取篇目以爲次。曰樂府正聲者。所以明風雅。曰祀享正聲者。所以明頌。又以琴操明絲竹。以遺聲準逸詩。語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

未盡善也。此仲尼所以正舞也。韶卽文舞。武卽武舞。古樂甚希。而文武二舞猶傳於後世。良由有節而無辭。不爲義說家所惑。故得全仲尼之意。五聲八音十二律者。樂之制也。故作樂略。學術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書籍之散亡。由編次之無紀。易雖一書。而有十六種學。有傳學。有注學。有章句學。有圖學。有數學。有識緯學。安得總言易類乎。詩雖一書。而有十二種學。有詁訓學。有傳學。有注學。有圖學。有譜學。有名物學。安得總言詩類乎。道家則有道書。有道經。有科儀。有

符籙。有吐納內丹。有爐火外丹。凡二十五種。皆道家。而渾爲一家。可乎。醫方。則有脉經。有灸經。有本草。有方書。有炮灸。有病源。有婦人。有小兒。凡二十六種。皆醫家。而渾爲一家。可乎。故作藝文略。冊府之藏。不患無書。校讐之司。未聞其法。欲三館無素餐之人。四庫無蠹魚之簡。千章萬卷。日見流通。故作校讐略。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圖譜之學。由此而興。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文。書籍之學。由此而出。圖成經。書成緯。一經一緯。錯綜而成文。古之學者。左圖右書。不可偏。

言三十一
廢。劉氏作七略。收書不收圖。班固卽其書爲藝文志。自此以還。圖譜日亡。書籍日冗。所以困後學而墮良材者。皆由於此。何哉。卽圖而求易。卽書而求難。舍易從難。成功者少。臣乃立爲二記。一曰記有。記今之所。有者。不可不聚。二曰記無。記今之所無者。不可不求。故作圖譜略。方冊者。古人之言語。款識者。古人之面貌。方冊所載。經數千萬傳。款識所勒。猶存其舊。蓋金石之功。寒暑不變。以茲稽古。庶不失真。今藝文有志。金石無紀。臣於是採三皇五帝之泉幣。三王之鼎

舜。秦人石鼓。漢魏豐碑。上自蒼頡石室之文。下逮唐
人之書。各列其人而名其地。故作金石略。洪範五行
傳者。巫瞽之學也。歷代史官皆本之以作五行志。天
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冥不可知。若之何。一蟲
之妖。一物之戾。皆繩之以五行。又若之何。晉厲公一
視之遠。周單公一言之徐。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晉
申生一衣之偏。鄭子臧一冠之異。而能關於五行之
沴乎。董仲舒以陰陽之學。倡爲此說。本於春秋。牽合
附會。歷代史官自愚其心目。俛首以受籠罩。而欺天

下。臣故削去五行而作災祥略。語言之理易推。名物之狀難識。農圃之人識田野之物。而不達詩書之旨。儒生達詩書之旨。而不識田野之物。五方之名本殊。萬物之形不一。必廣覽動植。洞見幽潛。通鳥獸之情。狀察草木之精神。然後參之載籍。明其品彙。故作昆蟲草木略。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漢唐諸儒議論。禮略所以敘五禮。職官略所以秩百官。選舉略言掄材之方。刑法略言用刑之術。食貨略言財貨之源流。凡茲五略。雖本前人之典。亦非諸史之文也。古者記

事之史謂之志。書大傳曰：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是以宋鄭之史，皆謂之志。太史公更志爲記。今謂之志，本其舊也。桓君山曰：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古者紀年，別繫之書，謂之譜。太史公改而爲表。今復表爲譜，率從舊也。然西周經幽王之亂，紀載無傳。故春秋編年，以東周爲始。自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及年歷，上極三皇，譙周、陶宏景之徒，皆有其書。學者疑之，而以太史公編年爲正。故其年始於共和。然共和之名，已不可據。况其年

乎仲尼著書斷自唐虞而紀年始於魯隱以西周之年無所考也。今之所譜自春秋之前稱世謂之世譜。春秋之後稱年謂之年譜。太史公紀年以六甲後之紀年者以六十甲或不用六十甲而用歲陽歲陰之名。今之所譜卽太史公法。旣簡且明。循環無滯。禮言臨文不諱。謂私諱不可施之於公也。若廟諱則無所不避。自漢至唐。史官皆避諱。惟新唐書無所避。臣今所修準舊史例。間有不得而避者。如謚法之類。改易本字。則其義不行。故亦準唐舊。夫學術超詣本乎心。

識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舊史之文。紀傳者編年紀事之實蹟。自有成規。不爲智而增。不爲愚而減。故於紀傳卽其舊文。從而損益。若紀有制詔之辭。傳有書疏之章。入之正書。則據實事。寔之別錄。則見類例。唐書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議。故紀傳訕隋。若禮樂政刑。務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嗚呼。酒醴之末。自然澆漓。學術之末。自然淺近。九流設教。至末皆弊。然他教之弊。微有典刑。惟儒家一家。去本太遠。此理何由。班固有

言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枝葉繁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且百年之間。其患至此。千載之後。弊將若何。况祿利之路。必由科目。科目之設。必由乎文辭。三百篇之詩。盡在聲歌。自置詩博士以來。學者不聞一篇之詩。六十四卦之易。該於象數。自置易博士以來。學者不見一卦之易。皇頡制字。盡由六書。漢立小學。凡文字之家。不明一字之宗。伶倫制律。盡本七音。江左置聲韻。

凡音律之家。不達一音之旨。經旣苟且。史又荒唐。如此流離。何時返本。道之汙隆存乎時。時之通塞存乎數。儒學之弊至此而極。寒極則暑至。否極則泰來。此自然之道也。臣蒲柳之質。無復餘齡。葵藿之心。惟期盛世。謹序。

文獻通考曰。按書名通志。其該括甚大。卷首序論。譏詆前人。高自稱許。蓋自以爲無復遺憾矣。然夷考其書。則氏族六書七音等略。考訂詳明。議論精到。所謂出臣胸臆。非諸儒所得聞者。誠是也。至於

天文地里器服則失之太簡。如古人器服之制度至詳。今止樽罍一二而謂之器服略可乎。若禮及職官選舉刑罰食貨五者。則古今經制甚繁。沿革不一。故杜岐公通典之書。五者居十之八。然杜公生貞元間。故其所記述止於唐天寶。今通志旣自爲一書。則天寶而後。宋中興以前。皆合陸續銓次。如班固漢書續史記武帝以後可也。今通志此五略。天寶以前則盡寫通典全文。略無增損。天寶以後則竟不復陸續。又以通典細注稱爲已意附其

旁而亦無所發明，疎略如此，乃自謂雖本前人之
典而亦非諸史之文，不亦誣乎？夾漈譏司馬子長
全用舊文，間以里俗，采摭未備，筆削不遑。又譏班
孟堅全無學識，專事剽竊。自高祖至武帝七世盡
竊遷書，不以爲慚。至其所自爲書，則不堪檢點如
此。然則著述豈易言哉？又按此書刊本，元無卷數，
止是逐略分爲一二耳。中興四朝藝文志別史類
載通志二百卷，其後叙述云：中興初，鄭樵采歷代
史及它書，自三皇迄隋爲書曰通志，倣遷固爲紀

傳而改表爲譜志爲略，則其爲書似是節抄刪正歷代之正史，如高峻之小史，蘓子由之古史，而非此二十略之書也。但二十略序文後言於紀傳卽其舊文，從而損益制誥書疏別錄，唐書五代史本朝大臣所修，非微臣敢議，故紀傳及隋若禮樂刑政務存因革，固引而至唐云，則亦略言其作書之意，豈彼二百卷者自爲一書，亦名之曰通志，而於此序附言其意耶？或併二十略共爲一書耶？當俟續考。

文獻通考自序

宋馬端臨撰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入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爲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跡。十七史之紀述。萃爲一書。然後

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爲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爲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歛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

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藁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闕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

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非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乃若叙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叙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叙兵則盡賦。遺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跡。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

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叙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倣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爲集著述之大成也。愚自蚤歲。蓋嘗有志於綴緝。顧百憂薰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澁。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尙論千百載之前。非

史傳之實錄具存可以稽考。先儒之緒言未遠足資
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爲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
裘。家藏墳素。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
庶幾焉。嘗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
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
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榷。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
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
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爲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
則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

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凡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裨官之紀錄。凡一語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論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

然有得。則竊以已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爲門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則各以小序詳之。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陳壽號善敘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况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劇目鉅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忘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

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元史類編曰。馬端臨。字貴與。江西樂平人。父廷鸞。宋咸淳中。官右丞相。端臨幼承家學。年十九。淹貫經史。以蔭補承事郎。宋亡。隱居不仕。先著大學集傳。多識錄。後益留心經濟。作文獻通考。上遡唐虞。下至南宋。以補杜佑通典之闕。計二十餘年而成。仁宗延祐四年。遣真人王壽衍尋訪有道之士。至饒州路錄其書上進。詔官爲鏤版。以廣其傳。仍令

端臨親齋所著槁本赴路校勘，英宗至治二年始竣工，先是留夢炎爲吏部尙書，與廷鸞在宋爲同相，召致端臨欲用之，以親老辭，及廷鸞卒，稍起爲慈湖柯山二書院山長，教授台州路，三月引年歸，終於家。

讀書引卷之八

新建曹孚先集少參

金谿王謨仁編輯

男詒安泰常校

田賦考序

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內。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祿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孫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不煩

考覈而姦僞無所容。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於官民。仰給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而輸其賦。仰事俯育。一視同仁。而無甚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內自私。一人獨運於其上。而守宰之任。驟更數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閭里之情僞。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受。其姦敝無窮。故秦漢以來。官不復可授田。遂爲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間如元魏之太和。李唐之貞觀。稍欲復三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蓋

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予百姓矣。秦於其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所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啟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畝。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相庸。

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爲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於煩擾無稽。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作田賦考第一。敘歷代因田制賦之規。而以水利屯田官田附焉。凡七卷。

錢幣考序

生民所資曰衣與食物。之無關於衣食。而實適於用者曰珠玉五金。先王以爲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於是以適用之物。作爲貨幣。以權之。故上古之世。

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然珠玉黃金爲世難得之貨。至若權輕重通貧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銅而已。故九府圉法。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然古者俗朴而用簡。故錢有餘。後世俗侈而用糜。故錢不足。於是錢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數多而直輕。則其致遠也難。自唐以來始制爲飛券鈔引之屬。以通商賈之厚。齋實易者。其法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爲錢也。宋慶歷以來。蜀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自交會旣行。而始直以楮爲錢矣。夫珠

玉黃金可貴之物也。銅雖無足貴而適用之物也。以其可貴且適用者。制幣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爲幣。則始以無用爲用矣。舉方尺腐敗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飢藉以食。貧藉以富。蓋未之有。然銅重而楮輕。鼓鑄繁難。而印造簡易。今捨其重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者。而又不免犯銅之禁。生無搜銅之苛。亦可便也。作錢幣考第二。凡二卷。

戶口考序

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竄情。

之輩鈞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爲士則道問學。及其爲農則力稼穡。及其爲兵則善戰陣。授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扞城其民。民聚則其國強。民寡則其國弱。蓋當時國之與立者民也。光岳旣分。風氣日漓。民生其間。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冑則慙。農安於犁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夥。其肩摩袂接。三屏不足以滿隅者。總總也。於是民之多寡。不足爲國之盛衰。官旣無藉。

於民之材。而徒欲多爲之法。以征其身。戶調口賦。日增月益。上之人厭棄賤薄。不倚民爲重。而民益窮苦憔悴。祇以身爲累矣。作戶口考第三。敘歷代戶口之數。與其賦役。而以奴婢占役附焉。凡二卷。

職役考序

役民者官也。役於官者民也。郡有守。縣有令。鄉有長。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在軍旅則執干戈。興土木則親畚鍤。調征行則負羈縶。以至追胥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於官者也。役民者逸。役於官

者勞。其理則然。然則鄉長里正非役也。後世乃虐用其民。爲鄉長里正者。不勝誅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戶口矣。唐宋而後。下之任戶役者。其費日重。上之議戶役者。其制日詳。於是曰差曰雇曰義。紛紜雜襲。而法出姦生。莫能禁止。噫。成周之里宰黨長。皆有祿秩之命官。兩漢之三老嗇夫。皆有譽望之名士。蓋後世之任戶役者也。曷嘗凌暴之至此極乎。作職役考第四。敘歷代設法之詳。而以復除附焉。凡二卷。

征權考序

征權之途有二。一曰山澤。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關市。酒酤征商是也。苦言利者。則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欲與民庶爭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於征權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則併其利源奪之。官自煮鹽酤酒。採

茶鑄鐵。以至市易之屬。利源日廣。利額日重。官旣不能自辦。而豪強商賈之徒。又不可復擅。然旣以立爲課額。則有司者不任其虧減。於是又爲均派之法。或計口而課鹽鐵。或望戶而摧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令於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而征摧遍於天下矣。蓋昔之摧利。曰取之豪強商賈之徒。以優農民。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強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強商賈之權。有識者知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作征摧考第五首敘歷代征商之法。鹽鐵始於

言事
齊則次之。推酤始於漢。推茶始於唐。則又次之。雜征
歛者。若津渡間架之屬。以至漢之告緡。唐之率貸。宋
之經總制錢。皆衰世一切之法也。故又次之。凡六卷。

市糴考序

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
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倣於周官
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
藉口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
一所。有。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

倣於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然泉府與平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糴之。蓋懋遷有無。曲爲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然沿襲既久。古意寢失。其市物也。亦諉曰摧蓄賈居。貨待賈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爲。而指爲富國之術矣。其糴粟也。亦諉曰拯貧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

言三十五
極弊。則名曰和買和糴。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鞭笞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稽以厲民。不可不究其顛末也。作市糴考第六。凡二卷。

土貢考序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爲主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卽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土所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然季叔之世。務爲苛橫。往往租自租。

而貢自貢矣。至於珍禽奇獸。裘服異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姦諂之臣。希意創貢。往往有出於經常之外者。甚至指留官賦。陰增民輸。而命之曰羨餘。以供貢奉。上下相蒙。苟悅其名。而於百姓則重困矣。作土貢考第七凡一卷。

國用考序

賈山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貲。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而不

能勝其求。一君之身。其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然則國之廢興。非財少而國延。財多而國促。其效可觀矣。然自周官六典。有太府。又有王府。內府。且有惟王不食之說。後之爲國者。因之。兩漢財賦曰大農者。國家之蓄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轉運度支。而復有瓊林大盈。宋既有戶部三司。而復有封樁內藏。於是天下之財。其歸於上者。復有公私恭儉賢主。常捐內帑以濟軍國之用。民裕而其祚昌。淫侈僻王。至糜外府以供耳目。

之娛。故財匱而其民怨。此又歷代制國用者龜鑑也。作國用考第八。敘歷代財計首末。而以漕運賑恤蠲減附焉。凡五卷。

選舉考序

古之用人。德行爲首。才能次之。虞朝咨采。亦有九德。周家賓興。考其德行。於才不屑屑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閭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俾之入備王官。以階清顯。蓋其爲法雖有

愧於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至於隋而州郡僚屬皆命於銓曹。縉紳發軔悉由於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於是勘藉小吏。得以司升沉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於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主於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勘藉小吏。而專校其資格。於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者矣。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而不可以復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僥濫者愈不可澄汰。亦獨何哉。又

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三代之時。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旣公。而賢愚自判。往往當時士之被舉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巧僞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爲取士之途。銓選爲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爲防閑檢柅之法。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銓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爲謀。蓋有舉於禮部而不得官者。不舉於禮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進身之塗轍。亦復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舉士舉官兩門。以該之。

作選舉考第九凡十二卷。

學校考序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卽一黨之師也。州長卽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爲比長閭胥。上之爲

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爲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鈞是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趨。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爲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古人有言曰。

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爲吏者。皆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宮。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况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始視爲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爲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作學校考第十。敘歷代學校之制。及祠祭褒贈先聖先師之首末。幸學養老之儀。而郡國鄉黨之學附見焉。凡七卷。

職官考序

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內外之別。無文武之異。何也。唐虞之時。禹宅揆。契掌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羲和掌歷。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蓋精而論道經邦。粗而飭則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而下視曲藝多能之流。其執技事上者。則自安於鄙俗。而難語以輔世長民之事。於是審音治歷。醫祝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謂之雜流。擯不得與搢紳伍。而官之清濁始分矣。昔在成周。設官分職。綴衣趨馬。俱籲俊之流。

宮伯內宰。盡與賢之侶。逮夫漢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爲侍中。以賢士備郎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宮禁。陪侍宴私。陳誼格非。拾遺補過。其才能卓異者。至爲公卿將相。爲國家任大事。霍光、張安世是也。中漢以來。此意不存。於是非閹豎嬖倖。不得以日侍宮庭。而賢能搢紳。特以之備員表著。漢有宮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黨。職掌不相爲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古者文以經邦。武以撥亂。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將。入可以相。其在

小臣則簪筆可以待問荷戈可以前驅。後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戰陣。被介冑者不復識簡編。於是官人者制爲左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至於有侍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嘗司宮禁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有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太常有卿佐。而未嘗審音樂。將作有監貳。而未嘗諳營繕。不過爲儒臣養望之官。是名濁而實清也。尙書令在漢爲司牘小吏。而後世則爲大臣所不敢當之穹官。校尉在漢爲兵師要職。

言言下
而後世則爲武弁所不齒之冗秩。蓋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庠懸絕如此。參稽互考。曲暢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類推。作職官考第十一。首敘官制次序。官數內官則自公師宰相而下。外官則自州牧郡守而下。以至散官祿秩品從之詳。凡二十一卷。

郊祀宗廟考序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卿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

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然則義者祭之理也。數者祭之儀也。古者人習於禮。故家國之祭祀。其品節儀文。祝史有司皆能知之。然其義則非儒宗講師不能明也。周衰禮廢。而其儀亡矣。秦漢以來。諸儒口耳所授。簡冊所載。特能言其義理而已。戴記是也。儀禮所言。止於卿士大夫之禮。六典所載。特以其有關於職掌者。則言之。而國之大祀。蓋未有能知其品節儀文者。漢鄭康成深於禮學。作爲傳註。頗能補經之所未備。然以讖緯之言而釋

經。以秦漢之事而擬三代。此其所以舛也。蓋古者郊與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漢始有五帝太一之祠。而以古者郊祀明堂之禮。禮之。蓋出於方士不經之說。而鄭注禮經二祭。曰天曰帝。或以爲威靈仰。或以爲耀靈寶。襲方士緯書之荒誕。而不知其非。夫禮莫先於祭。祭莫重於天。而天之名義。且乖異如此。則其他節目注釋。雖復博瞻。不知其果得禮經之意否乎。王肅說也。雖引正論以力排之。然魏晉以來祀天之禮。嘗參酌王鄭二說而迭用之。竟不能偏廢也。至於禘

祫之節。宗祧之數。禮經之明文。無所稽據。而注家之聚訟莫適折衷。其叢雜牴牾。與郊祀之說無以異也。近世三山信齋楊氏。得考亭勉齋之遺文。與義著爲祭禮一書。詞義正大。考訂精核。足爲千載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經文。不復以注疏之說挽補。故經之所不及者。則濶略不接續。杜氏通典之書有祭禮。則參用經註之文。兩存王鄭之說。雖通暢易曉。而不如楊氏之純正。今並錄其說。次及歷代祭祀禮儀本末。而唐開元宋政和二禮書中。所載註祀儀註。併詳著。

言言
焉。作郊祀考第十二。以敘古今天神地祇之祀。首郊。
次明堂。次后土。次雩。次五帝。次日月星辰寒暑。次六
宗四方。次社稷山川。次封禪。次高禩。次八蜡五祀。次
田蠶。次祈禳告祭。而以雜祠淫祠終焉。凡二十三卷。
宗廟考第十三。以敘古今人鬼之祀。首國家宗廟。次
時享。次祫禘。次功臣配享。次祠先代君臣。次諸侯宗
廟。而以大夫士庶宗廟時享終焉。凡十五卷。

王禮考序

古者經禮禮儀皆曰三百。蓋無有能知其節目之詳

者矣。然總其凡有五。曰吉凶軍賓嘉。舉其大有六。曰冠昏喪祭鄉相見。此先王制禮之略也。秦漢而後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無者。如大射聘禮士相見鄉飲酒投壺之類是也。有古無而今有者。如聖節上壽上尊號拜表之類是也。有其事通乎古今而後世未嘗制爲一定之禮者。若臣庶以下冠昏喪祭是也。凡若是者。皆本無沿革。不煩紀錄。而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惟國家祭祀學校選舉。以至朝儀巡狩田獵冠冕服章圭璧符璽車旗鹵簿。及凶禮之國恤耳。今除

國祀學校選舉已有專門外。朝儀以下則總謂之儀禮。而備著歷代之事迹焉。蓋本晦庵儀禮經傳通解所謂王朝之禮也。其本無沿革者。若古禮則經傳所載先儒所述自有專書。可以尋求。毋庸贅序。若今禮則雖不能無失。而議禮制度。又非書生所得預聞也。是以亦不復措辭焉。作王禮考第十四。凡二十二卷。

樂考序

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故審樂以知政。蓋言樂之正。哇。有關於時之理亂也。然自三代以後。號爲歷年。

多。施澤久而民安樂之者。漢唐與宋。漢莫盛於文景之時。然至孝武時。河間獻王始獻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隸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哀帝時。始罷鄭聲。用雅樂。而漢之運祚。且移於王莽矣。唐莫盛於貞觀。開元之時。然所用者多教坊俗樂。太常閱工人常隸習之。其不可教者。乃習雅樂。然則其所謂樂者可知矣。宋莫盛於天聖。景祐之時。然當時胡瑗。李照。阮逸。范鎮之徒。拳拳以律呂未諧聲音未正爲憂。而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時。始製

大晟樂自謂古雅而宋之土宇且陷入女貞矣蓋古者因樂以觀政而後世則方其發政施仁之時未暇制樂及其承平之後網紀法度皆已具舉敵國外患皆已銷亡君相他無所施爲學士大夫他無所論說然後始及制樂樂旣成而政已秕國已衰矣昔隋開皇中制樂用何妥之說而擯萬寶常之議及樂成寶常聽之泫然曰樂聲淫厲而哀不久天下將盡噫使當時一用寶常之議能救隋之亡乎然寶常雖不能制樂以保隋之長存而猶能聽樂而知隋之必亡其

宿悟神解亦有過人者。竊嘗以爲世之興衰理亂固未必由樂。然若欲議樂。必如師曠。州鳩。萬寶。常王。令言之徒。其自得之妙。豈有法之可傳者。而後之君子。乃欲強爲議論。究律呂於黍之縱橫。求正哇於聲之清濁。或證之以殘缺斷爛之簡編。埋沒銷蝕之尺量。而自謂得之。何異刻舟覆蕉。叩槃捫燭之爲。愚固不知其說也。作樂考第十五。首敘歷代樂制。次律呂制度。次八音之屬。各分雅部。胡部。俗部。以盡古今樂器之本末。次樂縣。次樂歌。次樂舞。次散樂。鼓吹。而以徹

樂終焉。凡十五卷。

兵考序

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率。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

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旬六十四井爲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也每旬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後世士自爲士農自爲農工商末技自爲工商末技凡此四民者

平時不識甲兵爲何物。而所謂兵者。乃出於四民之外。故爲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戰。則盡數驅之以當鋒刃。無有休息之期。甚則以未嘗訓練之民而使之戰。是棄民也。唐宋以來。始專用募兵。於是兵與民判然爲二途。諺曰。教養於平時。而驅用於一旦。然其季世。則兵數愈多。而驕悍而劣弱。爲害不淺。不惟足以疲國力。而反足以促國祚矣。作兵考第十六。首敘歷代兵制。次禁衛及郡國之兵。次教閱之制。次車戰舟師馬政軍器。凡十三卷。

刑考序

昔漢陳咸言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蓋漢承秦法過於嚴酷重以武宣之君張趙之臣淫刑喜殺習以爲常咸之言蓋有激也竊嘗以爲劓則採黥蚩尤之刑也而唐虞遵之收孥赤族亡秦之法也而漢魏以來遵之以賢聖之君而不免襲亂虐之制由是觀之咸言尤爲可味也漢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髡法過輕而略無懲劓笞法過重而至於死亡其後乃去笞而獨用髡臧死罪

一等卽止於髡鉗進髡鉗一等卽入於死而深文酷吏務從重比故死刑不勝其衆魏晉以來病之然不知減笞數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復肉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復遂獨以髡鉗爲生刑所欲活者傳生議於是傷人者或折腰體而纔剪其毛髮所欲陷者與死比於是犯罪者旣已刑殺而復誅其宗親輕重失宜莫此爲甚及隋唐以來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卽有虞所謂鞭朴流宥雖聖人復起不可偏廢也若夫苟慕輕刑之名而不恤惠姦之患殺人者

不死傷人者不刑。俾無辜罹毒虐者。抱沉冤而莫伸。而舞文利賄賄者。無後患之可惕。則亦非聖人明刑弼教之本意也。作刑考第十七。首刑制。次徒流。次詳讞。次贖刑赦宥。凡十二卷。

經籍考序

昔秦燔經籍。而獨存醫藥。及筮種樹之書。學者抱恨終古。然以今考之。易與春秋二經。首末俱存。詩亡其六篇。或以爲笙詩元無其辭。是詩亦未嘗亡也。禮本無成書。戴記雜出。漢儒所編。儀禮十七篇。及六典最

晚出六典僅亡冬官。然其書純駁相半。其存亡未足爲經之疵也。獨虞夏商周之書亡其四十六篇耳。然則秦所燔除書之外俱未嘗亡也。若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銅而並無一卷流傳至今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爲之興廢也。漢隋唐宋之史俱有藝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豈亦秦爲之厄哉。昌黎公所謂爲之也易。則其傳之也不遠。豈不信然夫。

書之傳者已鮮。傳而能蓄者加鮮。蓄而能閱者尤加鮮焉。宋皇祐時。命名儒王堯臣等作崇文總目。記館閣所儲之書。而論列於其下方。然止及經史而亦多缺略。子集則但有其名目而已。近世昭德晁氏公武有讀書記。直齋陳氏振孫有書錄解題。皆聚其家藏之書而評之。今所錄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於近世而可考者。則採諸家書目所評。并旁搜史傳文集雜說詩話。凡議論所及。可以紀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傳之真僞。訂其文理之純駁者。則具載焉。俾覽

之者如入羣王之府。而閱木天之藏。不特有其書者。稍加研窮。卽可以洞究旨趣。雖無其書者。味茲題品。亦可粗窺端倪。蓋殫見洽聞之一也。作經籍考第十八。經之類十有三。史之類十有四。子之類二十有二。集之類六。凡七十六卷。

帝系考序

昔太史公言。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始終。蓋譏世之學者。以空言著書。而歷代統系無所考訂也。於是作爲三代世表。自黃帝以下譜之。然五

帝之事遠矣。而遷必欲詳其世次。按圖而索。往往牴牾。故歐陽公復譏其不能缺所不知。而務多聞。以爲勝。然自三代以後。至於近世。史牒所載。昭然可考。始學者童而習之。屈伸指而得其大槩。至其傳世歷年之延促。枝分派別之遠近。猝然而問。

能以遽對。則以無統系之書故也。今倣王溥唐及五代會要之體。首敘帝王之姓氏出處。及其享國之期。改元之數。以及各代之始終。次及后妃皇子公主皇族。其可考者。悉著於篇。而歷代所以尊崇之禮。冊命。

之儀并附見焉。作帝系考第十九。凡十卷。

封建考序

封建莫知其所從始也。禹塗山之會。號稱萬國。湯受命時。凡三千國。周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至春秋之時。見於經傳者。僅一百六十五國。而蠻夷戎狄亦在其中。蓋古之國至多。後之國日寡。國多則土宜促。國少則地宜廣。而夷考其故。則不然。試以殷周上世言之。殷契至成湯。入遷。史以爲自商而砥石。自砥石而復居商。入自商而亳。周棄至文王。亦屢遷。

史以爲自郃而幽。自幽而岐。自岐而豐。夫湯七十里之國也。文王百里之國也。然以所遷之地考之。蓋有出於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又如泰伯之爲吳。鬻繹之爲楚。箕子之爲朝鮮。其初不過自屏於荒裔之地。而其後因以有國傳世。竊意古之諸侯者。雖曰受封於天子。然亦由其行義德化。足以孚信於一方。人心翕然歸之。故其子孫因之。遂君其地。或有災否。則轉徙他之。而人心歸之。不能釋去。故隨其所居。皆成都邑。蓋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爲己私。而古之諸侯。亦

未嘗視封內爲己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如後世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必若是其截然也。秦旣滅六國。舉宇內而郡縣之。尺土一民。始皆視爲己有。再傳而後。劉項與羣雄共裂其地而分王之。高祖旣誅項氏之後。凡當時諸侯王之自立者。與爲項氏所立者。皆擊滅之。然後裂土以封韓彭英盧張吳之屬。蓋自是非漢之功臣不得王矣。逮數年之後。反者九起。異姓諸侯王多已夷滅。於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親屬如削吳齊楚淮南之類。蓋自是非漢之同姓不得王矣。

然一再傳而後賈誼晁錯之徒拳拳有諸侯強大之慮以爲親者無分地而疏者偏天下必爲子孫之憂於是或分其國或削其地其負強而動如七國者則六師移之蓋西漢之封建其初則勦滅異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繼而勦滅異姓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繼而勦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蓋檢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昔湯武雖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滅國者五十其餘諸侯皆襲前代所封未聞盡以宇內易置而封其私人周雖大封同姓然文

昭武穆之邦。與國咸休。亦未聞成康而後復畏文武之族。偪而必欲夷滅之。以建置已之子孫也。愚嘗謂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行封建。自其出於公心。則選賢與能。而小大相維之勢。足以綿千載。自其出於私心。則忌疎畏偪。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以一朝居矣。景武之後。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於是諸侯雖有君國子民之名。不過食其邑人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然則漢雖懲秦之弊。復行封建。然爲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實無唐虞三代之公心。爲諸侯

者。旣獲裂土。則遽欲效春秋戰國之餘習。故不久而
遂廢逮漢之亡。議者以爲乏藩屏之助。而成孤立之
勢。然愚又嘗夷考歷代之故。魏文帝忌其諸弟。帝子
受封。有同幽紲。再傳之後。主勢稍弱。司馬氏父子卽
攘背取之。曾無顧憚。晉氏封國。至多宗藩。強壯俱自
得以領兵卒。置官屬。可謂懲魏之弊矣。然八王首難。
阻兵安忍。反以召五胡之釁。宋齊皇子。俱童孺當方
面。名爲藩鎮。而實受制於典籤長史之手。每一易主。
則前帝之子孫殲焉。而運祚卒以不永。梁武享國最

久諸子孫皆以盛年雄材出爲邦伯。專制一方。可謂
懲宋齊之弊矣。然諸王擁兵。捐置君父。卒不能止侯
景之難。然則魏宋齊疎忌骨肉。固以取亡。而晉梁崇
獎宗藩。亦不能捄亂。於是封建之得失。不可復議。而
王綰李斯陸士衡柳宗元輩所論之是非。亦不可得
而偏廢矣。今所論著三皇而後至春秋之前。國名之
見於經傳。而事跡可考者。略著之。如共工防風氏以
至邶鄘樊檜之類是也。春秋十二列國。既有太史世
家詳其事跡。不復贅敘。姑紀其世代歷年而已。若諸

小國之事跡。見於春秋三傳雜記者。則倣世家之列敘其梗槩。邾莒許滕以下是也。漢初諸侯王王子侯功臣外戚恩澤侯。則悉本馬班二史年表。東漢以後無年表可據。則採摭諸傳。各訂其受封傳授之本末而備著焉。列侯不世襲。始於唐。親王不世襲。始於宋。則姑志其始受封者之名氏而已。作封建考第二十九十八卷。

象緯考序

昔三代之時。俱有太史。其所職掌者。察天文。記時政。

蓋合占候紀載之事。以一人司之。漢時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紬史記金匱石室之書。猶是任也。至宣帝時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其修撰之職以它官領之。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蓋必二任合而爲一。則象緯有變。紀錄無遺。斯可以考一代天文運行之常變。而推其休祥。然二任之隳廢離隔。不相爲謀。蓋已久矣。昔春秋日食不書。而左氏以爲官失之。可見當時掌占候與司紀載者各爲一人。故疎略如此。又嘗考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

六。自魯定公十五年至漢高帝之三年。其間二百九十三年。而搜考史傳書日食凡七而已。然則遺缺不書者多矣。自漢而後。史錄具在。天下一家之時。紀載者。遞相沿襲。無以知其得失也。及南北分裂之後。國各有史。今考之。南自宋武帝永初元年至陳後主禎明二年。北自魏明帝泰常五年至隋文帝開皇八年。此一百六十九年之間。南史所書日食僅三十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年。其間年歲之相合者。纔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夫同此一蒼旻也。食於北

者其數過倍於南理之所必無者而又日月不相脗合豈天有二日乎蓋史氏之差謬牴牾其失大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雖庸奴舉目可知而所書薄食之謬且如此則星辰之遲留伏逆陵犯往來其所紀述豈足憑乎故述故事廣異聞耳天文志莫詳於晉隋至丹元子之步天歌尤爲簡明宋兩朝史志言諸星去極之遠近中興史志採近世諸儒之論亦多前史所未發故擇其尤明暢有味者具列於篇作象緯考第二十一首三垣二十八宿之星名度數次天漢

起浸次日月五星行度次七曜之變次雲氣凡十七卷。

物異考序

記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蓋天地之間有妖必有祥因其氣之所感而證應隨之自伏勝作五行傳班孟堅而下踵其說附以各代證應爲五行志始言妖而不言祥然則陰陽五行之氣獨能爲妖孽而不能爲禎祥乎其亦不達理矣雖然妖禎之說固未易言也治世則鳳凰見故有虞之時有

來儀之祥。然漢桓帝元嘉之初。靈帝光和之際。鳳凰亦屢見矣。而桓靈非治安之時也。誅殺過當。其應爲恒寒。故秦始皇時有四月雨雪之異。然漢文帝之四年。亦以六月雨雪矣。而漢文帝非淫刑之主也。斬蛇夜哭。在秦則爲妖。在漢則爲祥。而槩謂之龍蛇之孽。可乎。僵樹蟲文。在漢昭帝則爲。宣帝則爲。

槩謂之木不曲直可乎。前史於此不得其說。於是穿鑿附會。强求證應。而宋有所不通。竊嘗以爲物之反常者異也。其祥則有鳳凰麒麟甘露醴泉慶雲芝草。

其妖則山崩川竭水湧地震豕禍魚孽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見者均謂之異可也故今取歷代史五行志所書并旁搜諸史本紀及傳記中所載祥瑞隨其朋類附入各門不曰妖不曰祥而總名之曰物異如恒雨恒暘恒燠恒寒恒風水潦火災之屬俱妖也不可言祥故仍前史之舊名至如魏晉時魚集武庫屋上前史所謂魚孽也若周武王之白魚入舟則祥而非孽然妖祥雖殊而其爲異一爾故均謂之魚異秦孝公時馬生人前史所謂馬禍也若伏羲之龍馬

負圖則祥而非禍。然妖祥雖殊。而其爲異亦一耳。故均謂之異。馬其餘鳥獸昆蟲草木金石。以至童謡詩讖之屬。前史謂之羽蟲毛蟲龍蛇之孽。或曰詩妖孽孽。今所述皆並載妖祥。故不曰妖不曰孽而均以異名之。其參禍風妖則無祥可述。故亦仍前史之舊名。至於木不曲直者。木失其常性而爲妖。如桑穀共生之類是也。若雨木冰乃寒氣脅木而成冰。其咎不在木也。而劉向以雨木冰爲木不曲直。華孽者花失其常性而爲妖。如冬桃李華之類是也。若冰花乃冰

異而結花其然不在花也而唐志以木花爲華孽二者俱失其倫類今華而止之俱以入恒塞門附雨雹之後又前志以鼠妖爲青青青祥物自動爲木沴金物自壞爲金沴木其說俱後學所未論今以鼠妖青青各自爲一門而自動自壞直以其事名之庶覽者易曉云作物異考第二十二凡二十卷。

輿地考序

昔堯時禹別九州至舜分爲十二州周職方復分爲九州而又與禹異漢承秦分天下爲郡國而復以十

三州統之。晉時分州爲十。九自晉以後爲州。案多所
統。狹。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姑以揚州言之。自漢
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曲陽。或治合肥。或治
建業。而唐始治廣陵。至南比分裂之後。務爲夸大。僞
置諸州。以會稽爲東揚。京口爲南徐。廣陵爲南兖。歷
陽爲南豫。歷城爲南冀。襄陽爲南襄。晉都在禹跡爲
徐州。而漢則稱豫州。所領陳留。在禹跡爲豫州。而晉
則稱兖州。所領離析。陳留。循名失實。而禹跡之九州
已不復可考矣。夾深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

川之秀于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
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安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
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後之
作史者主於郡縣故州縣移易其書遂廢矣善哉言
也杜氏通典亦以歷代郡縣析於禹九州之中今所
論著九州則以禹跡所統爲準沿而下之府州軍監
則以宋朝所置爲準沿而上之而備歷代之沿革焉
至冀之幽朔雍之銀夏兩粵之交趾元未嘗入宋之
職方者則以唐郡爲準追考前代以補其缺而於每

州總論之下。復各爲一圖。先以春秋時諸國之可考者分人九州。次則及秦漢晉隋唐宋所分郡縣。考其地理。悉以附禹九州之下。而漢以來各州刺史州牧所領之郡。其不合禹九州者。悉改而正之。作輿地考第二十三凡九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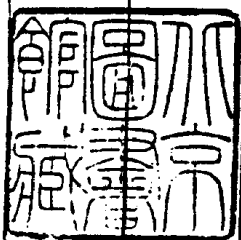
四裔考序

昔先王疆理天下。創立五服。所謂蠻夷戎狄。其在要荒之內。九州之中者。則被之聲教。疆以戎索。唐虞三代之際。其詳不可得而知矣。春秋所錄。如蠻夷荆舒。

之屬也夷則萊夷之屬也戎則山戎北戎陸渾赤駒之屬也狄則赤狄白狄皐落鮮虞之屬也載之經傳如齊桓之所攘魏絳之所和其種類雖曰戎狄而皆錯處於華地故不容不有以制服而羈縻之至於沙磧之濱瘴海之外固未嘗窮兵黷武絕大漠踰懸度必欲郡縣其部落衣冠其旃裘以震耀當時而誇示後世也秦始皇旣并六國始北却匈奴南取百粵至漢武帝時東并朝鮮西收甘涼南闢交趾珠厓北斥朔方河南以至車師大宛夜郎昆明之屬俱遣信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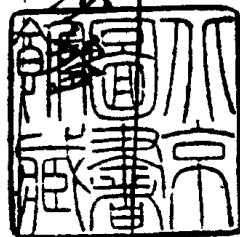
齊重賄。招來而羈置之。俾得通於上國。窺其廣大。割
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自是之後。世謹梯
航。歷代載記所敘其風氣之差殊。習俗之詭異。可考
而索。至其世代傳授之詳。則固不能以備知也。作四
裔考第二十四。凡二十五卷。

讀書引卷之八終



讀書引卷之九

新建曹孚先集



金谿王謨仁圃輯

男詒寧靜常校

荀子序

唐楊倞撰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於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

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於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於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譚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爲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爲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闢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掎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子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

僂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儗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治於聖代。調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取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亦嘗立博士。傳誓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註解。亦獲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迥。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說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叅

考不得不應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
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儔
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
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
文字頗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又改
孫卿新書爲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
從云

文獻通考曰荀子二十卷趙荀況撰漢劉向校定
除其重複著三十二篇爲十二卷題曰新書稱卿

趙人名況當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稷下
是時荀卿爲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至齊襄王時
荀卿最爲老師後適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已
而歸趙按威王死其子嗣立是爲宣王楚考烈王
初黃歇始相年表自齊宣王元年至楚考烈王元
年凡八十一年則荀卿去楚時僅百歲矣楊倞唐
人始爲之注且更新書爲荀子易其篇第析爲二
十卷其書以性爲惡以禮爲僞非諫諍傲灾祥尙
強霸之道論學術則以子思孟軻爲餘邪說文姦

言與墨翟惠施同詆焉。論人物則以平原信陵爲輔拂。與伊尹比干同稱焉。其指往往不能醇粹。故後儒多疵之云。

附錄韓文公讀荀子曰。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齟。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

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通志書

卷九

四

揚子法言序

宋宋咸撰

太儀之體。渾淪無窮者也。非夫周服諸家之論。則度
舍之紀。茲或罔焉。欲明緯象。不可得也。羣經之文。支
離寡要者也。非夫孔傳衆氏之解。則章趣之會。無乃
隱焉。欲辨綱常。不可得也。故先儒於聖人之書。所以
亶亶而爲已任者。蓋此爾。惟西京博士毛萇傳詩。頗
號大略。鄭康成大懼夫泯之弗行。思覺於後。故增之
箋言。而三百廓如也。自鳳德云衰。諸子繼作。亞聖之
謬。獨揚孟而已。七篇有趙臺卿爲之題。頗詳。真經有

范叔明爲之解甚悉。惟法言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聖人之法以應答之也。凡有十三篇。東晉李軌雖爲之註。然愈略於毛公之爲。唐柳宗元刪定。雖釋二三而不能盡補其亡。誤故中有義易決者。反疏之。理尙秘者。則虛焉。闕文者。弗能正。譌字者。乃無辯。至於言不詁而事不屬。議失旨而舉失類。已什其手。是使楊氏之意。尙有所晦。學子不能無冗豫也。故康成之志。咸敢竊而取焉。凡禪其闕。紆其失。五百餘條。且署咸曰。以別舊貫。觀夫詩書小序。並冠諸篇之前。蓋所以

見作者之意也。法言每篇之序皆子雲親旨。反列於卷末。甚非聖賢之法。今升之於章首。取合經義第次之。出。隨篇具析。其有艱字音切來理盡譜於後。仍條其舊以爲十卷。雖不能廣翼賢業。庶充巾笥爲詒謀之具云。

文獻通考曰。揚子法言十三卷。漢揚雄撰。晉祠部郎中李軌注。雄好古學。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駁。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言應之。誤此以象論語。號曰法言。每篇復爲序。

贊以發其大意。本在卷末。如班固序傳。然今本分冠篇首。自宋咸始。又太元經十卷。有首衝錯測橈瑩數文。規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元體。蓋與本經三卷共爲十四。今志云十九。未詳。

附錄范望太元經序略曰。子雲著元桓譚以爲絕倫。張衡以擬五經。自侯芭受業之後。希有傳者。建安中。宋衷陸績解釋之。文字繁赜。今以陸爲本。錄宋所長。訓理其義。爲十卷耳。以首分居本經之上。以測散處贊辭之下。前有陸績序。以雄爲聖人云。

劉向新序序

宋曾鞏撰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旣明。其政旣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旣廢。餘澤旣熄。世之治方術者。蓋得其一

言言月
偏故人奮其私意。家尙其私學。學者蠡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所短。務其所得而諱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爲言而不能相通。世人之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散絕殘脫之餘。世無復明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尙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

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爲衆說之蔽。而不知有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最爲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旣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志者。豈好辯哉。蓋臣之

不得已也。

文獻通考曰。劉向當成帝時。典校書。因採傳記行事百家之言。刪取正辭美義可勸戒者。爲新序說苑共五十篇。新序陽朔元年上。自秦之後。綴文之士有補於世者。稱向與揚雄爲最雄之言莫不步趨孔孟。向之言不皆槩諸聖。故議者多謂雄優於向。考其行事則反。是何哉。今觀其書。蓋向雖雜博而自得者多。雄雖精深而自得者少。故也。

劉向說苑序

宋曾鞏撰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爲二十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敘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爲無好學者。而

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爲於世。忘其枉已而爲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爲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

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稱古之學者爲已。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敘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文獻通考曰。說苑二十卷。以君道臣術建本立節。貴德復思。政理尊賢。正諫法誠。善說奉使。權謀至

公指式談叢雜言辨物修文爲目陽嘉四年上之
闕第二十卷曾子固校書自謂得十五篇於士大
夫家與崇文舊書五篇合爲二十篇又敘之然正
是析十九卷作修文上下篇耳

徐幹中論序

宋曾鞏撰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恠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澹寡慾。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

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克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之好惡觀之。彼惡

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繆而序其大略。蓋所致臣之意云。文獻通考曰。中論二卷。漢徐幹撰。幹。鄴下七子之一也。又鹽鐵論十卷。漢桓寬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宏。羊以爲此乃所以安邊境。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爲郎。至廬

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
極其論難著數萬言凡十六篇又潛夫論十卷後
漢王符撰凡三十六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彰顯
其名故號曰潛夫范曄取其貴忠浮僞真實愛日
述赦等五篇以爲足以觀見當時風政云又申鑒
五卷後漢荀悅撰獻帝頗好文學政在曹氏恭已
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此書五篇奏
之

文中子序

宋阮逸撰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正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溫。

王陳輩迭爲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正觀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爲長孫無忌所抑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沒子之門人盡矣惟福時兄弟傳授中說於仲父凝始爲十篇。今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爲中說之序。又福時於仲父凝得關子明傳凝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緇帙卷目相亂遂誤爲序焉。逸家

藏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章詳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亡矣。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於中說兩間。且曰同志淪殂。帝閣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國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楊雄二書。

尙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楊倞註釋。况文中子非荀揚比也。因爲引註以翼斯文。夫前聖爲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而能格於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尙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調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圖

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平。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令推策揆影。庶髣髴其端乎。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靖問。

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語爲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文獻通考曰。文中子十卷。隋王通門人共集其師之語爲是書。王氏揮麈錄曰。文中子。隋末大儒。歐陽文忠公。宋景文。修。唐書房杜傳中。略不及其姓名。或云其書阮逸僞作。未必有其人。然唐李習之。

嘗有讀文中子而劉禹錫作王華卿墓誌序載其
家世行事甚詳云門多偉人則與書所言合矣何
疑之有又皮日休有文中子碑見於文粹

附錄朱子王氏續經說曰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
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忘者
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
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
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覷想像之彷彿而謂
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

人以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見隋
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
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
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已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
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
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是以
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
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
筆之於書則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

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己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摭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皇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

秉彛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
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
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
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
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
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不知兩漢之不足爲三王。
而獨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
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適以
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

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
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
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
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
啟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
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楊韓氏。亦有可得而
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
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言以自見耳。非
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

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楊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嘆哉。

老子道德經序

晉葛元撰

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无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窮。極乎無極。故無極也。與大道而倫化。爲天地而立根。布炁於十方。抱道德之至淳。浩浩蕩蕩。不可名也。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淵乎其不可量。堂堂乎爲神明之宗。三光恃以朗照。天地稟以得生。乾坤運以吐精。高而無民。貴而無位。覆載無窮。闡教八方。諸天普宏。大道開闢以前。復下爲國師。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匠

成萬物。不言我爲元之德也。故衆聖所共尊。道尊德
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惟老氏乎。周時復託神李母
剖左掖而生。生卽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元而
出。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世人謂老子
當始於周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其窈窈冥冥
眇邈久遠矣。世衰大道不行。西遊天下。關令尹喜曰。
大道將隱乎。願爲我著書。於是作道德二篇五千文。
上下經焉。夫五千文。宣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
入。天人自然經也。余先師有言。精進研之。則聲參太

極高上。遙唱諸天歡樂。則攜契元人。靜思期真。則衆妙感會。內觀形影。則神炁長存。體洽道德。則萬神震伏。禍滅九陰。福生十方。安國寧家。孰能知乎。無爲之文。滂之不辱。飾之不榮。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自然也。應道而見。傳告無窮。常者也。故知常曰明。大道何爲哉。宏之由人。所以尊妙。可不極精乎。粗述一篇。唯有道者寶之。

文獻通考曰。老子道德經二卷。李耳撰。昔人言謚曰聃。故世稱老聃。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關尹喜。

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言道德之旨。爲其學者
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是也。其後則兵家亦祖
其說。如陰符經是也。唐蜀郡岷山道士張君相集
河上公。嚴君平。王弼。何晏。郭象。鍾會。孫登。羊祜。羅
什。盧裕。劉仁會。顧歡。陶隱居。松靈仙人。裴處思。杜
弼。節解。張憑。張嗣臧。元靜。大孟。小孟。竇略。宋文明。
褚球。劉進喜。蔡子晃。成元英。車惠弼等。注稱三十
家。而其名止二十九。蓋君相自以爲一家也。

莊子南華經序

晉郭象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雖隨而與化無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會設對獨應而遊談平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

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元妙。至
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
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
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
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
神器獨化於元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
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宏其鄙解。其
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
以爲已。富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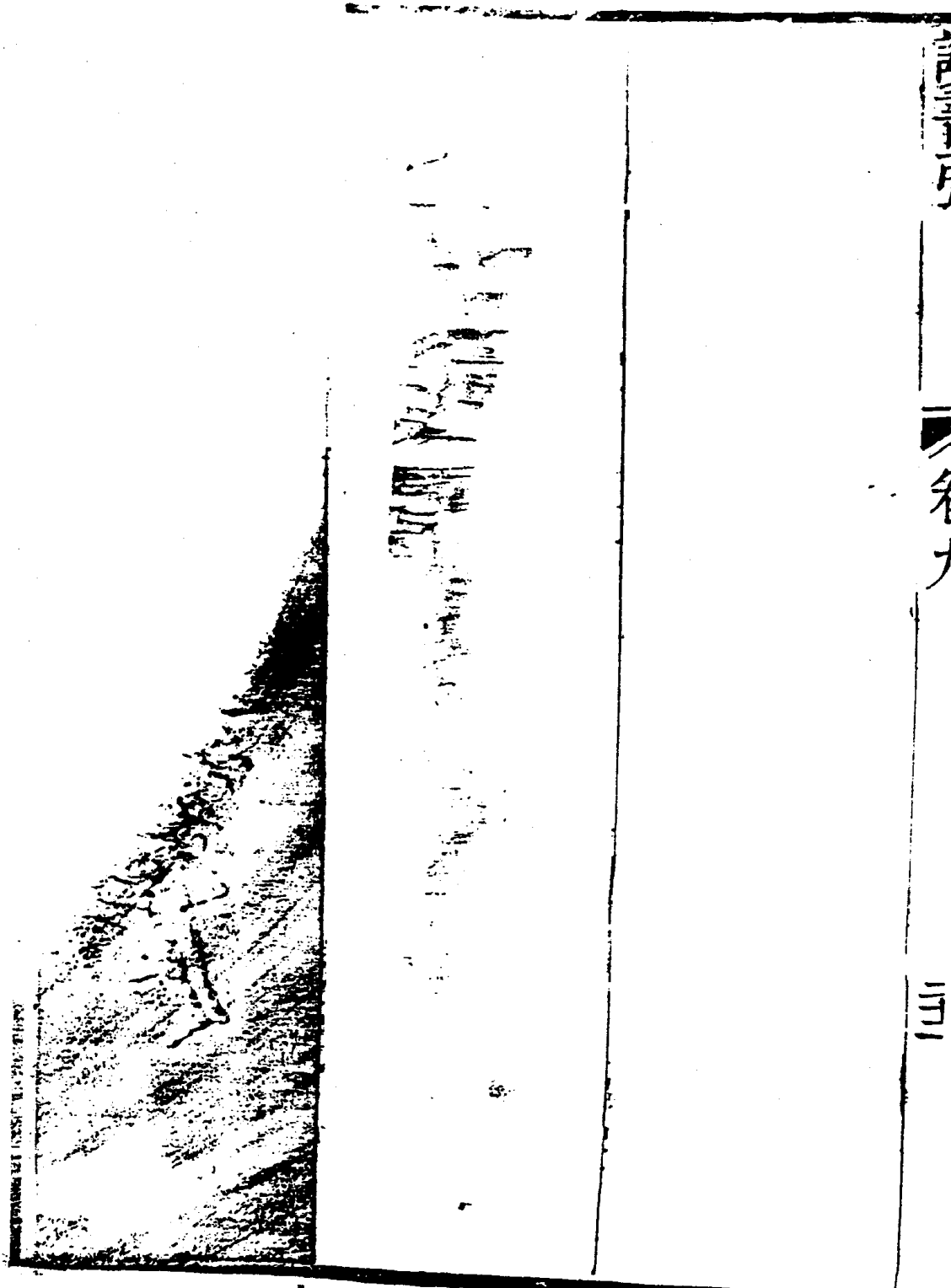
夢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濫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文獻通考曰。莊子十卷。郭象注。漢書志本五十二篇。郭象合爲三十三篇。內篇八。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唐世號南華真經。按晉郭象傳。向秀解莊子。未竟而卒。頗有別本。遷流象竊以爲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點定章句而已。其後秀義別出。故今有向郭二注。其義一也。

三十三

ノ

三



列子序

漢劉向撰

謹按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
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讐太常書三篇
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
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
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爲進以賢爲形如此
者衆及在新書有校校讐從中書已定皆以殺簡書
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
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

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
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
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
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
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
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
錄臣向昧死上。

附錄河東柳氏辯列子曰。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
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

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徂公紀消子季咸等。

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槩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廓。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爲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揚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列子序

晉張湛撰

湛聞之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興傳頴根皆王氏之甥也。並少遊外家舅始周。始周從兄正宗輔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傳氏亦世爲學門。三君總角競錄奇書。及長遭永嘉之亂。與頴根同避難南行。車重各稱力。並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尙遠。張謂傳曰。今將不能盡全所載。且共料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頴根於是唯賁其祖元父咸予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

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亂正輿爲
楊州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
壻趙季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略。
明羣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惠以凝寂
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
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
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
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辭引類。特與莊子
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元示旨歸多稱其

言。遂注之云爾。

文獻通考曰。列子八卷。鄭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云。繆公時人。學本於黃帝老子。清虛無爲。務崇不競。其寓言與莊周類。晉張湛注。唐號冲靈真經。景德中加至德之號。高氏曰。太史公史。殊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許由務光之事。漢去古未遠也。許由務光。往往可稽。遷猶疑之。所謂禦寇之說。獨見於寓言耳。遷於此。詎得不致疑耶。周之末篇。敘墨翟禽猾。釐慎到田駢關尹之徒。以及於周。而禦寇

獨不在其列。豈禦寇者。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歟。

關尹子序

漢劉向撰

右新書著定關尹子九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言。所校中秘書關尹子九篇。臣向校讐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輒除錯不可考。增闕斷續者九篇。殘皆殺簡可繕寫。關尹子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令子隱德行。人易之。嘗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篇。列禦寇莊周皆稱道家書。篇皆寓名。有章章首皆關尹子曰四字。篇篇敘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列莊異。其歸同。渾質崖異。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

言言月
二
三
泠泠輕輕。不使人狂。蓋公授曹相國參。曹相國薨。書葬。至孝武皇帝時。有方士來。以七篇上。上以仙處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幼好焉。寂士清人。能重愛黃老。清靜不可闕。臣向昧死上。

文獻通考曰。漢志有關尹子九篇。而隋唐及國史志皆不著錄。意其書亡久矣。徐藏子禮得之於永嘉孫定。首載劉向校定序。末有葛洪後序。未知孫定從何傳授。殆皆依託也。序亦不類向文。

讀鵩冠子

唐韓愈撰

鵩冠子十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時。授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詞而悲之。文字脫謬。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附錄河東柳氏辯鵩冠子曰。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爲盡出鵩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鵩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惟

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鵬賦以文飾之。非誼有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不稱鵠冠子。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鵠冠子書。亦必不取鵬賦以克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讀墨子

唐韓愈撰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

用不足爲孔墨。

文獻通考曰墨子十五卷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上同爲說荀孟皆非之高氏曰墨子稱堯采椽不斲茅茨不剪稱周嚴父配天宗祀文王又引若保赤子發罪惟均固若依於經據於禮者孟子方排之不遺力蓋聞之夫子曰惡似而非者墨之書一切如莊周申商韓非惠施之徒不關可也惟其言近乎僞行近乎誣使天下後世盡信其說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以不可不關也

辨亢倉子

唐柳宗元撰

太史公爲莊周列傳。稱其爲書畏累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尙不能有所事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爲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爲術者。乃始爲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文獻通考曰。亢倉子二卷。按唐天寶元年。詔號亢桑子爲洞靈真經。然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

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乃士元補亡者宗元不知其故而遽詆之可見其銳於譏議也其書多作古文奇字豈內不足者必假外飾歟

辯文子

唐柳宗元撰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有若可取其
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
竊取它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曉
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
之曾參之與或者衆爲聚歛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
來有可立者又頗惜之閔其爲之也勞今刊去謬惡
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文獻通考曰按志有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

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又按史記貨殖傳徐廣注計然范蠡師名研裴駰曰計然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默希子引以爲據。然自班固時已疑其依託。况未必當時本書乎。至以文子爲計然之字尤不可考。信天寶中以文子爲通元真經。柳子厚爲刊去謬亂。頗發其意。子厚所刊之書世不可見矣。今觀其言曰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又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又曰貴則觀其所齊。

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愛又曰人性欲平嗜
欲害之此亦學之一蘊也

讀書引卷之九終

ה'תש"ח

朱

三

讀書引卷之十

新建曹孚先集少參

金谿王謨仁圃輯

男詒定淡常校

管子序

漢劉向撰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讐中管子書
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
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
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

篇定著八十六篇。管子者，潁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貧也。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吾不羞。

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
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
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
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醜。故其書稱曰。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
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
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
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怒
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

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乘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愛。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冬形勢。凡管子書務

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上

文獻通考曰管子劉向所定凡九十六篇今亡十篇世稱齊管仲撰杜佑指略序云唐房元齡註其書載管仲將沒對桓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注頗淺陋恐非元齡或云尹知章也水心葉氏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劔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等亦種蠡所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爲經本故

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
爲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羣籍古
文大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稍紬
矣

晏子序

漢劉向撰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
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叅校讐太史書五篇臣向
書一篇叅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
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
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
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天爲芳又爲備先爲牛
章爲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榆皆已定以殺簡書可
繕寫晏子名嬰諡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

博聞彊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於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刼。諫齊君懇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疑缺其書六篇。皆忠諫其

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
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
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
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謹第錄臣向
時死上

文獻通考曰晏子春秋十二卷漢志八篇但曰晏
子隋唐七卷始號晏子春秋今卷數不同未知果
本書否

附錄河東柳氏辯晏子春秋曰司馬遷讀晏子春

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已術者且其旨多尙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喪及古治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一人不能具其事

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
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臨書

卷一

六

商子序

宋晁公武撰

公孫鞅衛之庶孽。好刑名之學。秦孝公委以政。遂致富強。後以反誅。鞅封於商。故以名其書。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太史公旣論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正蓋未嘗見之。妄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

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特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公之言，信不誣也。

文獻通考曰：商鞅書亦多附會後事，擬取他辭，非本所論著也。其精確切要處，史記列傳包括已盡。今所存大抵汎濫浮辭，無足觀者。蓋有地不憂貧，有民不憂弱，凡此等語，殆無幾也。

韓非子序

宋晁公武撰

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作孤憤五蠹說林說難十萬餘言。秦王見其書。歎曰。得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急攻韓。得非。後用李斯之毀。下吏使自殺。書凡五十五篇。其極刻覈無誠悃。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爲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於是。殊不知老子之書。有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

固與之。及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之言。乃詐也。此所以一傳而爲非歟。

文獻通考曰。韓子二十卷。今讀其書。往往尙法以神其用。薄仁義。厲刑名。背詩書。課名實。心術辭旨。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所投合。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爲斯所殺。而秦卽以亡。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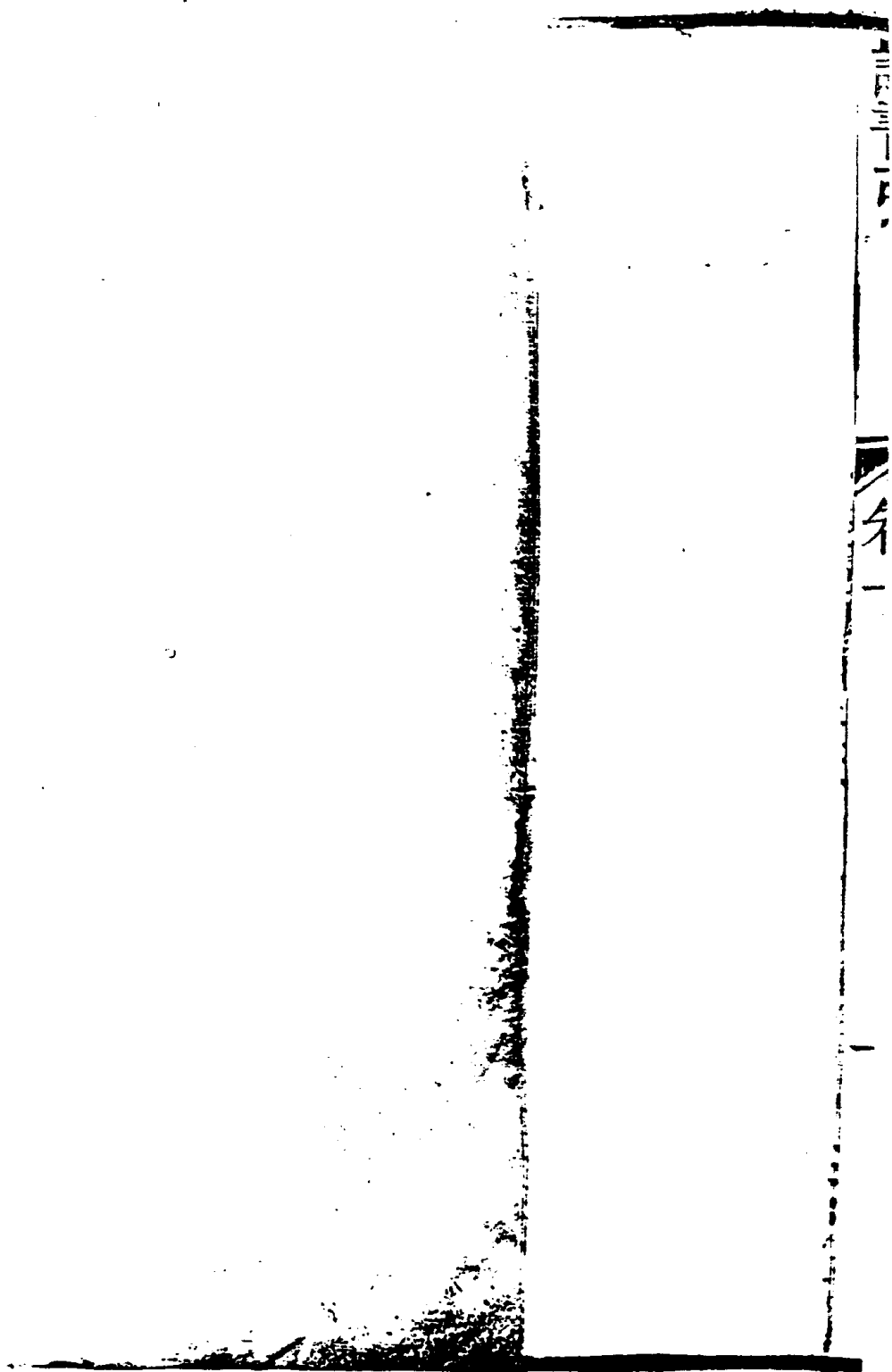
鄧析子序

宋高似孫撰

按左氏魯定公八年鄭駟歆嗣子太叔爲政明年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駟歆於是爲不忠。攷其行事固莫能詳。觀其立言。其曰天於人無私。君於民無厚。又曰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其意義益有出於申韓之學者矣。班固藝文志乃列之名家。列子固嘗言其操兩奇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法。而子產誅之。蓋則與左氏異矣。荀子又言其不法先王。不是禮義。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則亦流於申韓矣。夫傳

者乃曰歃殺鄧析。是爲不忠。鄭以衰弱。夫鄭之所以爲國者。有若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庶幾於古矣。子產之告太叔曰。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子產惠人也。固已不純乎德。他何足論哉。不只竹刑之施。而民懼且駭。嗚呼。春秋以來。列國基錯。不以利勝。則以威行。與其民操轡於爭抗。侵凌之威。豈復知所謂仁義。摩者。其民苦矣。固有惠而不知爲政者。豈不賢。以薄爲度。以威爲神乎。析之見殺。雖歃之過。亦鄭福也。

一 文獻通考曰鄧析子二卷崇文書目以爲戰國時人漢志二篇初析著書四篇劉歆有目一篇凡五歆復校爲二篇按左傳駟歆殺析而用其竹刑班固錄析書於名家之首則析之學蓋兼名法家也今其大旨訐而刻真其言無可疑者而其間時勦取他書頗駁雜不倫豈後人附益之歟



尹文子序

宋高似孫撰

班固藝文志名家者流錄尹立丁其書言大道又言
名分又曰仁義禮樂又言法術權勢大略則學老氏
而雜申韓也其曰民不畏死由迫於刑罰者也刑罰
中則民畏死畏死則知生之可樂知生之可樂故可
以死懼之此有布於老氏者也又有不變之法理衆
之法平準之法此有合於申韓然則其學雜矣其學
淆矣非純乎道者也仲長統爲之序以學於公孫
龍按龍客於平原君趙惠文王時人也齊宣王死下

距趙王之立四十餘年矣。則子之先公龍爲甚明。非學乎此者也。晁氏嘗稱其宗六藝。仲尼熟攷其書。未見所以稱仲尼宗六藝者。蓋經少正郊一事耳。嗚呼。士之生於春秋戰國之間。其所以薰蒸染習。變幻捭闔。求騁於一時。而圖其所大欲者。往往一律而同歸。其能屹立中流。一掃羣異。以孔氏言必六經者。孟子一人而已。

文獻通考曰。尹子二卷。周尹文撰。仲長氏所定序。稱齊宣王時居稷下。學於公孫龍。龍稱之而前漢

藝文志敘此書在龍書上顏師古謂嘗說齊宣王
在龍之前史記云公孫龍客於平原君君相趙惠
文王文王元年齊宣沒已四十餘歲矣則知文非
學於龍者也今觀其書雖專言刑名然亦宗六藝
數稱仲尼其叛道者蓋鮮豈若龍之不宗賢聖好
怪妄言哉

三才圖會

卷之四

三

鬼谷子序

宋高似孫撰

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通其辭談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闢一闔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幾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闢闔翕張之妙。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潰裂而不可禦。予嘗觀於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秘有金匱韜略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爲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爲周時有豪士

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俗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無常貴。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爲辭亦卓然。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願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游仙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註其書者。梁臺皇甫謐。陶宏景。尹知章。

文獻通考曰鬼谷子三卷鬼谷先生撰按史記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長於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欽謂此書卽授二子者言揮闡之術凡十三章本經持樞中經三篇梁陶宏景註隋志以爲蘇秦書唐志以爲尹知章註未知孰是

附錄河東柳氏辨鬼谷子曰元稹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世而險鑿

言
一
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去之。不道而出之。
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其術。怪謬異。
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悞。使人狂狷失守。
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
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孫子序

宋高似孫撰

周衰則隳法蕩政不克綱強弱潰凌一趨於武侈兵圖霸干戈相尋甚可畏也其間謀師行師命意立制猶知篤禮信尚訓齊庶幾三代仁義之萬一焉耳殊未至於毒也兵流於毒始於孫武乎武稱雄於言兵往往舍正而鑿奇背義而依詐凡其言反覆其變無常智術相高氣驅力奪故詩書所述韜匱所傳至此皆索然無遺澤矣先儒曰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是猶言學者也吳越交兵勝負未決武居其間豈無所

以爲強吳勝越者二十年間。闔閭旣以戰死。夫差旋
喪其國。方是時。武之言兵。亦知爲吳計而已。成敗興
亡。易如反掌。固無待於殺天下後世。兵其可以智用
歟。

文獻通考曰。孫子一卷。吳孫武撰。魏武帝注。按司
馬遷稱孫子十三篇。兩言之。而班固志藝文乃言
孫吳子兵法八十二篇。又吳起四十八篇。而今吳
起六篇而已。以火攻用間考之。疑孫子亦有未盡
之書。然此爲文字多少。其不存者。自不足論。遷載

孫武齊人而用於吳。在闔廬時破楚入郢爲大將。按左氏無孫武他書所有左氏不必盡有。然穎考叔曹劌燭之武鱗設諸之流微賤暴用事左氏未嘗遺而武功名章灼如此。乃更闕又同時伍員宰嚭一一銓次乃獨不及武耶。詳味孫子與管子六韜越語相出入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爲其言得用於吳者其徒夸大之說也。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將兵者必與聞國政未有特將於外者。六國時此制始改吳雖蠻夷而孫武爲大將乃不爲命

卿而左氏無傳焉可乎。故凡謂穰苴孫武者皆辨
士妄相標指非事實其言闕問試以婦人尤爲奇
險不足信。

吳子序

宋高似孫撰

讀吳子其說蓋與孫武截然其不相侔也。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乎奇。吳之書尚禮義明教訓。或有得於司馬法者。武則一切戰國馳騁戰爭奪謀逞詐之術耳。武侯浮西河下中流喟然嘆曰。美哉山河之固。魏之寶也。起言之曰。在德不在險。德之不修。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斯言之善。質於經。求之古。奚慙焉。反覆此編。則所教在禮。所貴在禮。夫以湯武仁義律之。起誠有間。求之齊魯晉衛秦楚之論兵者。起庶幾乎。

文獻通考曰吳子三卷魏吳起撰言兵家機權法
制之說唐陸希聲類次爲之說料敵治兵論將變
化勵士凡六篇

范子計然辨

宋洪邁撰

漢書貨殖傳。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遂報強吳。孟康註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勾踐之賢佐。種蠡爲首。豈復聞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而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顏師古曰。蔡說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計研。班固賓戲。研桑心計於無琅。卽謂此耳。計然者。

濮上人也。嘗南游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予按唐貞元中馬總意林一書抄類諸子百餘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之公子也。爲人有內無外狀。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志沈沈不肯自顯。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其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爲人鳥喙。不可與同利。

也。據此則計然姓名出處皎然可見。裴駰註史記亦知引范子。北史蕭大圜云。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註以爲計然師古。蓋未能盡也。而文子十二卷。李暹註其序以謂范子所稱計然。但其書一切以老子爲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意林所編文子。正與此同。所謂范子乃別是一書。亦十二卷。馬總只載其敘計然及它三事云。餘並陰陽歷數。故不取。則與文子了不同。李暹之說誤也。唐藝文志范子計然十五卷。註云范蠡。

問計然答列於農家。其是矣。而今不存。

文獻通考曰：計然遨遊海澤，自稱漁父。范蠡有請曰：「先生有陰德，願令越社稷長保血食。」計然曰：「越王烏喙不可以同利。」蠡之智，其有決於此乎？此編卷上有二：往往極陰陽之變，窮區墩之微，其言之妙者，有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蠡之所以俟時而動，以見幾而作者，其亦有得乎此。

子華子辨

宋朱子撰

會稽官書版本有子華子者。云是程本字子華者所作。孔子所與傾蓋而語者好奇之士多喜補之以予觀之其詞故爲艱澁而理實淺近其體務爲高古而氣實輕浮其理多取佛老醫卜之言其語多用左傳班史中字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但如近年後生巧於模擬變撰者所爲不惟決非先秦古書亦非百十年前文字也原其所以祇因家語等書有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一事而不見其所語者爲何說故好事

者妄意此人既爲先聖所予。必是當時賢者。可以假托聲勢。眩惑世人。遂爲造此書以傳。合之其言精麗。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下沈。五居其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唯其巧甚。所以知其非古書也。又以洛書爲河圖。亦仍劉牧之謬。尤足以見其爲近世之作。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贗書。一人皆居越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如子華子者。今亦未暇詳論其言。之得失。但觀其書數篇。與前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其前一篇托爲劉

向殊不類。向它書後二篇乃無名氏歲月而皆托爲之號。類若世之匿名書者。至其首篇風輪水樞之云。正是並緣釋氏之說。其卒章宗君三祥蒲壁等事。皆剽剽他書。傳會爲說。其自序出處。又與孔叢子載子順事略相似。又言有大造於趙宗者。卽指程嬰而言。以左傳攷之。趙朔旣死。其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於公宮。安得所謂大夫屠岸賈者。興兵以滅趙氏。而嬰與杵臼以死衛之云哉。且其曰有大造者。又用呂相絕秦語。

其不足信明甚。而近歲以來老成該洽之士。亦或信之。固已可怪。至引其說以自證其姓氏之所從出。則又誣其祖矣。大抵學不知本而眩於多愛。又每務欲出於衆人之所不知者。以爲博。是以其弊必至於此。可不戒哉。

文獻通考曰。子華子十卷。前世史志及諸家書目並無此書。蓋假托也。班固古今人表亦無之。使果有其人。遇合於夫子。班固豈應見遺也。其文不古。然亦有可觀者。

呂氏春秋序

漢高誘撰

呂不韋者。濮陽人也。爲陽翟之富賈。家累千金。秦昭襄王者。孝公之曾孫。惠文王之孫。武烈王之子也。太子死。以庶子安國君柱爲太子。柱有子二十餘人。所幸妃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庶子名楚。其母曰夏姬。不甚得幸。令楚質於趙。而不能顧質。數東攻趙。趙不禮楚。時不韋賈於邯鄲。見之曰。此奇貨也不可失。乃見楚曰。吾能大子之門。楚曰。何不大君之門。乃大吾之門耶。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

門大而大之。楚默幸之。不韋曰。昭襄王老矣。而安國君爲太子。竊聞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請以千金爲子。西行事安國君。令立子爲適嗣。不韋乃以寶玩珍物獻華陽夫人。因言楚之賢以夫人爲天母。日夜涕泣思夫人與太子。夫人大喜。言於安國君。於是立楚爲適嗣。華陽夫人以爲已子。使不韋傳之。不韋取邯鄲姬已有身。楚見說之。遂獻其姬。至楚所生男。名之曰正。楚立之爲夫人。暨昭襄王薨。太子安國君爲王。華陽夫人爲后。楚爲太子。安國

君立一年薨。諡爲孝文王。太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爲秦始皇。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不韋乃集儒書。使著其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爲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爲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此書所尚。以道德爲標的。以無爲爲綱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

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裏也。是以著在錄略。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詒家有此書。尋繹案省。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猶慮傳義失其本真。少能詳之。故復依先師舊訓。輒乃爲之解焉。以述古儒之言。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若有紕繆不經後之君子。斷而裁之。比其義焉。

文獻通考曰。呂氏春秋二十卷。漢高誘註其十二紀。本周公書。後儒寘於禮記善矣。而目之爲呂令者誤。

淮南子序

漢高誘撰

淮南子。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爲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爲築舍於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得幸有身。聞上。土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强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

吏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爲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卽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椎殺之。上非之內祖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爲黃屋左纁。稱東帝。坐徙蜀嚴道。死於雍。上聞之。封其四子爲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縉。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邪。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山王。次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讐之人不可貴也。

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辨達。善屬文。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尙、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瑰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

言
三
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
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
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
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修。光祿大夫劉向校定
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
之少。從故侍中同縣廬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
兵災。天下棋峙。亡失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
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觀時人少爲淮南者。
懼遂凌遲。於是以朝輔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

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註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與農中郎將并揖偕入。卷刺之。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註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

文獻通考曰。淮南子二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撰。安招致諸儒方士。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內書二十一篇。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今存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時則。覽宜。精神。本

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汜論詮言邱略說山說林
等十七篇

王克論衡序

宋高似孫撰

論衡書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其爲言皆敘天證。敷人事。析物類。道古今。大略如仲舒王杯繁露。而其文詳。詳則禮義莫能敷而精。辭莫能肅而括。幾於蕪且雜矣。漢承滅學之後。文景武宣以來。所以崇厲表章者。非一日之力矣。故學者向風承意。日趨於大雅多聞之習。凡所撰錄。日益而歲有加。至後漢盛矣。往往規度如一律。體裁如一家。是足以雋美於一時。而不足為準的於來世。何則。事之鮮純。言之少擇也。劉向

新序說苑奇矣。亦復少探索之功。闕詮定之密。其敘
事有與史背者。不一二書。尙爾。況他書乎。袁宏後漢
書云。亮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見之。以
爲談助。談助之言。可以了此書矣。客有難亮書煩重
者曰。石多玉寡。寡者爲珍。龍少魚衆。少者爲神乎。亮
曰。文衆可以勝寡矣。人無一引。吾百篇。人無一字。吾
萬言。爲可貴矣。予所謂乏精覈而少肅括者。正此謂
歟。

文獻通考曰。論衡三十卷。後漢王充撰。充好論說。

始如詭異終有實理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
門潛思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釋
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後蔡邕得之秘玩以爲談
助云世謂漢文章溫厚爾雅及其東也已衰觀此
書與潛夫論風俗通義之類比西京諸書驟不及
遠甚乃知世人之言不誣

附錄劉勰諸子總論曰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太
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羣居苦紛雜而莫顯君
子之處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達則炳曜垂

文騰其姓氏懸諸日月焉。昔風后力牧伊尹咸其流也。篇述者蓋上古遺語而戰伐所記者也。至鬻熊知道而文王諮詢餘文遺事錄爲鬻子。子自肇始莫先於茲。及伯陽識禮而仲尼訪問爰序道德以冠百氏。然則鬻惟文友李實孔師聖賢並世而經子異流矣。逮及七國力政狡又蠶起孟軻膺儒以罄折莊周述道以翱翔墨翟執儉確之教尹文課名實之符野老治國於地利騶子養政於天文申商刀鋸以制理鬼谷唇吻以策勳尸佼兼總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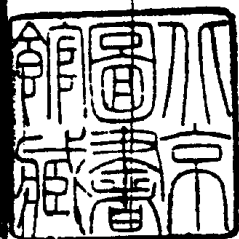
雜術。青史曲綴以街談。承流而枝附者。不可勝算。並飛辨以馳術。饜祿而餘榮矣。暨於暴秦烈火。勢炎崑岡。而煙燎之毒。不及諸子。逮漢成。魯恩子政讐校。於是七略芬菲。流鱗萃止。殺簡所編。百有八十餘家矣。迄至魏晉。作者間出。譌言兼存。璅語必錄。類聚而求。亦充箱照軫矣。然繁辭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五經。其純粹者。入矩踏駁者。出規禮記月令。取乎呂氏之紀。三年問喪。寫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若乃湯之問棘。云蚊睫有

雷霆之聲。惠施對梁玉云。蝸角有伏尸之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有傾天折地之說。此踳駁之類也。是以世疾諸子。混洞虛誕。按歸藏之經。大明迂怪。乃稱羿斃十日。嫦娥奔月。殷湯如茲。况諸子乎。至如商韓六蠱。五蠱棄孝廢仁。輟藥之禍。非虛至也。公孫之白馬。孤犢辭巧理拙。魏牟比之鷦鳥。非妄貶也。昔東平求諸子史記。而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而諸子雜詭術也。然治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極睇參差。亦學

家之壯觀也。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
篇。事覈而言練。列御寇之書。氣偉而采奇。鄒子之
說。心奢而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尸佼尉繚
術。通而文鈍。鵬冠綿綿。亟發深言。鬼谷眇眇。每環
異義。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
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鑒遠
而體周。淮南汎採而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
辭氣文之大略也。若夫陸賈典語。賈誼新書。揚雄
法言。劉向說苑。王符潜夫。崔實正論。仲長昌言。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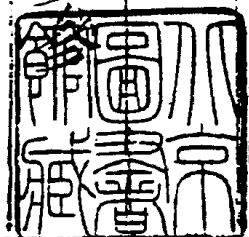
夷幽求咸敘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
何者。博明萬事爲子。適辨一理爲論。彼皆蔓延雜
說。故入諸子之流。夫自六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
越世高談。自開戶牖。兩漢以後。體勢漫弱。雖明乎
途。而類多依採。此遠近之漸變也。

讀書引卷之十 終



讀書引卷之十一

新建曹孚先集少



金谿王謨仁圃輯

男詒實篤常校

三墳序

宋毛漸撰

春秋左氏傳云。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
邱。孔安國敘書。以謂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
言大道也。漢書藝文志錄古書爲詳。而三墳之書已
不載。豈此書當漢而亡歟。元豐七年。予奉使西京。巡

按屬邑。歷唐州之泌陽。道無郵亭。因寓食於民舍。有題於戶。三墳書某人借去。亟呼主人而問之。曰。古之三墳也。某家實有是書。因命取而閱之。三墳各有傳。墳乃古文。而傳乃隸書。觀其言簡而理暢。疑非後世之所能爲也。就借而歸錄。間出以示好事。往往指爲僞書。然考墳之所以有三。蓋以山氣形爲別。山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氣墳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形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乾坤。與先儒之說三墳特異。皆以義類相從。曲盡天

地之理。復有姓紀。皇策政典之篇。文辭質略。信乎上古之遺書也。嗣征引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孔氏以謂夏后爲政之典籍。頗與書合。豈後人之能僞邪。世人徒以此書。漢時已亡。非後世之宜有。且尙書當漢初重購而莫得。武帝時方出於屋壁間。詎可遂爲僞哉。予考此書。旣篤信之。將以詒諸好事君子。故爲之敘云。

文獻通考。陳氏曰。三墳之名。惟見於左氏。右尹子革之言。蓋自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前乎唐虞

無徵不信不復采取於時固已影響不存去之二
千載而其書忽出何可信也況皇謂之墳帝謂之
典皆古史也不當如毛所錄其偽明甚人之好奇
有如此其僻者晁公武云張商英偽撰以比李筌
陰符經夾漈鄭氏曰三墳世疑偽書然其文古其
辭質而野其錯綜有經緯恐非後人之能爲也如
緯書猶見取於前世況此乎且歸藏至晉始出連
山至唐始出則三墳始出於近代亦不爲異事也

山海經序

漢劉歆撰

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校秘書言校秘書
太常屬臣望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今定爲一十
八篇已定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昔洪水洋溢漫
衍中國民人失據崎嶇於邱陵巢於樹木鯀旣無功
而帝堯使禹繼之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
蓋與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嶽佐
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
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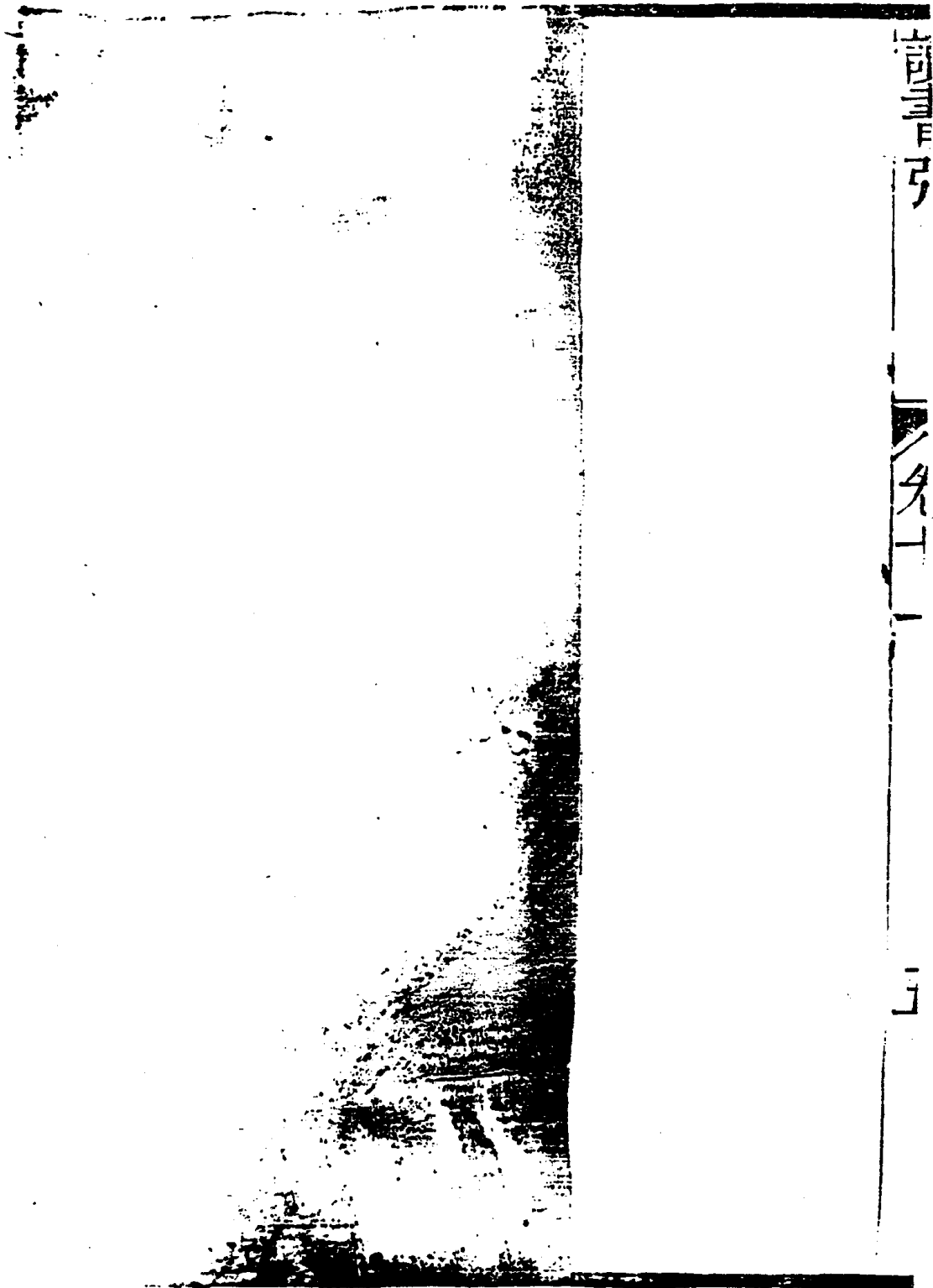
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野類不乏。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信。孝武皇帝時。嘗有獻異鳥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東方朔見之。言其鳥名。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卽山海經所出也。孝宣皇帝時。擊磻石於上。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時臣秀父向爲諫議大夫。言此貳負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經。其文曰。貳負殺襄

竊帝乃栢之疏屬之山栢其右足反縛兩手上大驚
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文學大儒皆讀學以爲奇
可以考禎祥變恠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故易曰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
焉臣秀昧死謹上

文獻通考曰山海經十八卷漢侍中奉車都尉臣
秀所校秘書秀卽劉歆也晉郭璞注按唐志二十
三卷音一卷今本錫山尤袤延之校定世傳禹益
所作其事見吳越春秋曰禹東巡登南岳得金簡

王字通水之理遂行四瀆與益共謀所至使益疏而記之名山海經此其爲說恢誕不典司馬遷曰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書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可謂名言孰曰多愛乎故尤踴明其非禹伯翳所作而以爲先秦古書無疑然莫能名其何人也洪慶善補注楚辭引山海經淮南子以釋天問而朱晦翁則曰古今說天問者皆本此二書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本皆緣解天問而作此可以破千載之惑又晁氏亦謂書有長

沙零陵鴈門皆郡縣名又自載禹鯀似後人因其
名參益之



圖書

卷一

三

山海經序

晉郭璞撰

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閼誕迂誇多奇。惟倣儻之言。莫不疑焉。嘗試論之曰。莊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於山海經見之矣。夫以宇宙之寥廓。羣生之紛紜。陰陽之煦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淆。自相瀆薄。遊魂靈恠。觸像而構。流形於山川。麗狀於木石者。惡可勝言乎。然則總其所以乖。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象。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以異。世之所謂不異。未知其所以不異。何者。物不自異。待我

而後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故胡人見布而疑麋。越人見蜀而駭毳。夫翫所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今略舉可以明之者。陽火出於水。水陰鼠生於炎山。而俗之論者莫之或恠。及談山海經所載而咸恠之。是不恠所可恠。而恠所不可恠也。不恠所可恠。則幾於無恠矣。恠所不可恠。則未始有可恠也。夫能然所不可。不可所不可。然則理無不然矣。案汲冢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壁帛之好。獻錦組之屬。穆王享王母於瑤池之上。賦詩往來。辭

義可觀。遂襲崑崙之丘。遊軒轅之宮。眺鍾山之嶺。玩
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跡元圃之上。乃取其嘉
木。豔草。奇鳥。恠獸。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燭銀之寶。歸
而殖養之於中國。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盜驪。左驂
騄耳。造父爲御。奔戎爲右。萬里長驚。以周歷四荒。名
山大川。靡不登濟。東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廬。南
轅。龍。鼉之梁。北躡。積。羽之衢。窮歡極娛。然後旋歸。案
史記說。穆王得盜驪。騄耳。驂。騄。之驥。使造父御之。以
西巡狩。見西王母。樂而忘歸。亦與竹書同。左傳曰。穆

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竹書所載則
是其事也。而譙周之徒。足爲通識瑰儒。而雅不平此
驗之史考。以著其妄。司馬遷敘大宛傳。亦云自張騫
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至禹本紀
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書不
潛出於千載。以作徵於今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
廢矣。若乃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
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効。絕代
懸符於戲。羣惑者其可以少寤乎。是故聖原化。以極

變象物以應恠。鑒無滯蹟。曲盡幽情。神焉廋哉。神焉
廋哉。蓋此書跨世七代。歷載三千。雖暫顯於漢。而尋
亦寢廢。其山川名號。所在多有。舛謬與今不同。師訓
莫傳。遂將湮泯。道之所存。俗之所喪。悲夫。余有懼焉。
故爲之創傳。疏其壅閼。關其茀蕪。領其元致。標其洞
涉。庶幾令逸文不墜於世。奇言不絕於今。夏后之迹
靡刊於將來。八荒之事。有聞於後裔。不亦可乎。夫翳
薈之翔。巨以論垂天之凌蹄。涔之遊。無以知絳虬之
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兕之所

涉。非天下之至通。難與言山海之義矣。嗚呼。達觀博
物之客。其鑒之哉。

陰符經序

漢亡名氏撰

所謂命者性也。性能命通。故聖人尊之以天命。愚其
人而智其聖。故曰天機張而不死。地機弛而不生。觀
乎陰符。造化在乎手。生死在乎人。故聖人藏之於心。
所以陶甄天地。聚散天下。而不見其跡者。天機也。故
黃帝得之以登天下。湯武得之以王天下。五霸得之
以統諸侯。夫臣易而主難。不可以輕用。太公九十非
不遇。蓋審其主焉。若夫臣盡其心。而主反怖有之。不
亦難乎。嗚呼。无賢君。則義士自死而不仕。莫若散志

巖石以養其命。待生於秦階。世人以夫子爲不遇。以秦儀爲得時。不然。志在立宇宙。安能馳心下走哉。丈夫所耻。嗚呼。後世英哲。審而用之。范蠡重而長文種輕而亡。豈不爲泄天機。天機泄者。沉三劫。宜然。故聖人藏諸名山。傳之同好。隱之金匱。恐小人竊而弄之。附錄黃魯直跋曰。陰符出於李筌。熟讀其文。知非黃帝書也。蓋欲其文奇古。反詭譎不經。蓋糅雜兵家語。又妄說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訓註。尤可笑。惜不經柳子厚一掊擊也。

太公六韜序

宋高似孫撰

詩曰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
清明。鄭康成稱其天期已至。兵甲之彊。師卒之武。故
今伐商。合兵以清明也。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
於商郊。牧野與詩合也。武王之問太公曰。何以知人
心。王時寢疾。太公負而起之曰。行迫矣。勉之。武王乃
駕鶩冥之車。周旦爲之御。至於孟津。大黃參連弩。六
才扶肯車。飛鳧電影。方頭鐵鎚。行馬渡溝。飛橋鷹爪。
方凶鐵把。天陣地陣。人陣。積。臨。衝。雲樓。飛樓。武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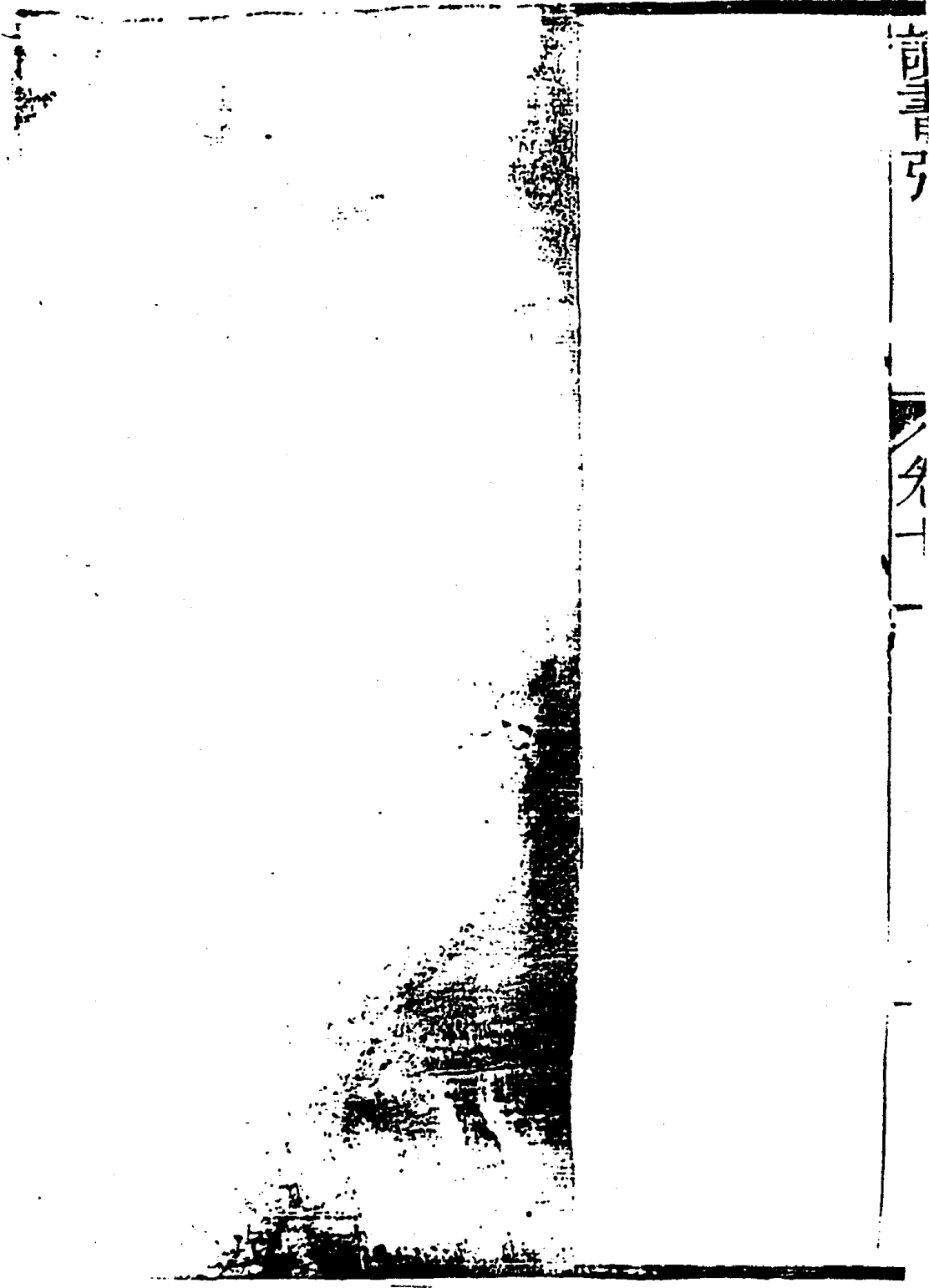
大櫓。雲火萬炬。吹鳴箛審。此則嚴成所曰兵甲之彊
師卒之武爲可攷歟。亦詩所謂檀車煌煌。駟騶彭彭
者也。又攷諸武王曰。殷可伐乎。太公曰。天與不取。反
受其咎。武王又曰。諸侯已至。士民何如。太公曰。大道
無親。何急於元士。武王又曰。民吏未安。賢者未親。何
如。太公曰。無故無親。如天如地。其言若有合於書者。
詩之上章曰。保有命爾。燮伐大商。上帝臨女。無貳爾
心。此之謂也。

文獻通考曰。太公六韜六卷。按漢藝文志。無此書。

梁隋唐始著錄分文武龍虎豹犬六目兵家權謀
之書也元豐中以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黃石公
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頒行武學今習之號七
書云

讀書

卷一



穆天子傳序

元王漸撰

穆天子傳出汲冢。晉荀勗校定爲六卷。有序言其事。雖不典。其文甚古。頗可觀覽。予攷書序稱穆王饗國百年。耄荒。太史公記穆王賓西王母事。與諸傳說所載多合。則此書蓋備記一時之譚。不可厚誣也。春秋之時。諸侯各有國史。多龐雜之言。下逮戰國。王迹熄而聖言湮。處士橫議而異端起。人人家自爲說。求其欲不龐雜。其可得乎。其書紀王與七萃之士巡行天下。然則徒衛簡而徵求寡矣。非有如秦漢之千騎萬

乘空國而出也。王之自數其過及七萃之規未聞以爲迂也。登羣玉山。命邢侯攻玉而不受其牢。是先王恤民之法。未嘗不行。至遇雨雪。士皆使休。獨王之八駿超騰以先待。輒旬日然後復發去。是非督令致期也。其承成康熙治之餘。百姓晏然。雖以徐偃王之力行仁義。不足以爲倡而搖天下。以知非有暴行虐政。而君子猶以王爲獲沒於祗宮爲深幸。足以見人心之危之如此也。是豈可效哉。是豈可效哉。存其書者。固可以覽其古。徵其事者。又安可不攷其是非。歟。南

臺都事海岱劉貞庭幹舊藏是書。懼其無傳。暇日稍加讐校訛舛。命金陵學官重刊。與博雅之士共之。諗予題其篇端云。

文獻通考曰。穆天子傳。晉太康六年汲縣民盜發古冢所得。凡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詔荀勗和嶠等以隸字寫之。郭璞注本。謂之周王遊行記。勗之時。古文已不能盡識。時有缺者。又轉寫益誤。殆不可讀。

上
中
下
三
五

夕
一
一

三
三

越絕書後序

周子貢撰

維先古九頭之世。蒙水之際。興敗有數。承三繼五。故曰衆者傳目。多者信德。自此之時。天下大服。三皇以後。以一治人。至於三王。爭心生。兵革越作。肉刑五胥。因悉挾方。氣歷天漢。孔子感精。知後有彊秦。喪其世而漢興也。賜權齊晉。越入吳。孔子推類。知後有蘇秦也。權衡相動。衡五相發。道獲麟。周盡證也。故作春秋以繼周也。此時天地日月清明。弟子欣然相與大平。孔子懷聖承弊。無尺土所有。一民所子。睹麟垂涕。傷

民不得其所。非聖人孰能痛世若此。萬代不滅。無能復述。故聖人沒而微言絕。賜見春秋。改文尚質。譏二名。興素王。亦發憤記吳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賜之說也。魯安吳。吳敗。晉彊越。霸世春秋二百餘年。垂象後王。賜傳吳越。指於秦。聖人發一隅。辯士宜其辭。聖文絕於彼。辯士絕於此。故題其文。謂之越絕。

文獻通考曰。越絕書十五卷。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爲子貢者。非也。其書雜記吳越事。下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爲。而漢人又附益。

之耳。越絕之義曰：聖人發一隅，辨士宣其辭。聖文絕於彼，辨士絕於此。故曰：越絕雖則云然，終未可曉也。又吳越春秋十二卷，後漢趙曄撰。吳起、太伯盡夫差、越起，無餘盡勾踐內，吳外越本末咸備。

讀書

卷一

五

楊雄方言序

晉郭璞撰

蓋聞方言之作。出乎輶軒之使。所以巡遊萬國。采覽異言。車軌之所交。人迹之所蹈。靡不畢載。以爲奏籍。周秦之季。其業隳廢。莫有存者。暨乎揚生。沈淡其志。歷載構綴。乃就斯文。是以三五之篇著。而獨鑒之功顯。故可不出戶庭。而坐照三表。不勞嚆咎。而物來能名。考九服之逸言。標六代之絕語。類解詞之指韻。明乖途而同致。辨章風謠之區分。曲通萬殊而不雜。真洽見之奇書。不刊之碩記也。余少玩雅訓。旁味方言。

復爲之解。觸事廣之。演其未及。摘其謬漏。庶以燕石之瑜。補琬琰之環。俾後之瞻涉者。可以廣寤多聞。爾容齋洪氏隨筆曰。今世所傳揚子雲。輶軒使者絕域語。釋別國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攷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爲文。漢史本傳但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蒼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又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

雄平生所爲文盡於是矣。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小學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亦不載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漢顯宗諱莊。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旣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

反覆牴牾。又書稱汝穎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爲之云。

釋名序

漢劉熙撰

熙以爲自古造化制器立象有物以來迄於近代或典禮所制或出自民庶名號雅俗各方名殊聖人於時就而弗改以成其器著於既往哲夫巧士以爲之名故興於其用而不易其舊所以崇易簡省事功也夫名之於實各有義類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論敘指歸謂之釋名凡二十七篇至於事類未能究備凡所不載亦欲智者以類求之博物

君子。其答難解惑。王父幼孫。朝夕侍問。以塞可謂之
士。聊可省諸。

班固白虎通題辭

宋洪邁撰

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否則自立佳名蓋各以百數其書曰傳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戰國迨漢則其名簡雅一曰故故者通指其義也書有夏侯解故詩有魯故后氏故韓故也毛詩故訓傳顏師古謂流俗改故訓傳爲詁字失真耳小學有杜林倉頡故二曰微謂釋其微旨如春秋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微傳三曰通如注丹易通論名爲注君通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唐劉知幾史通韓滉春秋通凡此諸

書唯白虎通風俗通僅存耳。又如鄭康成作毛詩賡
申明其義。他書無用此字者。論語之學。但曰齊論魯
論張侯論。後來皆不然也。

文獻通考曰。白虎通德論十卷。章帝詔諸儒講議
五經同異。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
奏。帝親精制。臨決作白虎議奏。蓋用宣帝石渠故
事。石渠議奏。今不傳矣。班固傳稱撰集凡四十四
門。

風俗通義序

漢應劭撰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
約從連橫。好惡殊心。真僞紛爭。故春秋分爲五。詩分
爲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散亂。
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比諠會意。爲之章句。家有
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
註說難。轉相陵高。積如邱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
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
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

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謠。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狩。至於岱宗。覲諸侯。見百年。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爲政之要。辨風正俗。

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祕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間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楊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閎麗也。張竦以爲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故聊光啟之耳。昔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

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爲難矣并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三輔黃圖引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三代盛時。未聞宮室過制。秦穆公居西秦。以境地多良材。始大宮觀。戎使由余適秦。穆公示以宮觀。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則苦人矣。是則穆公時。秦之宮室已壯大矣。惠文王初都咸陽。取岐雍巨材。新作宮室。南臨渭。北踰涇。至於離宮三百。復起阿房。未成而亡。始皇并滅六國。憑藉富強。益爲驕侈。殫天下財力。以事營繕。

項羽入關。燒宮闕。三月火不滅。漢高祖有天下。始都長安。實曰西京。欲其子孫長安都於此也。至孝武皇帝。承文景菲薄之餘。恃邦國阜繁之資。土木之役。倍秦越舊。斤斧之聲。畚鍤之勞。歲月不息。蓋騁其邪心。以誇天下也。昔孔子作春秋。築一臺。新一門。必書於經。謹其廢農時。奪民力也。今哀采秦漢以來宮殿門闕樓觀池苑在關輔者。著於篇。曰三輔黃圖云。東都不與焉。

葛洪西京雜記序

明黃省曾撰

漢之西京。惟固書爲該練。非固之能爾。亦其所資者
繕也。仲尼約之。寶書焉。遷鳩諸國。是固本而成。在古
皆然也。暇得葛洪氏西京雜記讀之。云爲劉子駿所
撰。以甲乙第次百卷。考比固作始。是全取劉書。有小
異同耳。洪又抄集固所不錄者二萬許言。命曰西京
雜記。予於是始知固之漢書。蓋根起於子駿也。乃遡
憶其所不錄之故。大約有四。則猥瑣可略。閑漫無歸
與夫杳昧而難憑。觸忌而須諱者也。其猥瑣者。則霍

妻遺衍之類是也。其閑漫者。則上林異種之類是也。其杳昧者。則宣獄佩鏡秦庫玉燈之類是也。而其觸忌者。則慶郎趙后之類是也。凡若此者。披金置沙。法所刪棄矣。至於乘輿大駕儀在典章。鮑董問對言關理奧。亦皆擯落而無採。宜書而不書者。何也。豈不幸存於襍記歟。但今所傳且失其半。又非洪之故簡矣。嗚呼。後之代儒。安得如子駿者。遐收彙集。以待班固者出歟。誠爲史家之一慨也。

華陽國志後序

晉常璩撰

巴蜀厥初開國載在書籍或因文緯或見史記久遠
隱沒實多疎略及周之世侯伯攝威雖與牧野之師
希同盟要之會而秦資其富用兼天下漢祖階之奄
有四海梁益及晉分益爲寧司馬相如嚴君平楊子
雲陽成子元鄭伯邑尹彭城譙常侍任給事等各集
傳記以作本紀略舉其間其次聖稱賢仁人志士言
爲世範行爲表則者名挂史錄而陳君承祚別爲耆
舊始漢及魏煥乎可觀然三州土地不復悉載地理

志願言山水歷代轉久郡縣分建地名改易方以看
然辨物知方猶未詳備於時漢晉方隆官司星列提
封圖簿歲集司空故人君學士蔭高堂翳帷幙足綜
物土不必待本紀矣曩遭阨運函夏滔堙李氏據蜀
兵連戰結三州傾墜生民殲盡府庭化爲狐狸之窟
城郭蔚爲熊羆之宿宅遊雉鹿田棲虎豹平原鮮麥
黍之苗千里茂鷄狗之響邱城盡邑莫有名者嗟乎
三州近爲荒裔桑梓之域曠爲長野反側惟之心若
焚灼懼益遐棄城隍靡聞廼考諸舊紀先宿所傳并

南裔志。驗以漢書。取其近是。及自所聞。以著斯篇。又略言公孫述蜀書。咸熙以來。喪亂之事。約取耆舊士女英彥。又肇自開闢。終乎永和三年。凡十篇。號曰華陽國志。夫書契有五善。達道義。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勳。而後旌賢能。恨璩才短少。無遠及。不早援翰。執素廣訪博咨。流離困瘁。方資腐帛。於顛墻之下。求餘光於灰塵之中。刪滅者多。故有所闕。猶愈於遺忘焉。

文獻通考曰。晉常璩華陽國志十二卷。志巴蜀地理風俗人物。及公孫述。劉馬。劉璋。先後主。以及李

特等事跡卷末爲序華陽梁州地也

附錄呂大防華陽國志引曰先王之制自二十五家之間書其恭儉任恤等而上之或月書其學行或歲考其道德故民之賢能表惡其吏無不與知之者焉漢魏以還井地廢而王政闕然猶時有所考察旌勸而州都中正之職尙修於羣國鄉閭士女之行多見於史官隋唐急事緩政此制遂廢而不舉潛德隱行非野史紀述則悉無見於時民日益漓俗日益卑此有志之士所爲嘆惜也晉常璩

作華陽國志於一方人物丁寧反覆如恐有遺。雖蠻髦之民并白之婦苟有可紀皆著於書。且云得之陳壽所爲者舊傳按壽嘗爲郡中正故能著述若此之詳自先漢至晉初踰四百歲士女可書者四百人亦可謂衆矣。復自晉初至於周顯德僅七百歲而史所紀者無幾人忠義骨與塵埃野馬同沒於邱原者蓋亦多矣豈不重可歎惜哉。此書雖繁富不及承祚之精微然議論忠篤樂道人之善蜀記之可觀未有過於此者。鏤行於世庶有益

於風教云

補正水經序

元歐陽元撰

金禮部郎中蔡正甫作補正水經三卷。翰林應奉蘇君伯修購得其書。將版行之。屬余序其篇端。案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卽道元也。然皆不著撰人姓名。唐杜佑作通典時。尙見兩書。言郭璞疎略。於酈注無所言。撰人則槩未之考也。舊唐志始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然未知兩水經之一在一亡。已見於斯時否也。新唐志乃謂漢

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言桑欽者本此也。崇文總目作於宋景佑。與新志書同時。又未知新志何所據以爲說也。余嘗參訂之。說者疑欽爲東漢順帝以後人以疑一縣疑之也。今經言江水東逕永安宮。南永安宮昭烈託孤於孔明之地也。今特著於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者。得非蜀漢間人所爲也。不寧惟是也。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余又未暇一二數也。斯則近代宇文氏以爲經傳相淆者。此說近之也。然必作經作傳之人定而後可分也。或者

又曰豈非欽作於前。二氏附益於其後。他書或然也。而此未必也。西漢儒林傳言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尚書。晁氏言欽成帝時人。使古有兩桑欽。則可審爲成帝時欽。則是書不當見遺於漢藝文志也。抑余又有疑於斯。水經述作。往往見於南北分裂之時。借曰舊唐志可據。則作者南人。注者北人。在當時皆有此疆彼界之殊。又焉知其詳略異同。不限於一時聞見之所逮也。嗟夫。古今有志之士。思皇極之不足。傷同風之無時。又焉知其不寓深意於是書也。然則景純

也。道元也。正甫也。是或一道也。然以余觀正甫之博洽多識。其見於他著作者。蓋有劉原父鄭漁仲之風。中州士之巨擘也。是書雖因宇文氏之感發。而有以正蜀版遷就之失。其詳於趙代間水。此固景純之所難。若江自潯陽以北。吳松以東。則又能使道元之無遺恨者也。伯修生車書混一之代。身爲史官。年學俱富。於今人放失舊聞。多所收攬。而是書又有關於職方之大者。故余亦願附著其說焉。而不自知其妄也。

附錄朱謀瑋水經注序略曰。在昔志地者。禹貢而

下代有撰述迄於齊梁至二百四十四家陸常侍澄任太常昉先後集爲一部名地理書極稱該博隋唐之際圖史散失陸任所纂已不可得而別集自行者猶五十餘家乃今所傳僅山海佛國十洲神異數種而已然而奇編奧記往往散見水經注中造語命詞殊爲彪炳則知水經一注擷彼二百四十四家菁英居多豈不誠爲六朝異書哉

讀書引

卷十一

三

列女傳序

宋曾鞏撰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
反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
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
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海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
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
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
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
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

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

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兎置之野人。莫不好

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旣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怨。顧利冒耻而不知反已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采芣芣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

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文獻通考曰。古列女傳八卷。續列女傳一卷。漢劉向撰。向睹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以爲王教由內及外。乃采詩書所載賢妃貞女。及嬖孽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前有王回序。其

略曰此書有母儀賢明仁智貞慎節義辨通嬖孽等篇而各頌其義圖其狀總爲卒篇傳如太史公訛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爲屏風然世所行向畫乃分傳每篇上下并頌爲十五卷其十二傳無頌三傳同時人五傳其後人通題曰向譔題其頌曰向子歆譔與漢史不合故崇文總目以陳嬰母等十六傳爲後人所附予以頌考之每篇皆十五傳耳則凡無頌者宜皆非向所奏書不特自陳嬰母所斷也頌云畫之屏風而史有頌圖在八篇中莫得

而考以向所序書多散亡獨此幸存而完復爲它
手竄疑於其真故并錄其目而以頌證之刪爲八
篇號古列女傳餘十二傳其文亦典雅可喜故又
以時次之別爲一篇號續列女傳

詩經

卷一

三

高士傳序

晉皇甫謐撰

孔子稱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洪崖先生創高道於上皇之代。許由善卷不降節於唐虞之朝。是以易有束帛之義。禮有元纁之制。詩人發白駒之歌。春秋顯子臧之節。明堂月令以季春聘名士。禮賢者。然則高讓之士。王政所先。厲濁激貪之務也。史班之載多所闕略。梁鴻頌逸民。蘇順科高士。或錄屈節。雜而不純。又近取秦漢。不及遠古。夫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稱其德而贊其事哉。謐采古今入代之士。身不屈於王

公名不耗於終始。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若夷齊。去就若兩龔。皆不錄也。

文獻通考曰。晉皇甫謐高士傳十卷。序稱自堯至魏咸熙二千四百餘載。得九十餘人。今自被衣至管寧。惟八十七人。而東漢之士居三之一。自古名節之盛。議者獨推焉。

神僊傳序

晉葛洪撰

予著內篇論神僊之事凡二十卷。弟子滕升問曰。先生云。僊化可得。不死可學。古之得僊者。豈有其人乎。予答曰。秦大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撰又七十餘人。然神僊幽隱。與世異流。世之所聞者。猶千不得一者也。故寧子入火而陵煙。馬皇見迎於護龍。方回變化於雲母。赤將茹葩以隨風。涓子餌朮以著經。嘯父別火於無窮。務光游淵以哺薤。仇生却老以食松。叩疏煮石以練形。琴高乘鯉於碣中。桂父改色以

龜腦女九七十以增容。陵陽吞五脂以登高。商邱咀
菖蒲以無終。雨師鍊五色以屬天子。先轡兩虬於元
塗。周晉跨素鶴於緱氏。軒轅控飛龍於鼎湖。葛由策
木羊於綏山。陸通匝遐紀於橐廬。蕭史乘鳳而輕舉
東方。飄幘於京師。犢子鬻桃以淪神。主柱飛行以餌
砂。阮邱長存於雕嶺。英氏乘魚以登遐。修羊陷石於
西岳。馬丹迴風以上徂。鹿翁陟險而流泉。園客蟬蛻
於五華。予今復抄集古之僊者。見於僊經服食。方及
百家之書。先師所說者。儒所論以爲十卷。以傳知真。

識遠之士。其繫俗之徒。思不經微者。亦不彊以示之。則知劉向所述。殊甚簡略。美事不舉。此傳雖深妙奇異。不可盡載。猶存大體。竊謂有愈於劉向。多所遺棄也。

文獻通考曰。劉向列仙傳二卷。凡七十二人。每傳有贊。似非向撰。西漢人文章不爾也。館閣書目三卷六十二人。崇文總目作二卷七十二人。與此合。又葛洪神仙傳十卷。

讀書

卷一

三

博物志序

晉張華撰

余視山海經及禹貢爾雅說文地志雖曰悉備各有
所不載者作略說出所不見粗言遠方陳山川位象
言凶有徵諸國境界犬牙相入春秋之後並相侵伐
其土地不可具詳其山川地澤略而言之正國十二
博物之士覽而鑒焉

文獻通考曰晉張華讀三十車書作博物志四百
卷武帝以爲繁詔更刪纂只爲十卷

附錄李石續博物志序略曰張華述地理自以禹

所未志。且天官所遺多矣。經所不載。以天包地象。緯之學亦華所甚惜也。雖然。華倣山海經而作故略。或曰。武帝以華志繁。俾芟而略之。余所志視華歲時綿歷。其有取於天而首以冠其篇次第。倣華說一事續一事。不苟於搜索。與世之類書者小異。而比華所志加詳。

洞冥記序

漢郭憲撰

憲家世述道書。推求先聖往賢之所撰集。不可窮盡。千室不能藏。萬乘不能載。猶有漏逸。或言浮誕。非政教所同。經文史官。記事略而不取。益偏國殊方。並不在錄。愚謂古曩餘事。不可得而棄。况漢武帝明俊特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教。使冥迹之奧。昭然顯著。今籍舊史之所不載者。聊以聞見。撰洞冥記四卷。成一家之書。庶明博君子。該而異焉。武帝以欲窮神仙之事。故絕域遐方。貢其珍異。

奇物及道術之人故於漢世盛於羣主也故編次之
云爾。

拾遺記序

梁蕭綺撰

拾遺記者晉隴西安陽人王嘉字子年所撰凡十九卷二百二十篇皆譌殘缺當僞秦之季王綱遷號五都淪覆河洛之地沒爲戎墟宮室榛蕪書藏堙毀荆棘霜露豈獨悲於前王鞠爲禾黍彌深嗟於茲代故使典章散滅黷館焚埃皇圖帝冊殆無一存故此書多有亡敗文起義炎已來事訖西晉之末五運因循十有四代王子年乃搜撰異同而殊怪必舉紀事存朴受廣向奇憲章稽古之文綺綜編雜之部山海經

言事
所不載。夏鼎未之或存。乃集而記矣。辭趣過誕。音旨
迂濶。推理陳迹。恨爲繁冗。多涉禎祥之書。博採神僊
之事。妙萬物而爲言。蓋絕世而宏博矣。世德陵夷。文
頗缺略。綺更刪其繁。系紀其實美。搜刊幽祕。摭採殘
落。言匪浮詭。事弗空誣。推詳往迹。則影徹經史。考驗
真怪。則叶附圖籍。若其道業遠者。則辭省朴素。世德
近者。則文存靡麗。編言貫物。使宛然成章。數運則與
世推移。風政則因時廻改。至如金繩鳥篆之文。玉牒
蟲章之字。末代流傳。多乖曩跡。雖探研鐫寫。抑多疑

悞。及言乎政化。訛乎禎祥。隨代而次之。土地山川之
域。或以名例相疑。草木鳥獸之類。亦以聲狀相惑。隨
所載而區別。各因方而釋之。或變通而會其道。寧可
採於一說。今搜檢殘遺。合爲一部。凡一十卷。序而錄
焉。

讀書乃

卷十一

馬

洛陽伽藍記序

魏楊衒之撰

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代之言。並理在人區。而義兼天外。至於一乘二諦之原。三明六通之旨。西域備詳。東土靡記。自頂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毫眉之像。夜臺圖紺髮之形。邇來奔競。其風遂廣。至晉永嘉。惟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逾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履。庶士豪家。捨資財若遺跡。於是招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模山中之影。金利與靈臺比高。宮殿共阿房等壯。豈

直木衣綿繡土被茅茨而已。立聖王多義皇。興遠
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余因
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
邱墟。牆被蒿艾。巷羅荆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
庭樹。遊兒牧豎。躑躅於九達。農夫耕稼。藝黍於雙闕。
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裏。
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寥廓。鐘聲罕聞。恐後世無傳。故
撰斯記。然寺數最多。不可遍寫。今之所錄。止大伽藍。
其中小者。取其詳異。世諦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內爲

始。次及城外。表列門名。以遠近爲五篇。余才非著述。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

讀書引卷之十一

終

讀書引卷之十二

新建曹孚先集少參

金谿王謨仁圃輯

男詒守典常校

楚詞集註序

宋朱子撰

右楚詞集註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各章繼作。通號楚詞。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

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惟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纏綿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拔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不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

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爲訓解者尙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所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覆。嗟嘆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

使原之所爲壹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粗加櫟括。定爲集注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悽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文獻通考曰。楚詞十七卷。後漢校書郎王逸叔師注。楚屈原名平。爲懷王左徒。博聞強志。嫺於辭令。後同列心害其能。而讒之王。怒疏平。平自傷忠而

被諉乃作離騷經以諷不見省納及襄王立又放
之江南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大招
自沉汨羅以死其後楚宋玉作九辨招魂漢賈誼
作惜誓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東方朔作七諫嚴忌
作哀時命王褒作九懷劉向作九歎皆擬其文而
哀平之死於忠至漢武時淮南王安始作離騷傳
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東京班固賈逵各作離
騷章句餘十五卷闕而不說至逸自以爲南陽人
與原同土悼傷之復作十六卷章句又續爲九思

取班固二序附之爲十七篇。又洪興祖補注楚辭十七卷。朱子楚辭集說八卷。其篇第視舊本益賈誼二賦而去諫歎懷思屈子所著二十五篇爲離騷。而宋玉以下則曰續離騷。其言七諫以下辭意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爲呻吟者爲名言也。

附錄劉勰辨騷曰。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

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諷而不
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
之外嶢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
爲露才揚已忿懣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
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
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提耳屈原婉
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騶則時乘六龍崑
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
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

合經術揚雄諷刺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調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昌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此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嘆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彈日木夫九首土伯

三日。謫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爲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目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辨。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志。漁

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
豔。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
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
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
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人麗馬。揚汾波而
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
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
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
不失其真。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

歎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高麗

一ノ

ノ

文選序

梁昭明太子撰

式觀元始。眇觀乎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文。難可詳悉。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

言言
二
一
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
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苟宋表
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實繁述邑居
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
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
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臣從
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抑
鬱之懷靡愜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
人之交自茲而作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

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
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
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
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頌者
所以遊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
至矣之嘆。舒布爲詩。旣言如彼。總成爲頌。又亦若此。
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
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命之
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

客指事之制。一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爲人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翫。作者之致。蓋云備矣。余監撫餘閒。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緇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裁。老莊

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邱。議稷下。俾連之却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

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遠自周室迄於聖代都三十卷名曰文選云耳。

文獻通考曰梁昭明太子蕭統選漢訖梁諸家所著賦詩騷七詔冊令教策秀才文表上書啟彈事牋記書移檄難對問議論序頌贊符命史論連珠銘箴誄哀策碑誌行狀弔祭文類之爲三十卷唐李善集註析爲六十卷善高宗時爲宏文學士博學經史百家無不備覽而無文時人謂之書簾初爲輯註博引經史釋事而忘其義書成上進問其

子邕邕無言善曰非邪爾當正之於是邕更加以義釋又五臣註文選三十卷唐呂延祚以李善止引經史不釋述作意義集呂延濟劉良張詵呂向李周翰五人註延祚不與焉復爲三十卷開元六年上名曰五臣註

附錄李善上文選注表曰竊以道光九野縟景緯以照臨德載八埏麗山川以錯峙垂象之文斯著含章之義聿宣協人靈以取則基化成而自遠故義繩之前飛葛天之浩唱嬌簫之後挾叢雲之奧

詞步驟分途。星躔殊建。球鍾愈暢。舞詠方滋。楚國
詞人。御蘭芬於絕代。漢朝才子。綜鞏輓於遙年。虛
元流正始之音。氣質馳建安之體。長離北度。騰雅
詠於圭陰。化龍東驚。煽風流於江左。爰逮有梁。宏
材彌劭。昭明太子。業膺守器。譽貞問寢。居肅成而
講藝。開博望以招賢。搢中葉之詞林。酌前修之筆
海。周巡綿嶠。品盈尺之珍。楚望長瀾。搜徑寸之寶。
故撰斯一集。名曰文選。後進英髦。咸資準的。伏惟
陛下。經緯成德。文思垂風。則大居尊耀。三辰之珠。

璧希聲應物。宣六代之雲英。孰可撮壤。崇山導涓。
宗海。臣蓬衡最品。樛散陋姿。汾河委筴。夙非成誦。
崇山墜簡。未議滌心。握玩斯文。載移涼燠。有欣永
日。實昧通津。故勉十舍之勞。寄二餘之暇。弋釣書
部。願言注緝。合成六十卷。殺簡甫就。輕用上聞。享
帝自珍。緘石知謬。敢有塵於廣內。庶無遺於小說。
謹詣闕奉進。伏願鴻慈。曲垂照覽。

讀書

卷十二

十一

兩都賦序

漢班固撰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邱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

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粗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皐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承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

墮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睠
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雒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
以極衆人之所眩矇折以今之法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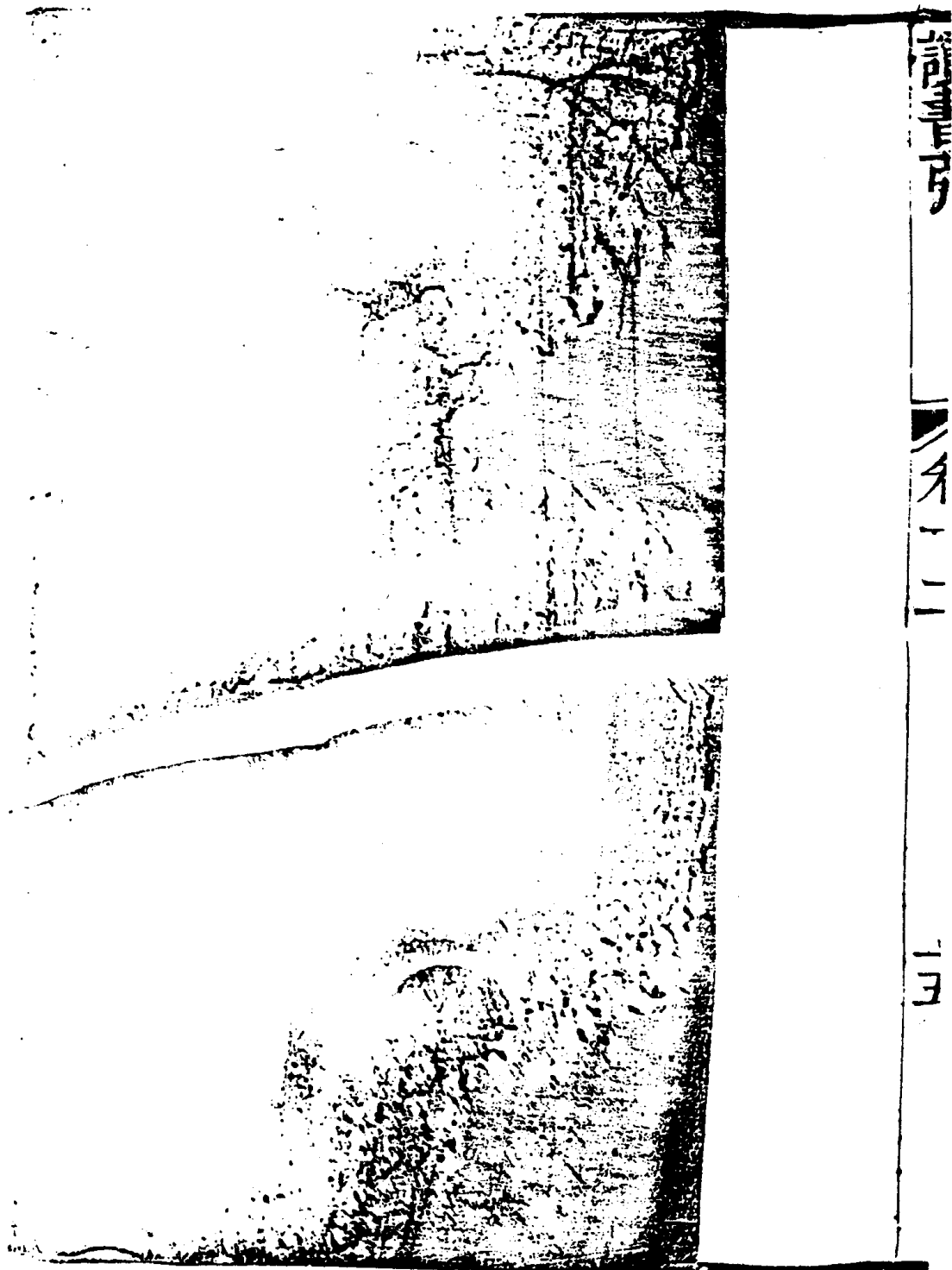
附錄劉勰詮賦曰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
鋪者摘文體物寫志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
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
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劉向云明不歌而煩班
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蔣之賦
狐裘結言逗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

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招
字於楚辭也。於是荀况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
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述客主以首引。極
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秦
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
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王楊騁其勢。臯朔已
下。品物畢圖。繁積於宣時。校閱於成世。進御之賦。
千有餘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矣。夫京殿苑
獵。述行序志。並體國經野。義尚光大。既履端於唱

敘亦歸餘於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按那之卒章閔馬稱亂故知殷人輯頌楚人理賦斯並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至於草區禽族庶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賔側附斯又小制之區畛奇巧之機要也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談實始淫麗枚乘兔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豔賈誼鵬鳥致辨於情理子淵洞簫窮變於聲貌孟堅兩都明綯以雅贍張衡二

京迅發以宏富于雲甘泉構深瑋之屋延壽靈光
含飛動之勢凡此十家並辭賦之流也及仲宣靡
密發端必道偉長博通時逢壯采太冲安仁策勲
於鴻規士衡子安底積於流制景純綺巧縉理有
餘彦伯梗槩情韻不匱亦魏晉之賦首也原夫登
高之旨蓋覩物興情以物興故義以明雅物以情
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
朱紫畫繪之著元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
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

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校膏腴害骨無貴風
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雕蟲貽誚於霧縠
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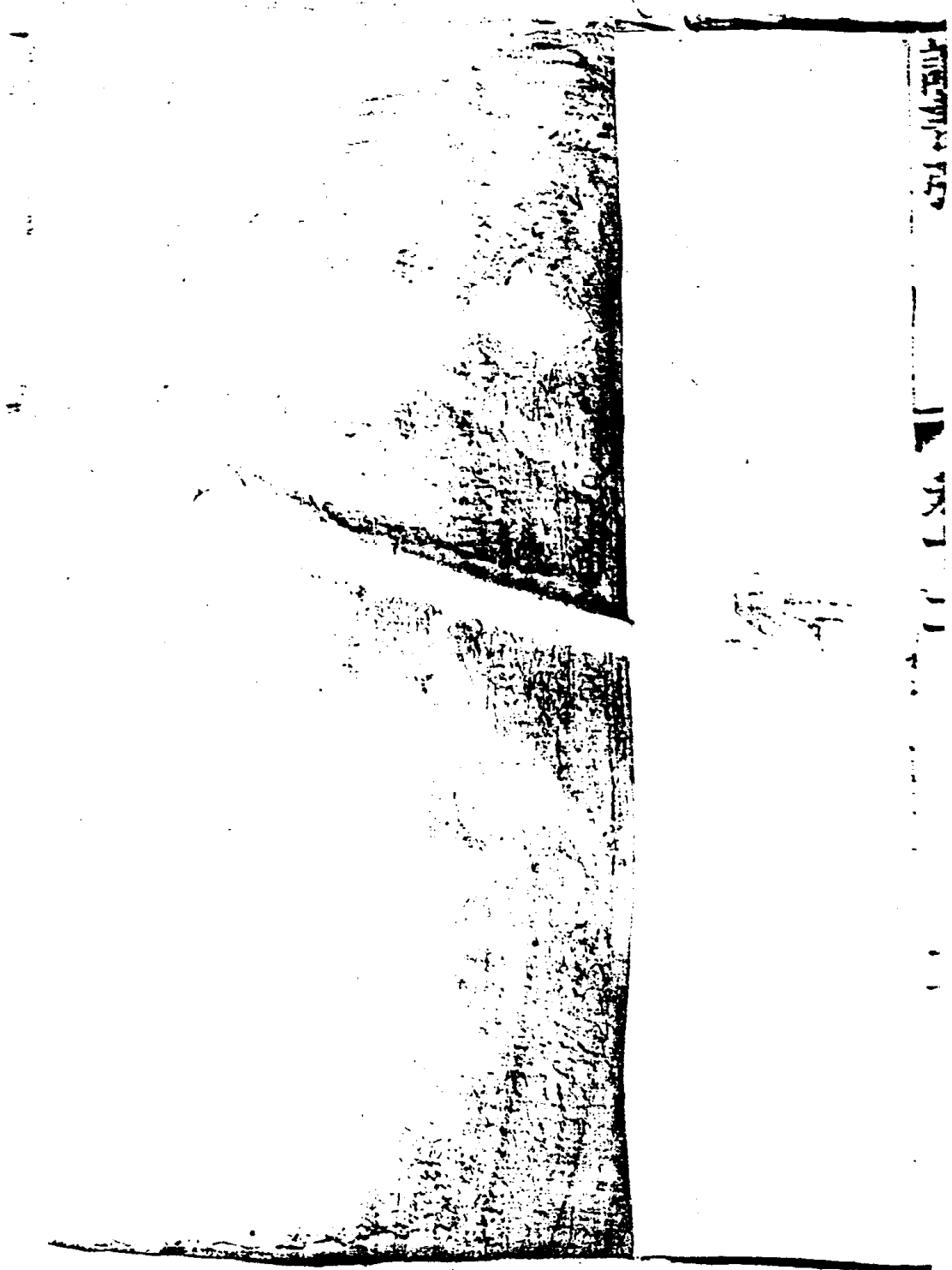
三都賦序

漢左思撰

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觀土風。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澳之產。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遊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若斯之類。匪啻於茲。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拔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爲藻飾。於義

則虛而無徵。且夫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而論者莫不詆訐其研精作者。大氏舉爲憲章。積習生常。有自來矣。余旣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何則。發言爲詩者。詠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讚事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貢。虞書所著。辨物居方。周易所慎。聊舉其一隅。攝其體統。歸諸詁訓焉。

李善文選注曰左思字太冲齊國人少博覽文奧
欲作三都賦乃指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
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卽疏之微
爲祕書賦成張華見而咨嗟都邑豪貴競相傳寫
三都者劉備都益州號蜀孫權都建業號吳曹操
都鄴號魏思作賦時吳蜀已平見前賢文之是非
故作斯賦以辨衆惑



三都賦序

晉皇甫謐撰

元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宏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爲文者。非苟尙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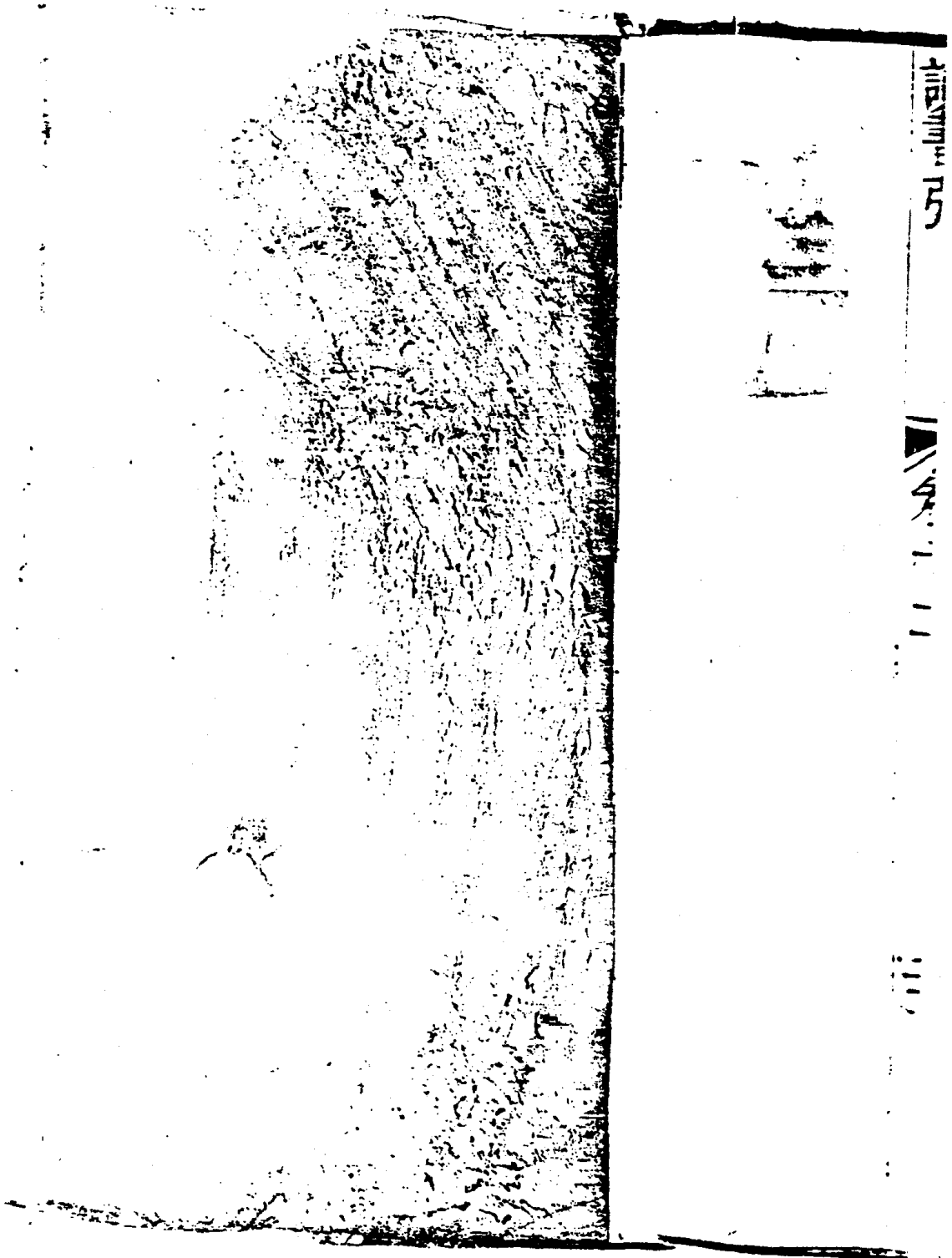
於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託賦作
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
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
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於實誇競之
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逮漢賈誼頗節之
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
博誕空類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
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夏接棖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
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

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
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常產
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
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
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圯
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故作者
先爲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珂可以偏玉而
却爲魏主述其都畿宏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
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旣以著逆順

且以爲鑒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世說曰。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意不愜。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盡。

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歎遂爲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歛衽讚述焉劉孝標注曰思造張載問嶠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蚤終皆不爲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詩品總序

梁鍾嶸撰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夙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予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

而臣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
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
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
。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
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
敦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
嘉時。貴黃老。稍尙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
味。爰及江表。微波尙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
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儔上之。

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
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
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
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
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
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
易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
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
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

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
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
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
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
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蹟。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
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
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
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如
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

戈外戎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嬭閨淚盡文士有解佩
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
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
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尙
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
繼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於是庸音雜
體。各各爲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終朝點綴。分
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覩終淪乎鈍次。有輕薄之
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

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官摺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慾。商確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實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況入絃

既奄風靡雲蒸抱王者聯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胷中諒非農歌輟議敢致流別。嵘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文獻通考曰詩品三卷梁記室叅軍鍾嶸仲偉撰以古今作者爲三品而評之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六十九人

附錄劉勰明詩曰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

邪。持之爲訓有符焉。爾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樂辭云。元鳥在曲。黃帝雲。問理不空。續至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大康敗德。五子咸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以言詩。自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諷誦舊章。酬酢以爲賓榮。吐納而成身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爲刺。秦皇滅

典亦造仙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文。孝武愛文。新樂列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其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怛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

於張衡怨篇。清曲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暨建安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乃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旨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晉世三言。一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繹於王。於建安。或析文以

爲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製。溺乎
元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袁孫已下。雖
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
挺拔而爲俊矣。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
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
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故
鋪觀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而綱領之
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體。雅潤爲平。五言流調。清
麗居宗。華實異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

含其潤茂先疑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
宣偏美則太冲公幹然詩有恒裁思無定位隨性
適分鮮能通圓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爲
易其難也方來至於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
之發則明於圖讖回文所興則道原爲始聯句其
韻則栢梁餘製巨細或殊情理同致總歸詩圃故
不繁云。

文心雕龍序志

梁劉勰撰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縵成體。豈效鄒奭之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自肖貌天地。稟性五行。擗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辨哉。不得已也。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齒在踰立。

則常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廼
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廼小子之垂夢歟。自
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
馬鄭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
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
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原。莫非經典。而去
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尙畫。文
繡聲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
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管

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失主於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宏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辨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畧。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巧。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

騷文之樞紐云亦極矣。若乃論文叙筆。則固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折采。必籠圈條貫。摛神往圖。風勢幽遠。苞會通閒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怵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序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輕採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

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
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
理。唯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而瓊絡藻繪之府。亦幾
乎備矣。但言不盡意。前聖所難。識在餅管。何能矩矱。
茫茫往代。旣沈予聞。渺渺來世。諒塵彼觀也。

讀書

卷之五

三

玉臺新詠序

陳徐陵撰

陵雲槩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
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
簾以玳瑁爲柵。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
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說詩明禮。豈東鄰之自
媒。婉約風流。異西施之被教。兄弟協律。自小學歌。少
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箏篴雜引。非
關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寵聞長樂。陳
后知而不平。畫出天僊。閼氏覽而遙妬。至於東鄰巧

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嚙。得橫陳於甲帳。陪遊馭
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鸞。奏新聲於度曲。裝鳴蟬
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鬟。反挿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
黛。最發雙娥。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僊童。分
丸魏帝。腰中寶鳳。授歷軒轅。金星將婺女爭華。麝月
與姮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
結陳王之珮。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
陽臺而無別。加以天時開朗。逸思雕華。妙解文章。尤
工詩賦。清文滿篋。非唯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

桃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
德之詞。既而椒房婉轉。柘館陰岑。木鶴晨巖。銅螭晝
靜。優游少託。寂寞多閑。厭長樂之疎鐘。勞中宮之緩
箭。纖腰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
錦。雖復投壺。玉女爲歡。盡於百驍。爭博齊姬。心賞窮
於六箸。無怡神於暇景。唯屬意於新詩。但往世名篇。
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連章。無由披覽。
於是燃燈瞑寫。弄墨晨書。撰錄豔歌。凡爲十卷。曾無
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也。至

如青牛帳裏餘曲未終。朱鳥牕前新妝已竟。方當開
茲縹帙。散此緇繩。永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纖手。

文獻通考曰。徐陵所序玉臺新詠十卷。皆文選所
棄餘也。六朝人少全集。惟賴此書略見一二。然尙
好不出月露氣骨。不脫脂粉。雅人莊士。見之廢卷。
昔坡公笑蕭統之陋。以陵觀之。愈陋於統。如沈休
文六憶之類。其褻慢有甚於香奩花間者。然則自
國風楚辭而後。固當繼以選詩。不易之論也。

附錄李諤論文體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

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慾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
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
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
其有上書獻賦制誅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勲證
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
三祖更尙文詞忽君臣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
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
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矜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
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

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
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
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
如義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未嘗
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勲績指儒素爲古
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
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
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
出輕浮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

引領縉紳。叅厠纓冕。開皇四年。普照天下公私文案。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相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益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

既參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卽劾。燕挂網者多請
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唐文粹序

宋姚鉉撰

五代衰微之弊極於晉漢而漸革於周氏我宋教興
始以道德仁義根乎政次以詩書禮樂源乎化三聖
繼作曄然文明霸一變至於王王一變至於帝風教
逮下將五十年熙熙蒸黎久忘干戈戰伐之事僣僣
儒雅盡識聲明文物之容堯典曰文思安安大雅云
濟濟多士盛德大業英聲茂實并屆於一代得非崇
文重學之明效歟況今歷代墳籍略無遺逸內則有
龍圖閣中則有秘書監崇文院之列三館國子監之

印羣書雖唐漢之盛無以加此。故天下之人始知文有江而學有海。於人而際於天。譔述纂錄悉有依據。由是大中祥符紀號之四禋。皇帝祀汾陰后土之月。吳興姚鉉集文粹成。文粹謂何。纂唐賢文章之英粹者也。詩之作有雅頌之雍容焉。書之興有典誥之憲度焉。禮備樂舉則威儀之可觀。鏗鏘之可聽也。大易定天下之業。而兆乎爻象。春秋爲一王之法。而繫於褒貶。若是者得非文之純粹而已乎。是故志其學者必探其道。探其道者必詣其極。然後隱而晦之。則

金渾玉璞。君子之道也。發而明之。則龍飛虎變。大人
之文也。自微言絕響。聖道委地。屈平宋王之辭。不陷
於怨懟。則溺於調惑。漢興賈誼。始以佐王之道。經世
之文。而求用於文帝。絳灌忌才。卒罹讒謫。其後公孫
宏。董仲舒。晁錯。咸以文進。或用或升。或黜或誅。至若
嚴助。徐樂。吾邱壽王。司馬長卿。輩皆才之雄者也。終
不得大用。但侍從優游而已。如劉向。司馬遷。楊子雲。
東京二班。崔蔡之徒。皆命世之才。垂後代之法。張大
德業。浩然無際。至於魏晉。文風下衰。宋齊以降。益以

澆薄。然其間鼓曹劉之氣。醖聲潘陸之風格。舒顏謝之清麗。藹何劉之婉雅。雖夙興或缺。而篇翰可觀。至梁昭明太子統。始自楚騷。終於本朝。盡索歷代才士之交。築臺而選之。得三十卷。號曰文選。亦一家之奇書也。厥後徐庾之輩。淫靡相繼。下迨隋季。咸無取焉。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陳子昂起於庸蜀。始振風雅。繇是沈宋嗣興。李杜傑出。六義四始。一變至道。洎張燕公以輔相之才。專譔述之任。雄辭逸氣。聳動羣聽。蘇許公繼以宏麗。丕變習俗。而後蕭李以二雅之

辭本述作常楊以三盤之體演絲綸郁郁之交於是
乎在。惟韓吏部超卓羣流獨高遂古以二帝三王爲
根本以六經四教爲宗師。憑凌轡轡首唱古交過橫
流於昏墊闢正道於夷坦。於是柳子厚李元賓李翱
皇甫湜又從而和之。則我先聖孔子之道炳焉懸諸
日月。故論者以退之之交可繼揚孟斯得之矣。至於
賈常侍至李補闕翰元容州結獨孤常州矣呂衡州
溫梁補闕肅權文公德輿劉賓客禹錫白尚書居易
元江夏稹皆文之雅傑者歟。世謂貞元元和之間辭

人咳唾皆成珠玉豈誣也哉。今世傳唐氏之類集者。詩則有唐詩類選英靈間氣極元又元等集。賦則有甲賦賦選桂香等集。率多聲律鮮及古道。蓋資新進後生千名求試者之急用。爾豈唐賢之跡。兩漢肩三代而反無類次。以嗣於文選乎。鉉不揆昧懵。偏閱羣集。耽玩研究。掇菁擷華。十年於茲。始就厥志。得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表傳錄書序。凡爲一百卷。命之曰文粹。以類相從。各分首第門目。止以古雅爲命。不以彫篆爲工。故侈言曼辭。率皆不取。觀夫羣

賢之作也。氣包元化，理貫六籍。雖復造物者固，亦不能測研幾而窺沈慮。故英辭一發，夏出千古。琅琅之玉聲，粲粲之珠光，不待汎天風，澈海波而盡在耳目。於戲！李唐一代之文，其至乎。

文獻通考曰：唐文粹一百卷，宋姚鉉、竇臣編。鉉廬州人，太平興國中進士。文辭敏麗，善書札。藏書至多，頗有異本。累遷兩浙漕課吏，爲書，永曆世文章分門編類，初爲五十卷，後復增廣之。坐事，斥連州卒。其子以其書上獻，詔藏內府，命以一官。

讀書弓

卷一

三

跋文苑英華後

宋周必大撰

臣伏觀太宗皇帝丁時太平。以文化成天下。既得諸國圖籍。聚名士於朝。詔修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各一千卷。今二書闕。蜀已刊。惟文苑英華。士大夫間絕無而僅有。蓋所集止唐文章。如南北朝間存一二。是時印本絕少。雖韓柳元白之文。尙未甚傳。其他如陳子昂。張說。九齡。李翱。諸名士文籍。世猶罕見。故修書官於宗元。居易。權德輿。李商隱。顧雲。羅隱。或全卷收入。當真宗朝。姚鉉詮擇十一

號唐文粹。由簡故精。所以盛行。近歲唐文摹印浸多。不假英華而傳。况卷帙浩繁。人力難及其不行於世。則宜臣事孝宗皇帝。間聞聖諭。欲刻江鈿文海。臣奏其去取差謬不足觀。帝乃詔館閣裒集皇朝文鑑。臣因及英華。雖秘閣有本。然舛誤不可讀。俄聞傳旨取入。遂經乙覽。時御前置校正書籍一二十員。皆書生。稍習文墨者。月給餐錢。滿數歲補進武校尉。既得此爲課程。往往妄加塗註。繕寫粧飾。付之秘閣。後世將遂爲定本。臣過計有三不可。國初文籍雖寫本。然校

警頗精。後來淺學改易。浸失本旨。今乃盡以印本易
舊書。是非相亂一也。凡廟諱未祧。止當闕筆。而校正
者於賦中以商爲殷。以洪易宏。或值押韻。全韻隨之。
至於唐諱及本朝諱。存改不定二也。元缺一句或二
句。或頗用古語。乃以不知爲知。擅自增損。使前代遺
文。幸存者轉增疵類。三也。頃嘗屬荆帥范使。藝均倅
丁介。稍加校正。親幸退。編求別本。與士友詳議。疑
則缺之。凡經史子集傳註通典通鑑及藝文類聚初
學記。下至樂府釋老小說之類。無不參用。惟是元修

書歷年多。非出一手。叢脞重複。首尾衡決。一詩或析
爲三。二詩或合爲一。姓名差互。先後顛倒。不可勝計。
其間賦多用員字。非讀秦誓。正義安知今日之云字。
乃員之省文。以堯韭對舜榮。非讀本草註。安知其爲
菖蒲。又如切磋之璫。馳驅之驅。掛帆之帆。仙裝之裝。
廣韻各有側音。而流俗改切磋爲效課。以駐易驅。以
席易幌。以伊易裝。今皆正之。詳註逐篇之下。不復徧
舉。始讐於嘉泰改元春。至四年秋訖工。蓋欲流傳斯
世。廣熙陵右文之盛。彰阜陵好書之優。老臣發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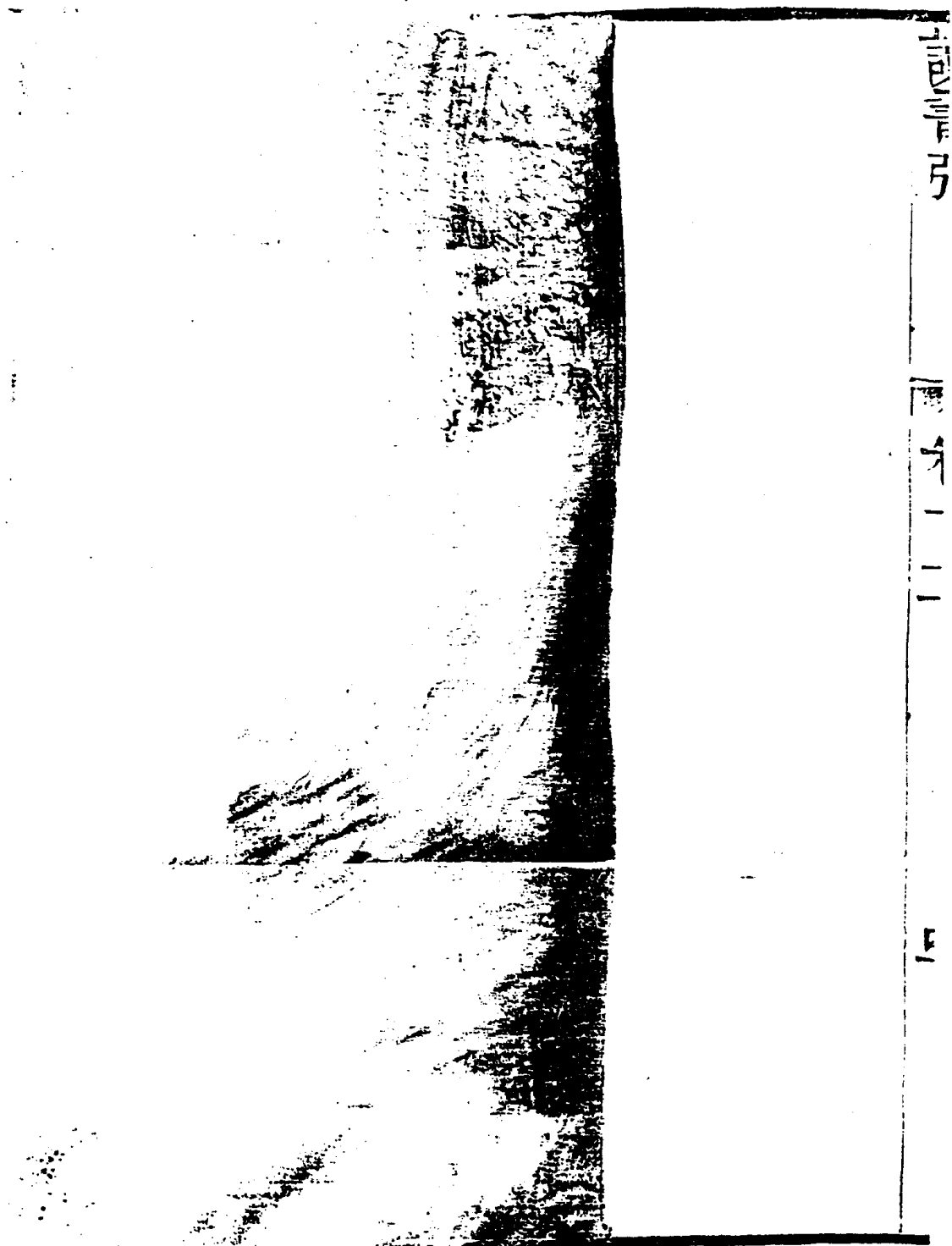
志深懼求者之莫知其由。故列興國至雍熙成書歲月。而述證誤本末如此。缺疑尙多。謹俟來哲。

文獻通考曰。文苑英華一千卷。太平興國七年。命學士李昉、扈蒙、徐鉉、宋白等。閱前代文學。撮其精要。以類分之。續又命蘓易簡、王祐等。至雍熙三年。書成。王氏揮塵錄曰。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寘之館閣。使修羣書。如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廣記之類。多其卷帙。厚其廩祿。贍給以役其心。多卒老於文字之間云。

子

子

子



宋文鑑序

宋周必大撰

臣聞文之盛衰主乎氣辭之工拙存乎理。昔者帝王之世。人有所養而教無易習。故其氣之盛也。如水載物。小大無不浮。其理之明也。如燭照物。幽隱無不通。國家有一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則公卿大夫下至於士民皆能正列其義。板飾而彰大之。載於書。詠於詩。略可考已。後世家異政。人殊俗。剛大之不克。而委靡之習勝。道德之不明。而非僻之說入。作之弗振也。索之易窮也。譬之盪舟於陸。終日馳驅。無以致遠。搏土

爲像丹青其外。而中奚取焉。此豈獨學者之罪哉。上之教化。容有未至焉爾。時不否則不泰。道不晦則不顯。天啟藝祖。生知文武。取五代破碎之天下而混一之。崇雅黜浮。汲汲乎以垂世立教爲事。列聖相承。治出於一。援毫者知尊周孔。游談者羞稱楊墨。是以二百年間。英豪踵武。其大者固已羽翼六經。藻飾治具。而小者猶足以吟詠情性。自名一家。蓋建隆雍熙之間。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辭古。熙寧元祐之辭達。雖體制互異。源流間出。而氣全理

正其歸則同。嗟乎。此非唐之文也。非漢之文也。實我
宋之文也。不其盛哉。皇帝陛下。天縱將聖。如夫子。煥
乎文章。如帝堯。萬幾餘暇。猶玩意於衆作。謂篇帙繁
夥。難於徧覽。思擇有補治道者。表而出。乃詔著作郎
呂祖謙。發三館四庫之所藏。裒縉紳故家之所錄。斷
自中興以前。彙次來上。古賦詩騷。則欲主文而誦諫。
典冊詔誥。則欲溫厚而有體。奏疏表章。則取其諒直而
忠愛者。箴銘贊頌。取其精懇而詳明者。書啟雜著。大
率事辭稱者爲先。事勝辭則次之。文質備者爲先。質

勝文則次之。復調律賦經義。國家取士之源。亦加采
掇。略存一代之制定。爲一百五十卷。規模先後。多本
聖心。承詔於淳熙四年之仲冬。奏御於六年之正月。
賜名曰皇朝文鑑。而命臣爲之序。臣待罪翰墨。才識
駑下。固無以推原作者。闡繹隆指。抑嘗竊讀大雅之
詩。而知祖宗所以化成天下者矣。棫樸官人也。早麓
受祖也。辭雖不同。而俱以遐不作人爲言。蓋魚躍于
淵。氣使之也。追琢其章。理貫之也。况夫雲漢昭於上。
豈第施於下。濟濟多士。其有不觀感而化者乎。是則

祖宗啟之陛下繼焉樂文王之壽考申太王王季之福祿人才將至於不可勝用豈止乎能文而已臣雖不肖尙當執筆以頌作成之效云臣謹序

文獻通考曰宋文鑑一百五十卷呂祖謙編周益公爲序旣成封以遣呂一讀命藏之蓋亦未當乎呂之意也張南軒以爲無補治道何益後學而朱晦庵晚年嘗語學者曰此書編次篇篇有意每卷首必取一大文字作壓卷如賦取五鳳樓之類其所載奏議亦係一時政治大節祖宗二百年規模

與後來中變之意盡在其間。非選粹比也。

附錄葉水心書文鑑後曰。自古類書。未有善於此者。按上世以道爲治。而文出於其中。戰國至秦。道統放滅。自無可論。後世可論。惟漢唐。然旣不知以道爲治。當時見於文者。往往訛雜乖戾。各恣私情。極其所到。便爲雄長。類次者。復不能歸一。以爲文止當耳。華忘實。巧傷正。蕩流不反。於義理愈害。而治道愈遠矣。此書刊落浩穰。三三一二。苟其義無所考。雖甚文不錄。或於事有三。雖稍質不廢。鉅

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短命。以幽遠見收。合而論之。大抵欲約一代。汨體歸之於道。而不以區區虛文爲主。余以舊所聞於呂氏。又推言之。學者可以覽焉。然則謂莊周相如爲文章宗者。司馬遷韓愈之過也。周必大承認爲序。稱建隆淳熙之間。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辭古。熙寧元祐之辭達。按呂氏所次二千餘篇。天聖明道以前在者。不能十一。其工拙可驗矣。文字之興。萌芽於柳開穆修。而歐陽修最有功。曾鞏王安石蘇

洵父子繼之始大振故蘓氏謂天聖景祐斯文終有媿於古。此論世所共知不可改。安得均年析號各擅其美乎。及王氏用事。以周孔自比。掩絕前作。程氏兄弟發明道學。從者十八九。文字遂復淪壞。則所謂熙寧元祐其辭達。亦豈的論哉。且人主之職。以道出治。形而爲文。堯舜禹湯是也。若所好者文。由文合道。則必深明統紀。洞見本末。使淺知狹好。無所行於其間。然後能有助於治。乃侍從之臣。相與論思之力也。而此序無一字不諂。尙何望其

開廣德意哉。蓋此書以序而晦。不以序而顯。學者
宜審觀也。

讀書

卷一

三

元文類序

元陳旅撰

元氣流行乎宇宙之間其精華之在人。有不能不著者。發而爲文章焉。然則文章者。固元氣之爲也。徒審前人制作之工拙。而不知其出於天地氣運之盛衰。豈知言者哉。蓋管攷之。三代以降。惟漢唐宋之文爲特盛。就其世而論之。其特盛者。又何其不能多也。千數百年之久。天地氣運難盛而易衰。乃若此。斯人之榮悴槩可知矣。先民有言曰。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後大振。美哉乎其言之也。昔者北南

斷裂之餘。非無能言之人。馳騁於一時。顧往往固於是氣之衰。其言荒粗。萎冗無足起發人意。其中有若干不爲是氣所囿者。則振古之豪傑。非可以世論也。我國家奄有六合。自古稱混一者。未有如今日之無所不一。則天地氣運之盛。無有盛於今日者矣。建國以來。列聖繼作。以忠厚之澤。涵育萬物。鴻生雋老。出於其間。作爲文章。靡蔚光壯。前世陋靡之風。於是乎盡變矣。孰謂斯文之興。不有關於天地國家者乎。翰林待制趙郡蘓天爵伯修。慨然有志於此。以爲秦漢

魏晉之文則收於文選。唐宋之文則載於文粹。文鑑。國家文章之盛。不采而彙之。將遂散軼沉泯。赫然休光。弗耀於將來。非當務之大缺者歟。乃蒐摭國初至今名人所作。若歌詩賦頌銘贊序記奏議雜著初說議論銘誌碑傳。皆類而聚之。積二十年。凡得若干首。爲七十卷。名曰國朝文類。百年文物之英。盡在是矣。然所取者。必其有繫於政治。有補於世教。或取其雅製之足以範俗。或取其論述之足以補翼史氏。凡非此者。雖好弗取也。夫人莫不有所爲於世。顧其用心。

何如耳。彼爲身謀者。窮晝夜所爲。將無一事出於其私心之外。至有爲人子孫於其先世所可傳者。漠然曾不加意。遑及它人之文。與天下之事哉。覽是編者。不惟有以見斯文之所以盛。亦足以見伯修平日之用心矣。伯修學博而識正。自爲成均諸生。以至歷官翰苑。凡前言往行。與當世之所可述者。無不筆之簡冊。有名國朝名臣事略。與是編並。羣廷論以文類。猶未流布於四方也。移文江浙行省。鈐諸梓。伯修使旅書所以纂輯之意。於編端庶幾同志之士。尙相與博

采而嗣錄之

附錄王理元文類序略曰國初學士大夫祖述金
人江左餘風車書大同風氣爲一至元大德之間
庠序興禮樂成迄於延祐以來極盛矣大凡國朝
文類合金人江左以攷國初之作述至元大德以
觀其成■定延祐以來以彰其盛斯著矣網羅放
失采拾名家文章之體備矣辭賦第一樂章古今
詩第二詔冊制命第三奏議表牋第四箴銘頌贊
第五古今聖哲碑第六記序第七書啟第八雜說

言
題跋第九雜著第十策問第十一諸雜文第十二
哀詞謚議第十三行狀第十四墓志碑碣表傳第
十五總七十卷出入名家總若干人是則史官之
職也夫伯修三爲史氏而官守格限遂以私力爲
是書云

文章正宗序

宋真德秀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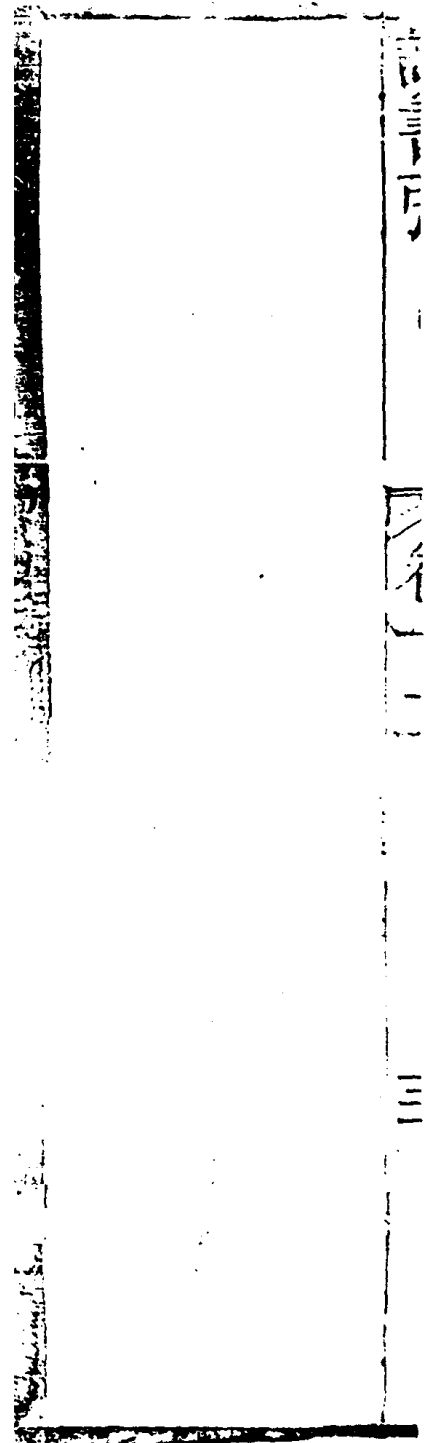
正宗云者。以後世文詞之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也。自昔集錄文章。若杜預、摯虞諸家。往往湮沒不傳。今行於世者。惟梁昭明文選、姚鉉文粹而已。餘今祇之二書所錄。果得源流之正乎。故今所集。以明義理。切世用爲主。其體本乎古。而指近乎經者。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錄。其目凡四。曰辭命。曰議論。曰敘事。曰詩賦。其序辭命曰。書之諸篇。聖人筆之於經。不當與後世文辭同錄。獨取春秋內外傳所載周天

子諭告諸侯之辭。列國往來應對之辭。下至兩漢詔冊而止。蓋魏晉以降。文辭猥下。無復深淳溫厚之指。至偶儻之作興。而去古益遠矣。學者欲知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誥誓命爲之主。而參之以此篇。則所謂正宗者庶可識矣。序議論曰。六經語孟聖賢大訓。不當與後之作者同錄。而獨取春秋內外傳所載諫爭論說之辭。先漢以後諸臣所上書疏封事之屬。以爲議論之首。他所纂述。或發明義理。或敷析治道。或褒貶人物。以次而列焉。序敘事曰。今於書之諸篇。與史之

紀傳皆不復錄。獨取左氏史漢敘事之可喜者。與後世記序傳誌之典則簡嚴者。以爲作文之式。若夫有志於史筆者。自當深求春秋大義。而參之遷固諸書。非此所能該也。序詩歌曰。朱文公嘗言古今之詩凡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漢魏。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古法始爲大變矣。故嘗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

下及文選古詩。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爲一編。而附於三百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三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與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語言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今惟虞夏二歌。與三百五篇不錄。外自餘皆以文公之言爲準。而拔其尤者。列之此篇。律詩雖工。亦不得與。若箴銘頌贊郊廟樂歌琴操。皆詩之屬。間亦采摘一二。以附其間。至於詞賦。則有文

公集註楚辭後語。今亦不錄。或曰此編以明義理爲主。後世之詩其有之乎。曰三百五篇之詩其正言義理者無幾。而諷誨之間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卽所謂義理也。後世之作雖未可同日而語。然其間寄興高遠。讀之使人忘寵辱。去鄙吝。翛然有自得之趣。而於君親臣子大義亦時有發焉。其爲性情心術之助。反有過於他文者。蓋不必顯言性命而後爲關於義理也。讀者以是求之。斯過半矣。



唐宋八大家文鈔序

明茅坤撰

孔子繫易曰其言遠其詞文斯固所以教天下後世
爲文者之至也然而及門之士身通六藝者七十二
人文學之科並不得與而所屬者僅子游子夏兩人
焉彼皆以天縱之資加專一之學獨得其解故能
擅當時名後世孔子沒而游夏輩各以其學授之諸
侯之國已而散逸失傳而秦人燔經坑學士而六藝
之旨幾輟矣漢興招亡經求學士而晁錯賈誼董仲
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輩始稍稍出而西京之文

號爲爾雅。崔蔡以下。非不矯然龍驤也。然六藝之指。漸流失。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之間。文日以靡。氣日以弱。昌黎韓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從而和之。於是始知非六經不以讀。非先秦兩漢之書不以觀。其所著書論叙記碑銘頌辨諸什。故多所獨開門戶。然大較並尋六藝之遺略相上下。而羽翼之者。貞元以後。唐日以墜。沿及五代兵戈之際。天下寥寥矣。宋興百年。文運天啟。於是歐陽公修從臨川故家覆瓿中。偶得韓愈書。手讀而好之。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經博古。

爲高。而一時文人學士。斌斌附離而起。蘇氏父子兄弟。及曾鞏。王安石之徒。其間材旨小大。音响緩亟。雖屬不同。而要之於孔子所刪六藝之遺。則共爲家習。而戶眇之者也。世之操觚者。往往薄唐以後文爲不足爲。蓋文特以道相盛衰。時非所論。其間工與不工。則又繫乎斯人者之稟。與其專一之致否何如耳。孔子所謂其旨遠。卽不詭於道也。其詞文卽道之燦然。若象緯者之曲而布也。斯固庖羲以來人文不易之統。而豈世之云乎哉。於是手掇韓柳歐蘇曾王之文。

而批評之。以爲操觚者之券。題之曰八大家文鈔。條
疏如左。又曰。世之論韓文者。其首稱碑誌。予獨以韓
公碑誌。多奇崛險譎。不得史漢章事法。故於風神
或少道逸。至於歐陽公碑誌之六。可謂獨得史遷之
髓矣。王荊公則又別出一調。當細繹之。序記書則韓
公崛起門戶矣。而論策以下。當屬之蘇氏父子。柳子
厚之交。其議論處多鑠畫。其紀山水處多幽邃夷曠。
至墓誌碑碣。多沿六朝之遺。永州司馬以後稍雋永。
然不如昌黎多矣。宋諸賢敘事。當以歐陽爲最。何者。

以其調自史遷出。一切結構裁剪有法。而中多感慨。俊逸處。曾之大旨。近劉向。然逸調少矣。王之結構。裁剪極多。鑿洗苦心處。往往矜而嚴。潔而則。然較之曾。屬伯仲。須讓歐一格。至蘇氏兄弟。文才疎爽。豪蕩處多。而結構裁剪四字。非其所長。諸神道碑。所當詳略。斂散處。殊不得史體。於策論則千年以來絕調矣。若歐蘇二家論不同。歐次情事甚曲。故其論甚確。而不嫌於複。蘇則本國策縱橫之旨。而爲文。故其論直而。曾而多疎逸。迺宕之勢。至明允經論。未免雜之以曲。

見特其文遒勁耳。曾南豐之文大抵本經術祖劉向。
其湛深之思嚴密之法自足以與古作者相雄長而
其光燄或不外爍也。故於當時稍爲蘇氏兄弟所掩。
獨朱晦菴亟稱之。

讀書引卷之十二 終

